

(非賣品)

佛曆三千零一十年歲次癸亥正月初六日初版二千五百冊

寒山子、豐干、拾得詩

清涼山五臺勝境見聞錄 合璧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法供養賢餘供養

蓮師藏

上孝養志次心身

法界文殊覺苑 全體行者贈

資生錢印希世寶

供佛結緣報本恩

華藏第

聲音佛母頌

弟子張智鷹管窺拙綴候正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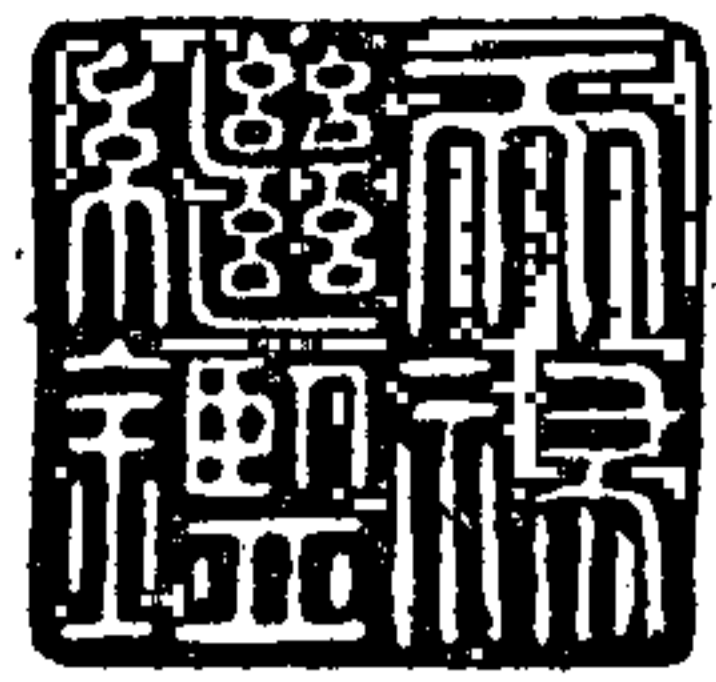
南乳海邊觸食類。藍髮五髻妙音母。方正仁厚若春暉。或文或武救毒苦。
聖醫勝藥起沉疴。辯才無礙由般若。長壽甘露寶瓶藏。智慧神鋒破無明。
音咒十六演萬法。盡美善矣勝韶歌。十法界中聞此聲。生佛中陰悉翕爾。
變怪癡闇魔冤消。轉諸惡欲成大智。琵琶寶劍神功力。輔文殊尊拯十類。
無相無住闡佛法。無念無染行布施。即聲即色點迷津。寓教觸食醒昏昧。
戲散覺圓眼根通。悲智雙運度無類。般若辯才接有情。普化善引拔諸萃。
法爾慈嚴勝鍼砭。驅魔解冤出其類。溥行六度離諸相。恥施權術因般若。
廣聚法界精元靈。聖賢大種與功德。三物三光珍寶髓。露藏潛發諸能源。
佛光甘露諸法流。命財法緣諸道力。我力佛力法界力。化諸光露濟含靈。
俾舌自在妙音聲。開大智慧燭諸情。轉妄成真彊記憶。還老返童健身心。
有緣衆生長信行。長壽飛行自在心。有施無相尊弘願。恆助有情證菩提。

影印宋本

寒山子詩

得詩附

851.441
4226
12



寒山子詩集序

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閻丘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

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

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

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

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喚快活獨言獨笑時

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

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

沉而思之隱况道情凡所啓言洞該玄默乃樺

皮爲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是故至人迹迹同

寒山子詩

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
或於村墅與牧牛子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
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丘薄宦臨途
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
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
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
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嘆
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島嵐毒到日必
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
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
相廼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

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
使厨中著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
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
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已否時縣申
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
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
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衆此寺
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并拾得寒山子見在
何處時僧道翹荅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
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
人見在厨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

見虎迹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
僧曰豐干在日唯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
遂至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
人連聲喝胤自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
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
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
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
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房喚歸寺安
置胤乃歸郡遂製淨衣二對香藥等特送供養
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
乃高聲唱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

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
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尋其往日行狀唯於竹
木石壁書詩并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
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
成卷但胤接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爲讚曰

菩薩遯迹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弊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厨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哀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耻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爲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讚歎

願超生死

寒山詩

凡讀我詩者心中須護淨怪貪繼日廉諂曲登
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
急如律令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際何所有白雲抱
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
名定無益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
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
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
塵踐草成三徑
瞻雲作

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今日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鷓鴣鳥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橋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一爲書劍客二遇聖明君東守文不賞西征武不勲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旣老矣餘何不足云

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擲吾歸此有時唯須一
番箸死將餒青蠅吊不勞白鶴餓著首陽山生
廉死亦樂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
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
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樹翦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
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
堪柱馬屋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
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

史更無名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
美人朝夕弄出入在
庭幃賜以金籠貯
局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鶴
颺入雲飛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
其貌勝神仙容華若
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
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
成昔蔗滓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
鸚鵡花前弄琵琶月
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
萬人看未必長如此笑
蓉不耐寒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
婦搖機軋軋兒弄口

過過拍手催花舞
搯頤聽鳥歌
誰當來歎賀
樵客屢經過

家住綠巖下
庭蕪更不芟
新藤垂繚繞
古石豎
巉崑山果獼猴摘
池魚白鷺啣
仙書一兩卷
樹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
年去又年來
萬物有代謝
九天無
朽摧東明又西暗
花落復花開
唯有黃泉客
冥冥去不迴

歲去換愁年
春來物色鮮
山花笑淥水
巖岫舞
青煙蜂蝶自云樂
禽魚更可憐
朋遊情未已
徹曉不能眠

手筆大縱橫身才極瓌瑋生爲有限身死作無
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柰何可來白雲裏教
爾紫芝歌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
逾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
却來時道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柳楊謂言無死日終不作
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
死不能嘗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
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颭颭其中半日坐志

却百年愁

妾在邯鄲住歌聲亦抑揚
賴我安居處此曲舊
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
兒家寢宿處繡
被滿銀牀

快榜三翼舟善乘千里馬
莫能造我家謂言最
幽野巖岫深嶂中雲雷竟日下
自非孔丘公無
能相救者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
非愚亦非智從此斷
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
白雲焉能拱口手端
坐鬢紛紛

有鳥五色起棲桐
食竹實徐動合禮儀
和鳴中

音律昨來何以至爲吾暫時出儻聞絃歌聲作
舞欣今日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踈林幽偏聚鳥谿闊本
藏魚山果攜兒摘阜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
有一牀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闊草
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界共
坐白雲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
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裏昏其中長者子箇
箇惣無視

白雲高嵯峨淥水蕩潭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
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
如穿屋何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
無人磧磧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
歲不知春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
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
言傷老客

聞道愁難遣斯言謂不真昨朝曾迹却今日又
纏身月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

是昔愁人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
一蠱從傍來，苦死欲求寄。
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沈累。
彈指不可論，行恩却遭刺。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采花。
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
羅袖盛梅子，金鑊挑筍芽。
闕論多物色，此地勝余家。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
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
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
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祇承。
倉米已赫赤，不貸人

斗升轉懷鉤距意買綰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吊
客有蒼蠅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
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
爲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
可陳

白鶴啣苦挑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
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
子不相識

慣居幽隱處乍向國清衆時訪豐干道仍來看
拾公獨廻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

窮水不窮

生前大愚癡不爲今日悟今日如許貧恁是前
生作今日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
渺難濟渡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榜采
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
免歸山丘

低眼邴公妻邴鄆杜生母二人同老少一種好
面首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著破裙喫
他殘麩麩

上蒲口切
下郎斗切

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暗爨心裏絕

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
歷樹間瓢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
一虧圓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爲驂騑將捕鼠不
及跛猫兒

誰家長不死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
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
風愁殺人

駟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
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
是蓬萊島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月何
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齧鐵口無
因讀老經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訪親友太半入
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似逝川今朝對孤影不
覺淚雙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
風起浪棒鴛鴦兒波搖鷓鴣子此時居舟揖浩
蕩情無已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
何說

垂柳暗如煙
飛花飄似霰
夫居離婦州
婦住思夫縣
各在天一涯
何時得相見
寄語明月樓
莫貯雙飛鷺

有酒相招飲
有肉相呼喫
黃泉前後人
少壯須努力
玉帶暫時華
金釵非久飾
張翁與鄭婆
一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
身體極稜稜
春秋未三十
才藝百般能
金羈逐俠客
玉饌集良朋
唯有一般惡
不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
風月催不待
訪覓漢時人
能無一箇在
朝朝花遷落
歲歲人移改
今日揚塵處
昔

時爲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有十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
妻活烹羊煮衆命聚頭作姪殺含笑樂呵呵啼
哭受殃劫

田舍多桑園牛犢滿廢轍肯信有因果頑皮早
晚裂眼看消磨盡當頭各自活紙袴瓦作棍到
頭凍餓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鬚鬚卧者渠自卧行者渠
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哩啾上牛皆切下士皆切爭良由爲
骨少狗多分不平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鴟鴞飽脰腰癭爲鳳飢

徬徨駿馬放石磧寒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
鷓鴣在滄浪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
高髻髻高花奩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醪醪憐將
歸見夫葺

春女銜容儀相將南陌陞看花愁日晚隱樹怕
風吹年少從徬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
家夫葺知

羣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
鴛鴦角婢紅羅纈閨奴紫錦裳爲觀失道者躓
白心惶惶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懾捺硬莫采渠呼名自
當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
渠下觜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
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鬢髮時行
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采彼絰婆子

絰音壬佛經西國苦樹名其子根枝俱苦喻衆生之

惡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費一宿糧去岸
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日何
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天疾土牛耕石田未

有得稻日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
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煙
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
此有沈迷客窺窺不見天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
辛勤采芝朮披斥詎成仙
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
不歸何所爲桂樹相留連

有人坐山楹雲卷兮霞瓔
秉芳兮欲寄路漫漫難征
心惆悵狐疑年老已無成
衆啞啞斯寒獨立兮忠貞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
豬不嫌人臭人返道

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土藏彼此莫相噉蓮
花生沸湯

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茲立
九竅朝朝爲衣食歲歲愁租調千箇爭一錢聚
頭亡命叫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
喪禍所爲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瞻死屍六
道不干我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跼躑都

勝他憐二切跼屣也下所倚所買二切舞履也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

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慙神佛少心懷嫉
妬多背後噉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難
應避柰何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媠狀
若豬險巖難可測實語却成虛誰能共伊語令
教莫此居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
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
肉更無厭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將辟穢蒜殼取
爲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

自覓長生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
猿啼谿霧冷嶽色草
門連折葉覆松室開池引澗泉
已甘休萬事采
蕨度殘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爲有益
易者易其形是名之
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
無益復無易終
不免死厄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
洎老檢黃籍依前住
白丁筮遭連蹇卦生主虛危
星不及河邊樹年
年一度青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
默知神自明觀空境

逾寂

我今有一襦非羅復非綺借問作何色不紅亦
不紫夏天將作衫冬天將作被冬夏遞互用長
年只這是

白拂栴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拽似
行雲禮奉宜當暑高提復去塵時時方丈內將
用指迷人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
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
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
心神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貪覓榮華經營圖
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
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季冰消瓦解置死了萬事
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
害已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
翼青雲裏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
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
貪爲上謀

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

真心

汝爲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刹窟再三勸你
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慌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
轉倍加業汨汨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
賊物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
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
取法中王

世有多解人愚癡徒苦辛不求當來善唯知造
惡因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親一死入地獄長
如鎖庫銀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氏兒可憐鐘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麥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壘壘松栢下

嘖嘖買魚肉擔歸餒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已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

知沒道理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旃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
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砂一處成
團也大難

烝砂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輒那堪將
作鏡佛說元平等揔有真如性但自審思量不
用閑爭競

推尋世間事子細揔皆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
便宜護即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
面揔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脣皮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

心力賤他言
執采勸君休
歎息題安餽
麤上乞
狗也不喫

欲識生死辭
且將冰水比
水結即成冰
冰消返
成水已死
必應生
出生還復死
冰水不相傷
生死還雙美

尋思少年日
遊獵向平陵
國使職非願
神仙未
足稱
聯翩騎白馬
喝兔放蒼鷹
不覺大流落
瞞誰見矜

偃息深林下
從生是農夫
立身既質直
出語無
諂諛
保我不鑿
僻信君方得
珠馬能同汎
豔極
目波上鳧

不須攻人惡何用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
可卷祿厚憂積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
子當自見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焯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
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
訝惜餘光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
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衆羣不識箇中意逐
境亂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零
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

境復何爲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
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瓮牖此時吸兩甌吟
詩五百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爲
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
時成齟齬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
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
奪鳳凰池

或有銜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

侗侗繩牽未肯行
錐刺猶不動
恰似羊公鶴可

憐生氈毼

上徒紅切
下名孔切

少小帶經鋤
本將兄共居
緣遭他輩責
剩被自妻踈
拋絕紅塵境
常遊好閱書
誰能借斗水
活取轍中魚

變化計無窮
生死竟不止
三途鳥雀身
五嶽龍

魚已世濁作親孺

上女奚切下奴
溝切胡羊也

時清爲駮駟前

迴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書判全非弱
嫌身不得官
銓曹被拘折
洗垢覓瘡癥
必也關天命
今冬更試看
盲兒射雀目
偶中亦非難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
與困始取驢飽足却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
我也愁悶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
狡猾弄璋字烏虺擲瓦名娼媼上一九切屢見枯
楊萸常遭青女殺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
邊隅累日空思飯經冬不識襦唯齋一束草并
帶五升麩

赫赫誰覷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
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欲來沽狗

敵便是走

吁嗟濁濫處羅刹共賢人謂是等流類焉知道
不親狐假師子勢詐妾却稱珍鈔礦入鑪冶方
知金不真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踈踈圍
酒罇蘆葦背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搭頤坐須
彌小彈丸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
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絹行到食店前不
敢暫迴面

爲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

推斤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穿失意終無極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樓養生仍天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鉤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聞羣鳥語啾啾老夫獨坐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

富貴踈親聚只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啓浪行朱雀街踏

破皮鞋底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抱是隨
宜手丁防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
知苦在後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
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
多爲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
輒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餓巴歌唱者多白
雪無人和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

不愛老公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
兩相憐態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爲
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布衫蓋
是書誤已

鳥語情不堪其時卧草庵櫻桃紅燦燦楊柳正
氍毹旭日銜青嶂晴雲洗淥潭誰知出塵俗馭
上寒山南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爲桃李徑下作蘭
蓀渚復有綺羅人會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
脈不能語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犢牛生得五
犢子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富
與君相似

之子何惶惶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
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食
我家園葢

昨夜夢還家見婦機中織駐梭如有思擘梭似
無力呼之迴面視况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
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爲子
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鎚落東海到

底始知休

世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
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著茫
然一場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畫
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
是誰家子

箇是誰家子爲人大被憎癡心常憤憤肉眼醉
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齋除
此百無能

人以身爲本本以心爲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

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却
令菩薩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吊客滿
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喫他盃齋者何
太冷心腹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
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揚脩見幼婦一
覽便知妙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爲舞穿酒盡緣
歌啐當取一腹飽莫令兩脚儼蓬蒿鑽髑髒此
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沒。
塚破獸黃腸，棺穿露白骨。
歌斜有瓮，餅振撥無簪。
笏風至攬其中，灰塵亂埽埽。

夕陽赫西山，草木光曄曄。
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
此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
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
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
昨吊徐五死，今送劉三葬。
終日不得閑，爲此心悽愴。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
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
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
孝經末後章，委

出陳情畢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靄靄雲縵縵谷口風
颼颼猿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
盡老惆惆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驅歸北西逢趁
向東長漂如汎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

貧名曰窮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
亦拒嘉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
却卜商語

谷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

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
論說中裝車競帶嶼翻
載各瀧凍

是我有錢日恒爲汝貸
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
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
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
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
慈悲如野鹿瞋忿似
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
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
聽師子吼

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
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
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
須莫眠此言期衆見挂
在日東邊

寒山多幽竒登者皆怛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
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
晴不可涉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
霜改成笑外凋零不憐內紋綵皮膚脫落盡唯
有貞實在

寒山有躰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
一德住不安金竈行不齋衣裓常持智慧劍擬
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紋采藥空求仙根苗亂
挑掘數年無効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

非汝使物

昔時可可貧今朝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
恹惚行泥屢脚屈坐社頻腹痛失却斑猫兒老
鼠圍飯瓮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
摸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
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悵快憶昔少年
時求神願成長今爲不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
自家噉抹觜道我暢自逞說嘍羅聰明無益當
牛頭努目瞋出去始時鄉擇佛燒好香揀僧歸
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却閑和尚不悟無爲人從

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覲錢兩三樣雲光好法
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
皆混然勸君休取相我法妙難思天龍盡迴向
我今稽首禮無上法中王慈悲大喜捨名稱滿
十方衆生作依怙智慧身金剛頂禮無所著我
師大法王

可貴天然物獨一無伴侶覓他不可見出入無
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
逢不相遇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
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

有天眞佛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粵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寒巖人不到白雲常變變細草作卧褥青天爲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可重是寒山白雲常自閑猿啼暢道內虎嘯出人間獨步石可履孤吟藤好攀松風清颯颯鳥語聲喧喧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

輪燈

閑遊華頂上日朗晝光輝
四顧晴空裏白雲同
鶴飛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
不識本真性與道轉
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
一念了自心開
佛之知見

寒山有一宅宅中無闌隔
六門左右通堂中見
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
其中一物無免
被人來借寒到燒輒火飢來煮菜喫
不學田舍翁
廣置牛莊宅盡作地獄業
一入何曾極好好
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羣女端正容
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朶羅
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氤氳氣時人皆顧
眄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齧
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量與畜何曾異
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
脫地

一自遯寒山養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
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
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爲

去津榮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
如林下貧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志萬迴師四仙傳
大士顯揚一代教作時如來使造建僧伽藍信
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爲多患累與道殊懸
遠拚西補東爾不達無爲功損多益少利有聲
而無形至今何處去

吁嗟貧復病爲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
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憔悴多
愁定損人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

緘口未解乘機杼那堪事箕箒張婆語驢駒汝
大不如母

秉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卧盤
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受金壁鑿牆植蓬蒿若
此非有益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
長昏澗水綠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
覺日頭暎

憶昔遇逢處人間逐勝遊樂山登萬仞愛水汎
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
膝冷颼颼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復
無文呼時歷歷應隱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
令有點痕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弟兄今年秋菊爛此時思
發生淥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
斷憶咸京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喚作閑
言語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挂心頭閑書石壁
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牆壁分散盡木植亂

差橫甑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狂風吹鷩榻再
豎卒難成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扎讀書覽
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一堵物不
啻冷如霜

樊我田舍兒頭頰底繫澁巾子未曾高冑帶長
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趁不及一日有錢財浮
圖頂上立

買肉血漉漉買魚跳鱖鱖君身招罪累妻子成
快活纔死渠便嫁他人誰敢過一朝如破牀兩
箇當頭脫

客難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賤不
爲耻應之笑此言談何踈闊矣願君似今日錢
是急事爾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
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僞詐說造雲梯削
之成棘刺

一餅鑄金成一餅埏泥出二餅任君看那箇餅
牢實欲知餅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
行在今日

摧殘荒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羣小兒生來凡
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臍箇

是癡頑物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
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
牀施酒果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榦在千萬斧
刀痕霜凋萎踈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
用怨乾坤

余見僧繇性希奇巧妙間生梁朝時道子飄然
爲殊特二公善繪手毫揮逞畫圖真意氣異龍
行鬼走神巍巍饒邈虛空寫塵跡無因畫得志

公師

久住寒山凡幾秋，獨吟歌曲絕無憂。
蓬扉不掩常幽寂，泉涌甘漿長自流。
石室地鑪砂鼎沸，松黃栢茗乳香甌。
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丹竝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峯遙望低。
鴈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
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仙路迷。
碧落千山萬仞現，藤蘿相接次

連谿

千生萬死凡幾生，生死來去轉迷盲。
不識心中無價寶，猶似盲驢信脚行。

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
布裘擁質

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
心神用盡爲名利百
種貪婪進已軀浮生幻
化如燈燼塚內埋身是
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
盡是三途造罪楂
不學白雲巖下客
一條寒衲是生芽
秋到任他林落葉
春來從你樹開花
三界橫眠閑無事
明月清風是我家

昔年曾到大海遊
爲采摩尼誓懇求
直到龍宮深密處
金關鎖斷主神愁
龍王守護安耳裏
劍客星揮無處搜
賈客却歸門內去
明珠元在我心頭

衆星羅列夜明深巖點孤燈月未沈圓滿光華
不磨瑩挂在青天是我心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
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
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
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
無痕跡舒處周流徧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
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

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
多少劫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
道三途事似麻只爲主人不了絕遂招遷謝逐
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巖
深可遯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
裘藜杖繞山迴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
善哉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
椒鹽去骨鮮魚膾蒹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

取自家甜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以好識字識字勝
他人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
計是苦辛

我見瞞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
曾有我見被人瞞一似園中韭日日被刀傷天
生還自有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
寄居切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惱盡
令無有餘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水清衆

獸現心若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
知無背面

自從到此天台境經今早度幾冬春山水不移
人自老見却多少後生人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著衣方
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
向外頭看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
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
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却遭

沈溺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
得即永得

昨日遊峯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
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
爲一聚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
利鈍真佛不肯認置功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
是法王印

我聞天台山中
有琪樹永言欲攀之
莫曉石橋路緣
此生悲歎幸居將
已慕今日觀鏡中
颯颯鬢垂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徒閉蓬門坐頻經石火遷唯聞人作鬼不見鶴成仙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瞻郊郭外古墓犁爲田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爲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底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

至鳥喧喧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却被狗
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學却鷓子眼雀
兒舞堂堂

死生元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
謬傳聰明好短命癡騃却長年鈍物豐財寶醒
醒漢無錢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踈地薄樹
憔悴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
取一期利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顛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

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舉手高彈指南
無佛陀耶

自樂平生道煙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
雲閑有路不通世無心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
月上寒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兀兀癡
肉團爲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
爾照無邊

自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羣風搖松竹韻目覩海
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
志慕道倫

三五癡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
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蟬蟲齧
破他書帙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陀典能談三
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
爲第一人愚者皆讚歎智者撫掌笑陽燄虛空
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

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却桅後頭又
無拖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
力莫端坐

我見凡愚人多畜資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

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毗富豈
得免灾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文
疏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羣禿不如
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真無罪福
寄語冗冗人叮嚀再三讀

勸你三界子莫作勿道理短被他欺理長不
柰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
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入如
流莫飲無明水

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媯欲心惡若
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爲當兀兀過朝夕都

不別賢良好惡揔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
石嫉妬似顛狂不自見已過如豬在圈卧不知
自償債却笑牛牽磨

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其
盆中神仙不可得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
臾作老翁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
人怨心真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度柰河誰
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我見多知漢終日用心神歧路逞嘍囉欺謾一
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正直因忽然無常至定

知亂紛紛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
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迴棄本却逐末只
守一場歎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公隨客處
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齷雖有一靈臺如
同客作漢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
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
是如來地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百千般貪榮不

知辱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
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
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飈飈食無一粒粟凍餓
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
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頭始
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
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
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
不著處處無奈何耽財好姪殺見好埋頭愛貪

心過羅刹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
得惡罵恣情掣趨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
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
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
菩薩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衆
人皆讚說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
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
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一生慵懶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
卷經無心裝標軸來去省人擎應病則說藥方

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
繩索澄澄孤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
生不可泊無爲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
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爲比謂言靈無上妙
藥必神祕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
之推尋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
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像何能比
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云石握愚

自守擬

余家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
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布
裏真珠爾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
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
心為綠珠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親舊凋
落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柰何當柰何託
體歸山引

縊縷關前業莫訶今日身若言由冢墓箇是極
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皎然易解事作

麼無精神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
水流如急箭人世若
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
煩惱阮輪迴幾許劫只
爲造迷盲

二儀旣開闢人乃居其中
迷汝即吐霧醒汝即
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
碌碌羣漢子萬
事由天公

余勸諸稚子急離火宅中
三車在門外載你免
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
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
去任西東若得箇中意
縱橫處處通

可歎浮生人悠悠何日了
朝朝無閑時年年不

覺老拙爲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
來三惡道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
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
路在虛空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
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峩可觀無事客憩
歇在巖阿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在
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語汝慕道者慎
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
裘無食自采取莫共羊
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
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
食常不周

自羨山間樂道遙無倚
託逐日養殘軀閑思無
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
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
有雲盤泊寒月冷颼颼
身似孤飛鶴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
十善化四天莊嚴多
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
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
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
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
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
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
早覺悟爲人枉虛老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羣峯聳
翠屏遠遠望何極砢砢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
處播嘉名

可貴一名山七寶何能比松月颼颼冷雲霞片
片起砢匝幾重山迴還多少里谿澗靜澄澄快
活無窮已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曾
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樵悴恰似春日花朝
開夜落爾

迥聳霄漢外雲裏路岧嶢瀑布千丈流如鋪練
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世界天

台名獨超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翫偏嘉麗虛巖蒙
霧迷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
花出淤泥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踈麓麓碧澗響
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染世事心
靜如白蓮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留今生過去種未來今
日修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瓮雖
飽難出頭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

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
與佛相遇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
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
是如來母

世事繞悠悠貪生早晚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
歇頭四時周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宅主露
地騎白牛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共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
相驅伴黨六箇賊劫掠法財珠斬却魔軍輩安
泰湛如蘇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
不長金臺旣摧折沙丘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
日草茫茫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
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
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爲有人來罵
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語你出家輩何名爲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
姓家美舌甜脣紫諂曲心鉤加終日禮道場持
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鍾高聲和六時學客
春晝夜不得卧只爲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

高道人却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
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
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逆堪爲世福田世
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
知愚癡愛財色著却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
稅牛犁爲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醫脊
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卧
牀席亦有真佛性翻作無明賊南無佛陀耶遠
遠求彌勒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
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

珠甚可保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
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
是心樞要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
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
識本來人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憤帛且愛裏
踈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
人避風塵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

灰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
免生死輪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
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
中那更憂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
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
若秋江水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脚入三途粉骨遭
千擣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
取衣中寶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誰俗將
為道雖著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
取心王好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
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
終不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虿仍不會
鶴膝平側不解豎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
盲徒詠日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
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

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
蜜甜足人嘗黃蘗苦
難近順情生喜悅
逆意多瞋恨
但看木傀儡
弄了一場困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
口轉心不轉
心口相違背
心真無委曲
不作諸纏蓋
但且自省躬
莫覓他替代
可中作得主
是知無內外

寒山唯白雲寂寂絕埃塵
草座山家有孤燈
明月輪石牀
臨碧沼
虎鹿每爲鄰
自羨幽居樂
長爲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
飲水而食草
伸脚樹下眠
可憐無

煩惱繫之在華堂
餽餽極肥好
終日不肯嘗
形容轉枯槁

花上黃鸝子
喧喧聲可憐
美人顏似玉
對此弄鳴絃
翫之能不足
眷戀在韶年
花飛鳥亦散
灑淚秋風前

棲遲寒巖下
偏訝最幽竒
攜籃采山茹
挈籠摘果歸
蔬齋數芽坐
啜啄食紫芝
清沼濯瓢鉢
雜和煮稠稀
當陽擁裘坐
閑讀古人詩

昔日經行處
今復七十年
故人無來往
埋在古冢間
余今頭已白
猶守片雲山
爲報後來子
何不讀古言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
昨來攀葛上半路困
風煙徑窄衣難進
苔粘履不前往
茲丹桂下且
枕白雲眠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
不假尋文字直入如
來地心不逐諸緣
意根不妄起
心意不生時
內外無餘事

身著空花衣足躡龜毛履
手把兔角弓擬射無
明鬼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
今日畏人攀明朝待
誰掃可憐嬌豔情
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
顏豈長保

桂棟非吾宅松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
言賒濟渡不造筏漂淪爲采花善根今未種何
日見生芽

出生三十年當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
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
流兼洗耳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
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
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
傳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
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

山脚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
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爲知音寡若遣赴官商余
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三字詩六首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
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
子細看何相好

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
從茲暖養老客

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
有子期辨此音

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冷通明月照白雲籠
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拾遺二首新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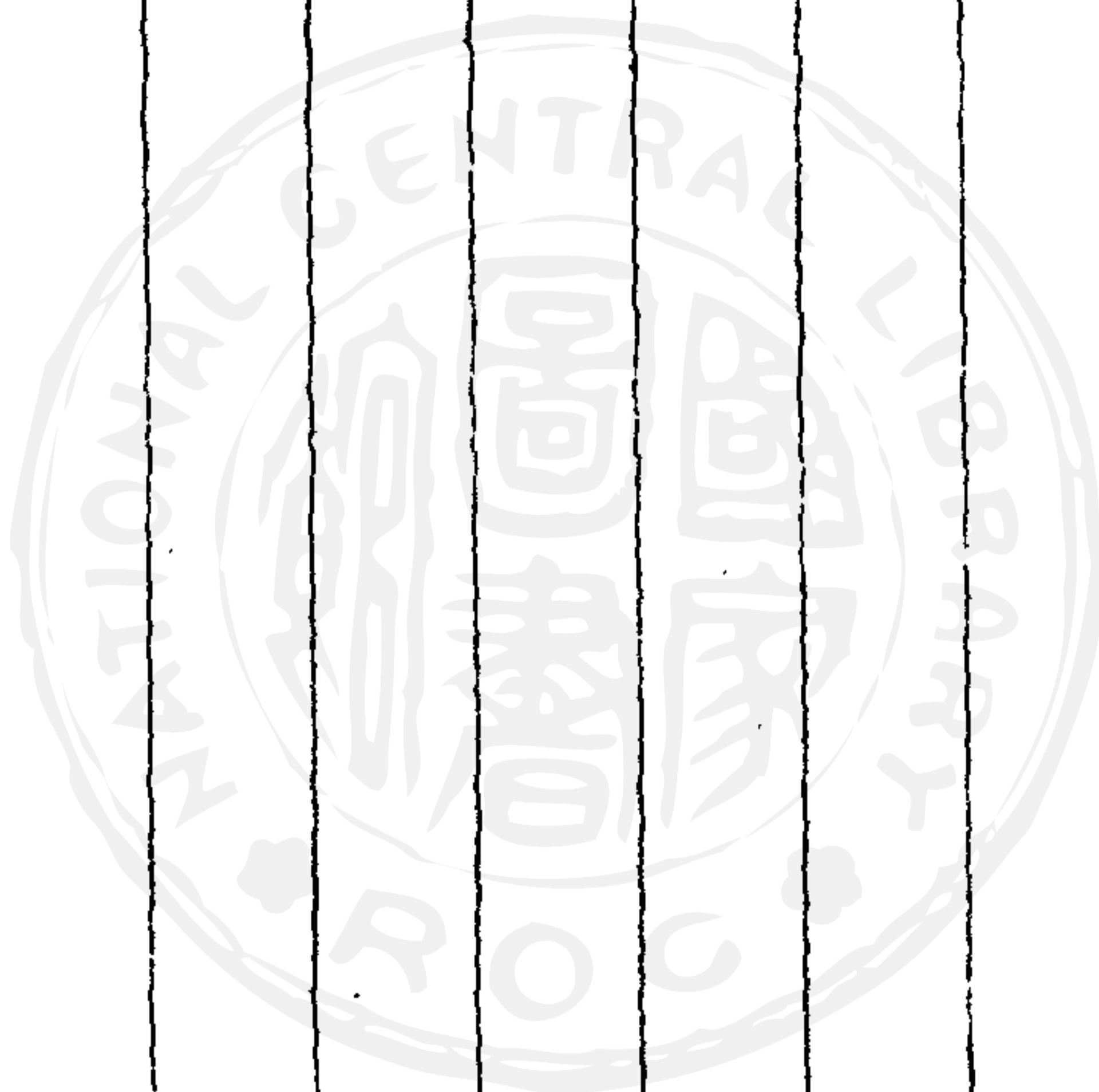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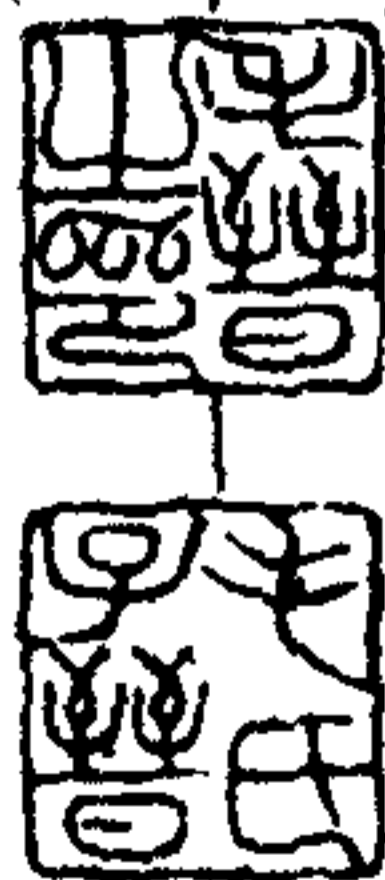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
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
汝立碑記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

一編已上詩除拾遺二首老僧相傳其外切依古印本排比次第耳

寒山子詩

九十六



豐干禪師錄

道者豐干未窮根裔古老見之居于天台山國
清寺翦髮齊眉毳裘擁質緇素問鞠乃云隨時
貌悴昂藏恢端七尺唯攻春米供僧夜則扃房
吟詠自樂郡縣諳知咸謂風僧或發一言異於
常流忽爾一日騎虎松徑來入國清巡廊唱道
衆皆驚訝怕懼惺然並欽其德昔京輦與胤救
疾到任丹丘跡無追訪賢人隱遯示化東甌唯
於房中壁上書曰

余自來天台 凡經幾萬迴 一身如雲水
悠悠任去來 逍遙絕無鬧 志機隆佛道

世途歧路心 衆生多煩惱 兀兀沈浪海
漂漂輪三界 可惜一靈物 無始被境埋
電光瞥然起 生死紛塵埃 寒山特相訪
拾得罕期來 論心話明月 太虛廓無礙
法界即無邊 一法普徧該
本來無一物 亦無塵可拂 若能了達此 不用坐
兀兀

拾得錄

豐干禪師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貞觀季中相
次垂跡於國清寺拾得者豐干禪師因遊松徑
徐步於赤城道路側偶而聞啼乃尋其由見一

子可年十歲初謂彼村牧牛之子委問逗遇云
我無舍無姓遂引至寺付庫院候人來認數旬
之間絕其親鞠乃令事知庫僧靈熠經于三祀
頗會人言令知食堂香燈供養忽於一日與像
對坐佛盤同餐復于聖僧前云小果之位喃喃
呵俚而言傷哉熠謂老宿等此子心風無令下
供養乃令厨内洗滌器物每澄食滓而以筒盛
寒山子來負之而去或發一言我有一珠埋在
陰中無人別者衆謂癡子寺内山王僧常參奉
及下供養香燈等務食物多被烏所耗忽一夜
僧衆同夢見山王云拾得打我瞋云汝是神道

守護伽藍更受沙門參奉供養既有靈驗何以
食被烏殘今後不要僧參奉供養至旦僧衆上
堂各說所夢皆無一差靈熠亦然喧喧未止熠
下供養忽見山王身上而有杖痕所損熠乃報
衆衆皆奔看各云夜夢斯事乃知拾得不是凡
間之子一寺紛紜具狀申州報縣符下賢士遯
跡菩薩化身宜令號爲拾得賢士自此後常使
淨人直香火
供養又於莊頭牧牛歌詠叫天又因半月布薩衆
僧說戒法事合時拾得驅牛至堂前倚門而立
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老宿
律德怒而呵云下人風狂破於說戒拾得笑而

言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
切法無差尊宿出堂打趁拾得令驅牛出去拾
得言我不放牛也此羣牛皆是前生大德知事
人咸有法號喚者皆認時拾得一喚牛云前
生律師弘靖出時一白牛作聲而過又喚前生
典座光超出時一黑牛作聲而過又喚直歲靖
本出時一牯牛作聲而出又喚云前生知事法
忠出時一牯牛作聲而出乃獨牽謂牛曰前生
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
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大衆驚訝忙然因茲
又報州縣使令人州不赴召命盡代人仰因此

顯現寺衆徬徨咸歎菩薩來於人世聊纂實錄
貴不墜爾兼於土地堂壁上書語數聯貴示後
人乃集語曰

東洋海水清 水清復見底 靈源涌法泉
斫水無刀痕 我見頑器士 燈心柱須彌
寸樵煮大海 甲抹大地石 烝砂豈成飯
磨靛將作鏡 說食終不飽 直須著力行
恢恢大丈夫 堂堂六尺士 枉死埋冢間
可惜孤標物 不見日光明 照耀於天下
太清廓落洞 明月可然貴 余本住無方
盤泊無爲理 時陟涅槃山 徐步香林裏

左手握驪珠 右手執摩尼 莫耶未足刃
智劍斬六賊 般若酒清泠 飲啄澄神思
余閑來天台 尋人人不至 寒山同爲侶
松風水月間 何事最幽邃 唯有遯居人
悠悠三界主 古佛路棲棲 無人行至此
今跡誰不躅 旋機滯凡累 可畏生死輪
輪之未曾息 嗟彼六趣中 茫茫諸迷子
人懷天真佛 大寶心珠祕 迷盲沈沈流
汨沒何時出

拾得自閭丘太守拜後同寒山子把手走出寺
跡隱後因國清僧登南峯采薪遇一僧似梵儀

持錫入巖挑鎖子骨而去乃謂僧曰取捨得舍
利僧遂白寺衆衆方委捨得在此巖入滅乃號
爲捨得巖在寺東南隅登山二里餘地聊錄如
前貴示後人矣

拾得詩

諸佛留藏經只爲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
構架造業大如山豈解懷憂怕那肯細尋思日
夜懷奸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椀椽不曾乾長時道
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
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
追合家盡啼哭鑪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
出頭時換却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爲貴如何塵外人却入塵
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

容已顛顛况復不遂者虛用平生志可憐無事
人未能笑得尔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
生命聚集會親情揔來看盤釘目下雖稱心罪
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
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更
莫稱冤屈

佛哀三界子揔是親男女恐沈黑暗阮示儀垂
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汝癡衆生慧
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
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
鑽入於寺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
苦辛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摠一般讀時須
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
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速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
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
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
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
要言他已

男女爲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
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
死墮阿鼻

世上一種人出性常多事終日傍街衢不離諸
酒肆爲他作保見替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
咎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輒莫染
貪姪大有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

運聽浮沈

寒山住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却
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
道無爲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
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
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由錦
繡包眞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羣取相漢用
意揔無交

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爲布輟已惠於人方可名

爲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
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何不憤發前車旣落院後車須
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此來是夜义變
即成菩薩

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爲無明不了絕一
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故林又斬新剡源谿上人天姥峽關嶺通同次
海津灣深曲島間森森水雲雲借問嵩禪客日
輪何處暎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戀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

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一入雙谿不計春鍊暴黃精幾許斤鑪竈石鍋
頻煮沸土甑久烝氣味珍誰來幽谷餐仙食獨
向雲泉更勿人延齡壽盡招手石一作拍此樓
終不出山門

躑躅一羣羊沿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
狼牧元不出孽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餉
餉無餘肉

銀星釘稱衡綠絲作稱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
向後不顧他心怨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
後插掃帚

閉門私造罪準擬免灾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
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卧鐵牀不許雇人替自
作自身當

悠悠塵裏人常道塵中樂我見塵中人心生多
慙顧何哉慙此流念彼塵中苦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
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

少年學書劍叱馭到荊州聞伐匈奴盡婆娑無
處遊歸來翠巖下席草翫清流壯士志未騁猶
猴騎土牛

三界如轉輪浮生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

覺死汝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爲伴侶松下噉
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早
晚出頭時

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却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
能知欲識無爲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
定覩天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爲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卒
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灾殃唯貪姪泆業此
輩實堪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衆生助佛爲揚化令教選

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
落大深院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
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
悟自歸依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
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却見受
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
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

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見桂輪雖然身暢逸却
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摠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却沈歸
地獄念得兩卷經欺他道鄆俗豈知鄆俗士大
有根性熟

下五首與前
長偈語句同

我見頑鈍人燈心柱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氣
力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
今輒莫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暉掛太虛瑩淨能
蕭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
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盤泊無爲理時陟涅盤山或翫香
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
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自
吐燄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獸一墮三途間始
覺前程險

般若酒泠泠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
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思亦無慮無
辱也無榮

此下與寒山詩大
同小異語意相涉

自從到此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
人自老見却多少後生人

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波光陰石
中火任他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嗟見多知漢終日枉用心歧路逞嘍囉欺謾一
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到定
知亂紛紛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白
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
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峇匝幾重山縱目千
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靈臺物七
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唯知造
惡因見佛不解禮覩僧倍生瞋五逆十惡輩三
毒以爲鄰死去入地獄未有出頭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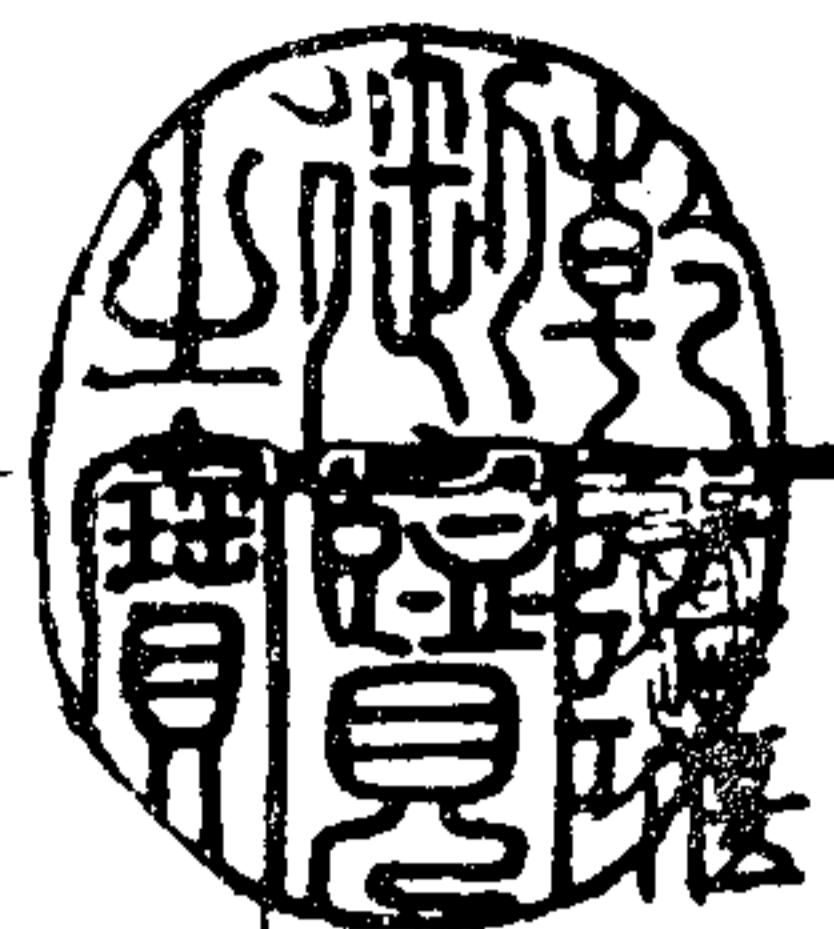
人生浮世中箇箇願富貴高堂車馬多一呼百
諾至吞併他田宅準擬承後嗣未逾七十秋冰
消瓦解去

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漚夢幻身百年能
幾幾不解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剥壘千金留
將與妻子

雲林最幽棲傍澗枕月谿松拂盤陀石甘泉涌
淒淒靜坐偏佳麗虛巖矇霧迷怡然居憇地日

以下
缺

可笑是林泉數里少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
潺潺猿啼唱道曲虎嘯出人間松風清颯颯鳥
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峯巒時坐盤陀



仰攀蘿沿遙望城隍處惟聞鬧喧喧

此首係別本增入

瀟灑分文殊覺苑蓮師藏華藏第壬戌三
版二千冊同向瀟灑亦有情共證菩提

釋南亭廣欽瀟灑淨心山出印鳳丁漢卿令光密蘭
月老女孀无莊趾支離疏文天祥王駘薇維陽
眉山毛玉姜申徒嘉包拯北宮嬰女子江都皮鞋老
朱子真淑貞泰玉娥呂昭濟杜蘭香李文成金
城清照香秀莊懿樂休吳絳僊綃藻琪淑姬潤

江武國空。孟婆光。林謙。南懷瑾。哀駘它。柳永殷孝已。
 徐子明。程氏沈希峨。希覽景覽令嫺。令輝棄疾。
 令儀祥喬。洪盒塗張宇。秀環秦子都。許盒裕王。
 霞雲繼遠。張良遼陽麗華。琦喬國月倫亮遠履安。
 陳氏炳柏品。陳氏曹氏陳氏李濃慈。跼喜。凱章。
 鴻生海澄德椿。閏嬌樹林鳳嬌。海霞邱迎德。智鷹鳥。
 陳盒鳳。玉嬌。絲鳥嬌。秀嬌。竹君丹詔。雫老。氏樂。出庚黔婁。淳子。
 髮。緹紫。黃百韜。蓬洲。劉氏建章。新民。邱茂。林廖。
 靜王承諭。雲卿家驊。邵雍。曾參。子南。閔損。莊周。
 盤珠。楊暉。光賢。銀榮。啓期。管伯英。郭德椿。曉東。
 曉鋼。葛嫩。劉基。毓。翥。盒陶潛。過楫。人陳靖。姑挺。王。
 麴。繼興。澹臺。子羽。韓振之。鍾道。鄭燮。朗軒。冬德。鄧燕。春。
 嚴。忘。心。羅。桑。嘉。措。羅。珊。青。寶。娥。桂。娘。饒。潔。文。明。珠。蘇。蕙。蕙。軾。

文殊大士靈應錄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文殊大士靈應錄目次

贅言·····	黃懺華·····	牛鼓償罪·····	僧法愛·····	七
真經勝火·····	摩膝法蘭·····	菩薩化身·····	金色猪·····	八
摩頂功成·····	靈辯法師·····	燃燈感異·····	安州張氏·····	八
如願化去·····	祥雲大師·····	呪力怖盜·····	僧繼宗·····	九
天神却步·····	窺基法師·····	浮雲逐盜·····	曹一貴·····	九
破生死關·····	必救都綱·····	佛面放光·····	龍泉關·····	九
踏破虛空·····	華嚴菩薩·····	靈鷲異迹·····	乞齋貧女·····	一〇
燒身酬債·····	北齊王子·····	凡情失聖·····	明勗·····	一一
光流五竅·····	僧福運·····	至誠遇聖·····	隋高節·····	一一
土治惡瘡·····	尼法空·····	心開見佛·····	解脫和尚·····	一二
千里香雨·····	都督薛徽·····	當面錯過·····	法順·····	一三

尊勝由來·····	佛陀波利·····	一四	√本來清涼·····	裴相國·····	二七
罪由心造·····	李靖·····	一五	聖境屢現·····	唐法照·····	二九
◎指出衣珠·····	無著禪師·····	一六	√文殊化現·····	五髻仙人·····	三一
大通佛現·····	苴溪禪師·····	一八	◎舍利八合·····	蘇陀室利·····	三一
律師受衣·····	如馨·····	一九	√梵仙山·····	五百餌菊仙·····	三一
萬緣立度·····	闡教禪師·····	二〇	√佛足東來·····	大士放光·····	三二
燈明獅現·····	映川和尚·····	二二	萬聖浴池·····	古湧泉·····	三三
徧參聖境·····	道義禪師·····	二二	往來自在·····	三沙彌·····	三四
遇聖弘經·····	棗柏大士·····	二三	棗林·····	刺史延慶·····	三四
◎洗心得慧·····	法雲·····	二四	塔髮重還·····	淨因僧杲·····	三五
◎弱女神通·····	三昧姑·····	二五	心通註經·····	劉謙之·····	三五
◎大士現形·····	衣蒲童子·····	二六	心空及第·····	令休大師·····	三六
◎南海放光·····	陶士衡·····	二七	應真屢現·····	羅漢顯應·····	三七

生陷獄	繁峙民張愛	三七
松說苦空	釋法念	三七
毒龍歸化	降龍大師	三七
慾火害人	釋普明	三九
國清三聖	豐干寒山拾得	四〇
聖境難測	道宣律師	四四
常住三昧	金光照師	四五
法華多寶	神英和尚	四六
般若泉	僧慧潛感湧	四七
聞警大徹	釋惠湛	四七
口放金光	二梵僧	四七
文殊化身	戒蘭黎	四八
神僧入洞	宣和間事	六四

設浴聖現	僧道海	六五
放無量光	無盡居士	六五
不淨得罪		七六
母妻同化	王僧吉	七七
獅子窩	十方釋獅子來集	七七
獅子歌	鎮海大師	七八
五佛示夢	范李二中相	七九
妙峯通感	釋福登	七九
孝婦坐化	李氏婦	七九
解衣遇聖	一江和尚	七九
道感刺客	釋明山	八〇
屋成月輪	釋眞寶	八〇
神燈徧野	僧無用	八〇

十指放光·····	僧洪電·····	八一	結緣感聖·····	釋崇章·····	八四
瘡親育子·····	王國華·····	八一	神燈屢現·····	釋成洪·····	八五
感龍應現·····	文震亨·····	八一	夜現日輪·····	釋了慧·····	八五
一燈化萬·····	明楊準·····	八二	往生資福·····	禹尙智·····	八六
清涼靈石·····	頭陀說法·····	八三	老人示路·····	釋碧雲·····	八六
燈隨心現·····	釋照遠·····	八四			

通 告

本編二十二節尊勝由來，篇內詳述北印度聖者佛陀波利，聞中華五臺山文殊大士現身布化，拔度無量。遠涉流沙，特來禮謁。唐儀鳳元年達臺山，向空叩祝。忽一老人自谷中出，作婆羅門語云。漢土衆生，多造罪業，比丘比丘尼中，懈怠疏忽者亦多犯戒，造三惡道業，無法自拔。有尊勝陀羅尼經，能普作救拔，曾帶來否。答，此行專爲禮謁未帶經來。老人云，汝當速返。取此經來，利濟此土多苦衆生，即是面見諸佛，親奉供養，豈一文殊不能見哉。波利聞教頂禮，未舉頭頃，老人忽然不見。卽西返取經，於永淳二年再來中土，高宗聞之大悅，命日照三藏與波利參譯，今將全經敬刊卷首，方便一切熱心求法之士。

贅言

今歲春季、白上師普仁南下、弘揚密教、傳授三摩耶戒及一尊供養等法。蒙其法益者、無慮數十萬衆。上師夙修文殊密法、行之數十年不少懈。金山妙善和尚謂爲文殊菩薩化身。同人幸得游於上師之門、仰體德意、思有以弘揚文殊大士之微妙法門而未有當也。會歇浦尤雪行居士、自清涼山志中、錄出文殊大士聖蹟若干首、名之曰文殊大士靈應錄。已經由佛學推行社出版。江寧王藹南居士得其精本閱之、如獲至寶、思更由金光明佛學會印行、以償同人之夙願、而懺除業障、迴向菩提。亟請於雪行居士。居士不吝法施、慨然允許。此其宏法爲懷、當得龍天所歡喜讚歎者矣。藹南居士既得此本、命懺序而梓之。懺惟斯錄固以靈應爲重、而其中所載、若歷劫本無去住、應用何思何慮、轉身踏破虛空、一切是非不顧、若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風無二、無分別、究竟如虛空、若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欲究眞法性、一切無所見、若三世諸佛於衆生心外、無有一法可得、心翳若除、虛空本淨、乃至若文殊者、大智也、智之大者、到彼岸、離心念之妙智、唯離念之智、斯可以入矣。云云。寥寥數語、便足以橫賅般若法門。學者於此、

沈思諦觀。則萬劫千生。有受用不盡者矣。至於念佛誦經持咒修觀等法門。斯錄未嘗不言之。言之未嘗不精密。此又足以羽翼經教者也。閱斯錄者。幸勿徒以靈異視之。斯尤王二居士之一片婆心。爲不虛矣。

佛歷二九五三年冬黃懺華識

三世諸佛從菩提心而出生

菩提心猶如種子。能生一切諸佛法。菩提心猶如良田。能生長衆生白淨法。菩提心猶如大地。能任載一切諸世間。菩提心猶如淨水。能洗一切煩惱垢。菩提猶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障礙。菩提心猶如盛火。能燒一切邪見薪。菩提心猶如帝王。一切願求自在成辦。菩提心猶如虛空。諸妙功德廣無邊際。菩提心猶如蓮花。不染世間一切污垢。菩提心如如意珠。隨時周給諸貧乏。菩提心如功德瓶。滿一切衆生心。菩提心如大力士。能摧一切我見敵。菩提心如降魔杵。能破一切諸魔邪。菩提心如清泉。能生無窮智慧水。菩提心爲所歸。不拒一切向往者。菩提心爲妙寶。能令一切心歡喜。菩提心如大施會。充滿一切衆生心。菩提心成就如是無量功德。

文殊大士靈應錄

真經勝火……摩騰法蘭

漢印度國有摩騰法蘭二菩薩。以天眼觀震旦有情。有大乘根器者已熟。并觀五臺山文殊所居。而聖教未至。知歸者少。遂齋釋迦文佛畫像。並四十二章經。將東適震旦。時漢孝明帝於永平七年正月夜。夢金人身高丈餘。赫奕如日。來詣殿庭。旦令占之。通人傅毅對曰。臣覽周書異記云。西方有大聖人出。其沒千載。教當及此。今陛下所夢。無乃是乎。帝遣王遵等十八人西訪。至月氏。『音提』值騰蘭。延而歸漢。於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陽。以經像上之。帝披氍毹。覩像果與夢符。帝以豫夢告。騰蘭對曰。此如來以大法囑累於陛下也。願陛下勉之。帝問法王出世。何以御不及此。對曰。大聖應必以時。形必以感。彼土乃大千世界之中。羣靈並集。根器先熟。他機未感。故佛不應。譬之池澄而月皎。否則晦矣。豈月之咎哉。雖然。教光所及。各有遲速。亦隨其宜也。帝問此土豈無聖人居化耶。對曰。此土有五臺山者。乃文殊大士所居。攝化無量。天龍鬼神。然非戒定澄神者。莫能覩也。卽譯出四十二章經。明年春。禮清涼山。回奏帝。建伽藍。騰

以山形若印度靈鷲山。此寺遂依山立名也。帝復以始信佛化。仍加大孚二字。孚卽信也。始度僧數十居之。先是此山皆黃冠所居。佛化旣至。異道無光。於是十四年正月。五臺山道士白鹿等與五獄道士褚善信等謀。奏帝焚經。以辨真僞。真則興之。僞則逐之。帝許之。十五日。帝幸白馬寺。道士立壇設祭。集七十二子書於壇中。滕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齋訖。道士執香炬。遶壇泣曰。臣等上啓太極大道元始天尊。衆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道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辨真僞。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失色。欲禁不能。時佛經像。烈火不燒。舍利光明。旋空成蓋。滕蘭躡身。虛空現十八變。爲帝說偈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池無巨海納。丘無嵩嶽榮。法雲垂法界。法雨潤羣萌。顯通希有事。處處化羣生。事畢卽旋印度焉。唐太宗文皇帝登焚經臺。題詩云。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年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度來。確定是非憑烈焰。要分真僞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

摩頂功成……靈辯法師

魏熙平初。懸甕山沙門靈辯者。頂戴華嚴。日夜行道於五頂之間。指南北東西中五臺山頂。

『足破血流。曾無少怠。如是三載。精勤如初。一夕於松下坐。忽爾心光凝湛。見異比丘。摩其頂。曰：子勤苦且久。當以信心入三摩地矣。自是若夢忽醒。一切文字。觸目冰釋。造論一百卷。以釋華嚴時。爲孝明帝所重。請於式乾殿。敷揚奧旨。宰輔重臣。皆北面而聽。後終於清涼。』

如願化去……祥雲大師

高齊祥雲者。并州周氏子。童年依本州僧靈詢。披剃。詢欲觀其宿習。開經藏。任其採取。乃得涅槃經。讀之不期年。一部成誦。日誦一遍。率以爲常。及聞清涼靈境。負經往遊。觀光五頂。棲止大孚寺。持誦彌勤。一日偶有服官者。光明俊偉。至雲前拜起。曰：我方潔吾居。願神足降。重行道七日。以福我家。師卽隨行。北趨數里。忽雲霧晦冥。俄頃雲開。眼景非常。前入大宅。庭室甚嚴。富麗無並。雲方升堂就坐。竊疑而問曰：子何人也。巨富乃爾。答曰：我山神也。辱師慈駕。一至於此。所進食饌。味非世有。行道七夕。神以珍奇數品爲贈。雲不受。神固進之。雲曰：貧道道業未成。所患微命不長。不及造修。檀越如不棄。貽我靈藥。得延天年。是我願也。神曰：斯亦可耳。取藥一莖。狀如童子。色白如銀。奉之。雲受卽噉。遂得神化。還經師所。陳謝而去。

天神却步……窺基法師

唐窺基。姓尉遲。父名敬宗。任松州都督。伯父卽鄂國公敬德也。基童時。依玄奘披剃。永徽甲寅。年方十七。帝特旨度基。沙彌爲大僧。入慈恩寺。參譯一切經論。過目成誦。義都了解。從奘師受瑜伽唯識宗旨。法相大乘。至基大振。著論凡百部。時號百本論師。天性尙侈。每出必載三車。經書食饌。時人又呼之曰三車法師。南山律師嚴持戒品。謹守細行。見基侈態。心殊薄之。律師常有天神送饌。基訪律師。坐時過午。天饌不至。基去。送饌天神乃至。律師責以後時。天神曰。適大乘菩薩在翊衛。甚嚴。故無敢入。律師聞之。大駭悔過。永隆中。基來遊臺山。棲托一載。有召旋京。將行。有異僧出林止之。曰。法師報緣殆盡。何不就終於此。而欲他行。基曰。吾宿緣在彼。異僧曰。師善行。明年來會。基行華嚴寺行者。疑問異僧曰。彼師何人。異僧曰。彌勒弟子也。異僧入林。行者追之。竟無所見。基至長安。明年永淳改元。臨終謂徒曰。十方刹海。遊戲之場。生死涅槃。等閒戲具。兜率故苑。吾將歸矣。言訖而蛻。

破生死關……必救都綱

王子燒身寺。必救都綱。未詳生氏。曾掌僧務。道行超卓。神鬼欽畏。古之清涼府。卽今五臺縣。邑宰王有相。夏夜獨坐於公廡之下。忽見二使。狀態殊人。至前曰。大帝遣余等。追爾赴對。有相大

咳。起謂使曰。死者古今常事。余不懼也。但老親在堂。唯憑薄祿奉養。無人可託。若待百年。我死無憾。貽君千金。代奏請大帝。以求寬宥得否。使者曰。大帝嚴命。某等未敢擅奏。臺山必救。長老帝所畏。事公可求之。必能。力爲有相。夜趨必救。居啓扉扣室。救方禪寂。有相拜曰。某邑宰也。帝使追之。老親無養。求師解之。師曰。公能皈依三寶。否能行十善。否。相曰。唯命是聽。救令趨避。默念閻老。閻老立即遣使至。長跪報救。曰。大帝奉師慈力。益彼十年之壽。彼念老親。皈命三寶。信行十善。更當受福耳。是年。更加祿位。過十二年。乃卒。

踏破虛空……華嚴菩薩

元華嚴菩薩。諱正順。尉州高氏子。生而穎悟。志脫塵垢。父母不忍拒。送詣臺山。壽寧用公座下。視髮披緇。依年受具。結廬深樹。唯閱雜華。數盈千部。常作華藏觀。一夕入觀。聞空聲曰。和吞山水。少會風雲。卽有契入。頂戴華嚴經。行住無違。世稱華嚴菩薩。嘗建華藏閣。下爲海水。出大蓮華。毗盧金像。坐蓮華上。每對佛禪觀。三五日方起。元皇太后三詔不赴。授五路總攝之職。固辭不受。成宗幸山。大加禮重。臨終之日。謂衆曰。無盡刹海。不離當處。妄情未破。悟入無時。門人法忍問。未審師今向甚麼處去。師喚忍。闍黎忍諾。師云。虛空剖出一莖骨。門人乞偈。師援筆書之。

歷劫本無去住應用何思何慮轉身踏破虛空一切是非不顧言訖恬然而逝是日靈几上有龍瑞五彩飛光燭於庭宇居三日化火自焚捨舍利門人建塔藏之

燒身酬債……北齊王子

北齊帝第三王子兩世爲僧不犯欲戒故得生知宿命自憶周衰已來爲晉楚世家兒殺人盈千人殺已七番生大厭離不樂世位天保七年身嬰重疾醫不能療因入清涼志誠禮懺求見文殊久而不見心生疑慮夢老人曰子於往者浪死無算今求神少勞而且忘耶且子之身非子有矣可不勉哉王子自念此身必償他債乃於文殊像前燃身供養火方燃時自陳願云我某燃身供聖良因釋我往昔自殺教殺無量冤債一時酬畢再得爲人作沙門相直至菩提永不殺害火盡闍官劉謙之拾其骨塔於鷲峯之西帝悼之卽於焚身處建寺焉卽今東壽甯舊稱王子燒身寺

光流五竅……僧福運

唐代州總因寺僧福運身嬰重苦長年不愈因入清涼忘生行道一日於金剛窟前禮懺至困而寐見有人以水沃之覺而得宿命見己身往昔爲大法師貪得他人利養不淨說法後墮牛

犬中償足。復人既見是已。劇增悲慟。服香百日。願供養大聖文殊。以謝宿愆。積薪跏趺。自燃火已。晏然而逝。五穀流光。上燭雲漢。觀者千萬。悲聲震山。

土治惡瘡……尼法空

唐福州陳仲良。游清涼。囊土而歸。其妻患瘡。盡醫莫治。仲良以土附之。曰此文殊大聖所賜藥。汝但至誠歸命。所苦必愈。其妻聞文殊名。生難遣想。即起身合掌三稱南無大聖文殊。其苦即愈。後遊禮至公主寺出家。爲尼。名法空。

千里香雨……都督薛徽

唐開元中。代州大旱。都督薛徽。禱雨於太華池。命僧諷華嚴。以香枝灑淨滿七日。大雨千里。徧聞。合香是年大稔。

牛鼓償罪……僧法愛

唐北臺後黑山寺僧法愛。充監僧二十年。以招提僧物。廣置南原之田。遺厥徒明誨。愛死。即生某家爲牛。力能獨耕。閱三十年。牛老且病。莊頭欲以牛向他家。易油。是夕明誨夢亡師泣曰。我用僧物爲爾。置田今爲牛。既老且羸。願剝我皮作鼓。書我名字於鼓上。凡禮

誦當擊之。我苦庶有脫日矣。不然南原之阜。變爲滄海。未應脫免耳。言訖。舉身自撲。誨覺。方夜半。鳴鐘集衆。具宣其事。明日。莊頭報老牛觸樹死。誨依其言。剝皮作鼓。書名其上。卽賣南原之田。得價若干。五臺飯僧。誨復盡傾衣鉢。爲亡師禮懺。後送其鼓於五臺文殊殿。年久鼓壞。寺主以他鼓易之。世俗訛傳。以爲人皮鼓。

菩薩化身……金色猪

宋建陽趙氏。畜猪爲業。一猪特異。毛鬣金色。唯食薄荷。里中小兒。因以呼之。凡屠者擒捉。羣猪奔逸。薄荷安徐。引之入檻。趙氏愛惜。多年不殺。太平興國中。僧辨聰者。遊五臺。寄清涼寺。過夏一老衲。出入衆中。若佯狂然。爲衆輕易。唯聰敬事之。解夏將還。老衲以書付聰。囑曰。至京城北尋薄荷投之。聰辭去。書未緘。聰視之。其詞曰。子遊世間日久。彼衆生得易調伏否。彼若調伏。汝自調伏。度生事訖。祇可速返。若更久往。恐強緣打失。流入世業也。至禱至禱。聰大驚。爲緘之。既至於廣濟河側。聞小兒呼薄荷。聰問薄荷何在。小兒指趙氏欄內。項帶銅鈴之大猪。聰就呼云。薄荷。猪躍起。聰以書投之。猪噉之。人立而化。

燃燈感異……安州張氏

明嘉靖丙申。京師王行者。造佛像送臺山。踵龍泉關。佛像重大。關門不能度。關吏設爲假托之言。曰。若佛能放光。我爲若拆關令度。言已。佛像面門放光。西流。關吏驚畏。卽構天橋。像度過。

靈鷲異迹……乞齋貧女

後魏間臺山靈鷲寺。每春暮設無遮齋。不簡道俗。貴賤男女乞兒。悉令飽足。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一日有貧女。莫知所從。攜抱二子。一犬隨之。身無餘貲。剪髮以施。未遑衆食。告主僧曰。吾有急務。遽就他行。請先分我食。僧可之。與饌三倍。意令二子俱足。女曰。吾犬亦當得食。僧勉強與之。女曰。我腹有子。更須分食。僧怒曰。汝求僧食。無厭在腹。未生而爲索食。濫饗之心。乃至此乎。貧女被訶。卽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三界無著處。致使阿師嫌。卽躡身虛空。化菩薩相。犬爲獅子兒。爲二天童子。雲光縹渺。復說偈曰。衆生學平等心。隨萬境波。百骸俱捨盡。其如憎愛何時會。衆千人悲泣向空。曰。大聖願示平等法門。我等奉行。空中偈曰。持心如大地。亦如水。火風無二。無分別。究竟如虛空。會主自恨不識真聖。取刀欲剗己目。衆遮乃止。卽以貧女所施之髮於身。起處建塔。供養。萬歷初。主僧圓廣。重加修飾。塔下掘得聖髮數縷。其色如金。視之不定。塔在大塔院寺東側。卽古雜花園也。

凡情失聖……明勗

北齊釋明勗。定州人。少懷惆悵。志槩巖峻。閱雜華經。知清涼乃文殊所居。負笈來游。深林幽谷。靡不詢歷。偶值異僧。容貌甚奇。向之作禮。良久始問方來。僧謂大聖願度愚蒙。渴求一見。勗欣得同志。相隨三日。至東臺半麓。見一敝屋。中有數僧。容貌鄙陋。威儀疏野。勗意慢之。日色已曛。遂就寄宿。中夜僧伴疾作。困篤難堪。呻吟至旦。臭穢莫近。伴謂勗曰。我病且沉。汝當先行。勿相滯也。勗曰。吾遊禮畢。當復相顧。遂辭而去。離庵數步。忽聞其後錚然有聲。回顧宿菴。倏焉俱失。方悟聖爲。自慨愚暗。崩號痛絕。幾至滅身。懇求旬餘。更無所見。旣歸。白之耆宿。耆宿曰。公之罪有二焉。見僧生慢。伴疾棄行。由斯雖入聖叢。如隔山岳也。勗承斯誨。終身持敬。以事病爲行焉。

至誠遇聖……隋高節

隋高節。并州人。學語之歲。稱南無佛。他語不道。年十七。忽厭塵勞。志求解脫。父母以其不勤生業。亦欲捨之。一日辭親。由代郡入五臺山。不避艱險。志入幽深。於北臺後谷。見一頭陀。苦茅爲居。草根木葉。以爲食糧。節見。卽喜。生難值想。長跪願得度脫。隨師執侍。僧曰。汝能食我食。而後得度。節卽採葉而食。汲泉而飲。居數日。初無厭難。復欲求度。僧曰。能誦法華。而後得度。節經七

夕法華成誦。復欲求度。僧曰。汝能攝念。一坐七日。必當得度。節卽飽食。木葉臨澗。漱口。已。一坐七日起。已。但覺身心輕利。法喜無量。長跪白師曰。至哉大師。我得法力。願以大慈。度我出家。僧曰。我年老矣。不能令汝至道。今長安開度。汝可速往。彼有臥輪禪師。汝當依之。節曰。請和尚道號。弟子受持。師曰。我名海雲。汝善受持。節泣拜而去。至長安求度。不遂。乃詢輪所而往見焉。輪問所來。答曰。弟子自臺山來。和尚遺語。今故投師。輪曰。汝和尚名誰。答曰。我師海雲。輪大驚曰。海雲卽華嚴經中善財所參第三知識。非萬劫積德。莫能一遇。汝棄此大聖而來從我。何其誤也。節方悟。恨不碎身。遙望五臺。猶希再覩。辭輪而返。及至舊處。唯存荒麓焉。

心開見佛……解脫和尚

隨解脫和尚。代州邢氏子。幼歲辭親於五臺山。昭果寺披剃。受具戒。從抱腹山志昭禪師學出世道。昭深器之。一日告衆曰。解脫禪學。冲明非爾曹所及。勿同常輩令執役也。未幾返昭果。晝誦大乘。夜則禪觀。嘗於東臺麓。見草衣比丘。跏趺石上。卽前叩首曰。欲求文殊。乞爲指示。比丘指金蓮花。解脫顧之。比丘卽失脫於石畔。哀慕頂禮。日夜無息。精苦彌勵。久之。於臺麓間。再睹比丘於圓光中。現半身。語曰。夫解脫者。當求諸己。而由人乎。言訖不見。於是狂機頓歇。深契無

生得大法喜。即發願言。我得此法。不應獨善。願與一切含靈共之。說是語已。即入三昧。於三昧中。諸佛即爲現形。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曠劫修行今乃得。汝能開曉此法眼。我等諸佛皆隨喜。解脫問曰。寂滅之法。若爲可說。得教人耶。諸佛報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眞法性。一切無所見。州牧請師。適州傳戒。事畢東歸。途中日暮。自念不得燒香供養。踖踏慚愧。細聞空中聲曰。合掌以爲華。身爲供養具。善心眞實香。讚嘆香雲布。諸佛聞此香。時復來相度。汝今勤精進。終不相疑悟。自爾德雲彌布。法澤普霑。參玄之士。罔不就焉。盛化五十餘年。莫知所終。

當面錯過……法順

唐法順和尚。長安萬年杜氏子。亦稱杜順。杜如晦族長也。少爲隋文帝欽重。給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生而聾者。順召之與言。耳即聰聽。或生而啞者。順就之與語。口即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往。向之禪定。少選。彼即得心。狂病立失。稱謝而去。又嘗臨溪欲踏水。而過隨侍之人。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墮然。毫不以介意。尤邃於華嚴妙諦。帝素敬仰之。嘗引入宮禁。導迎善氣。妃嬪公主。諸貴奉之。有如生佛。唐太宗召謂之曰。朕苦勞熱。師之神力。何以蠲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何憂。但須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

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作法界觀門。專弘華嚴。弟子智儼。尊者傳其教。是爲三祖。弟子智冲。辭往五臺。禮文殊大士。以簡緘而付之。曰。若見文殊。當開視之。及至臺山。深林幽谷。無不悉至。偶見山叟。語冲曰。子奔馳憔悴。欲何求耶。冲曰。求見文殊。未知何在。叟曰。文殊久化。長安未歸。此何求耶。冲曰。爲誰是。叟曰。法順和尚是也。冲方旋踵。老人卽隱。開緘視之。有偈云。遊子漫波波。臺山歷土坡。文殊祇這。是何更問彌陀。冲急歸長安。順已遷化。時貞觀十四年五月也。

尊勝由來……佛陀波利

唐時佛陀波利。北印度人也。捨身徇道。徧探靈迹。及聞震旦有曼殊住處。遠涉流沙。特來禮謁。以儀鳳元年達此土。至臺山南。躡蹠陽嶺。俯仰之間。林木干雲。名花布地。翹首五峯。生大欣慰。五體投地。向空白云。如來滅後。衆聖潛靈。唯大聖文殊師利。大悲無盡。於此山中。激引羣生。教諸菩薩。某自痛恨。生遭世難。不睹聖容。遠涉流沙。故來瞻禮。伏望大慈。令我暫識眞容。聊接慈語。言已悲泣。向山頂禮。忽見老人。自谷中出。作婆羅門語。謂波利曰。汝謂情存至道。遠訪聖踪。漢地衆生。多造罪業。出家之士。多犯戒律。西土有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能滅衆生重惡業。垢汝持來否。波利答曰。貧道直來禮謁。未將經來。老人曰。旣未將經。徒來何益。縱見文殊。豈能識之。

汝當速返。取此經來。利濟此土。多苦衆生。卽是面見諸佛。親奉供養。豈一文殊不能見哉。波利聞已。不勝忻慶。禮老人足。未舉頭頃。忽然不見。悲喜交切。倍更虔誠。畢志捐生。復還西土。求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於永淳二年。回至長安。具事上聞。高宗大悅。命日照三藏與波利參譯。已而上賜波利絹三千疋。經留於內。波利泣奏曰。貧道委命取經。爲濟羣品。非以富貴也。願陛下開一視同仁之心。而流布焉。上閱其志。乃留唐本。還其梵文。波利將詣西明寺。與沙門正順等再譯。譯訖。波利持其梵本。往詣五臺山。入金剛窟。竟不復出。或云。旣入窟。已見光網莊嚴。聖真穆穆。願同行在外。復出招之。未旋踵間。聖境卽失。唯山穴存焉。波利遂於岩畔坐脫。其尊勝况。盛行於世。

華嚴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剎自在。故知金剛窟者。誠不可以聖凡境界而思議也。若波利入而不出。則是諸聖化身。權彰斯應耳。旣出而坐脫。則謝斯凡累。入彼聖流矣。

罪由心造……李靖

唐鴈門太守李靖。初在京時。頗知敬禮僧衆。後偶見有僧人犯非法。卽懷怒。設心欲滅其教。及

任職代州大廢佛寺。因獵。縱馬中臺之野。見僧與婦共浴於池。靖大怒。援弓射之。望之袒一肩。向東南而去。追之恆相去數步不及。直追至真容院。見文殊普賢二像帶其箭。靖乃悔泣。禮謝而去。

指出衣珠……無著禪師

唐無著禪師。永嘉董氏子。天姿穎拔。雄毅不羣。年十二。依本州龍泉寺。猗律師披剃。誦大乘經。數萬偈。天寶八年。以業優得度。二十一歲。始紹師業。既精毗尼。卽詣金陵牛頭山忠禪師。諮決心要。孜孜禪學。不廢寸陰。忠謂著曰。汝以聰明之咎。與理障隔。若無此咎。且喜痛快。三世諸佛。於衆生心外。無有一法可得。心翳若除。虛空本淨。著於言下。頓開法眼。自是倦遊湖海。志慕林泉。大歷二年夏。抵清涼山。憩華嚴寺。跏趺於經樓前。禪寂三日。後夜見白光自東北來。久而方隱。著但覺身心清涼。得大法喜。凌晨思光來處。向東北行。至樓觀谷口。心思聖境。禮數百拜。跏趺小寐。聞叱牛聲。驚覺。見一老人弊巾苧服。牽牛而行。著無著前。著拜問曰。長者自何方來。曰。山中丐糧來。著曰。家居何所。答曰。在此谷中。老人接口問曰。子欲何往。著答曰。欲入金剛窟。不得門路。老人曰。且就吾家少息啜茶。無著從之。北行五十步許。抵門。老人呼君提。有一童子啟

扉接牛。老人延無著入。其地平。正顯淨琉璃色。堂舍臥具。非世所有。坐次。老人問曰。子從何來。答曰。南方。曰。將得好念珠否。答曰。有麤珠耳。老人曰。請拈出看。無著度珠與老人。老人曰。將你自家的來。著曰。是我所有。老人曰。若是汝有底。怎從南方來。童子捧二玻璃蓋。盛滿酥蜜。一奉無著。一奉老人。老人舉蓋問著曰。南方有這個麼。著云。無。老人云。無。這個將甚麼喫茶。著無對。老人復問曰。彼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又問多少衆。著曰。或三百五百。無著却問老人。此間佛法如何住持。老人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又問多少衆。老人曰。前三三與後三三。無著無語。老人復問常事何業。答曰。般若熏心。不得其要。老人曰。不得。是要。又問汝初出家。志求何事。答曰。欲期佛果。老人曰。初心。卽得。復問汝年幾何。答三十一歲。老人曰。三十八歲。福必至矣。今於此地徐徐而行。無自傷足。吾倦欲眠。汝請歸去。著曰。日色將晡。乞留一宿。老人却之。曰。汝有兩伴。此是執處。故不應住。著曰。我本無伴。亦無憐著。老人曰。汝旣無戀。何求住。此旣有戀求。豈非伴乎。又曰。汝持衣否。答曰。受具已來。常住衣鉢。老人曰。夫沙門。無難。不得捨衣。好去。無著拜辭曰。今有所疑。敢問大德。濁世衆生。善根輕尠。當何所務。卽得解脫。老人卽爲說偈曰。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靜心成正覺。說偈已。令童

子送無著出。無著問童子曰。適來主人道。前三三與後三三。是多少數。童子曰。金剛背後的。無著罔措。著揖辭。復問金剛窟所在。童子回指云。這個是般若寺。無著回顧。童子與寺俱失。但見山色蒼蒼。長林鬱鬱。悲愴戀慕。彷徨久之。忽覩慶雲四布。上有圓光。若懸鏡然。多菩薩影。隱映於中。及有藻瓶。錫杖。蓮花。師子之狀。著不勝悲喜。移時乃空。無著感慨。遂成一偈。偈曰。廓周沙界顯伽藍。滿日文殊接對談。言下不知開何印。回頭祇見舊山岩。說偈已。尋路至大華園寺。具述其事。厥後立化於金剛窟前。雪竇題云。千峯盤曲色如藍。誰謂文殊是對談。堪笑清涼多少衆。前三三與後三三。

大通佛現……苾溪禪師

行森號苾溪。又號慈翁。博羅人。俗姓黎氏。器宇神俊。壯歲四大偶不安和。倚枕間。忽聞鼓吹聲。頓省根源。不從他。有遂決志出家。依雪嶠信。信示寂。乃參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玉琳琇。洞明心要。琇令分座說法。接引海衆。十方參承。捷得解脫。一時目爲大鵬劈海。又稱爲森鐵棒。云開化龍溪。緇侶輻湊。清順治十五年戊戌。世祖章皇帝召玉琳琇入京。琇令森主報恩法席。己亥。玉琳還山。森奉詔留京師。世祖章皇帝寵遇極隆。屢降旨欲加封號。森以父子不敢並受封。奏辭。

甚力世祖從之。既而請謁五臺山宿顯通寺。寺前遇一老婆子。手提竹籃。口嚼石子。若仙若神。與語深明宗旨。呼森爲大通佛。自五臺回。遂乞歸龍溪。世祖賜名所居寺曰圓照。御書以賜。森持律精純。導衆嚴整。雅有百丈之風。雖機辯迅利。而實能正眼接人。非止露一己之爪牙者。受世祖章皇帝知遇甚深。及其歸里。如日邊雲影。既離絳霄。卽隨意孤飛。斷崖荒水間。不掛一絲。真是無爲道人所行。如其所解。世諦無非第一義。諦足以媲美玉琳。爲千古衲僧規則。康熙十六年。遊華嚴。曰。此中修篁奇石。可以臥數江帆。吾老此畫圖中矣。乃自刻化期。手書封龕。偈而寂。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三十有六。蓋生於明萬曆之四十二年也。

律師受衣……如馨

明如馨律師字古心。溧陽楊氏子。嘉靖間。禮棲霞素菴節公薙髮。精嚴五德。禮誦尤勤。事師三載。一念無違。其時談經者多。弘律者少。馨喟然曰。佛法住世。功在毗尼。蓋專律學。以報佛恩。因閱華嚴至菩薩住處品。知文殊大士常住清涼。冀瞻慈相。辭諸法侶。腰囊健行。三踰寒暑。方眺寶峯。於金剛窟畔。景值餘暉。徘徊瞻眺。忽見老母。形枯髮白。冠敝衣鶉。捧僧伽黎。『袈裟』自林間出。呼馨而告曰。大德禮懇殷勤。不憚勞苦。我此法服。子昔受持。不意中違。今應贈汝。文殊

難見徒費劬勞見仍不識亦何所裨馨默然遲疑母去數武喚言大德比丘我卽文殊馨疾趨攀挽已失其處惟伽黎存焉乃泣禮返步適寺僧夢神致囑優波離尊者來汝等速迎致禮以是因緣僧徒共曉沿途士女香花供養不可計數因掛錫妙德庵復感五頂放光於寶光中見大士手爲摩頂心地洞開復徧遊諸方道侶皈信抵金陵吉祥里創刹卽名古林龍象遠集法會雲興神宗特勅五臺命司禮內臣張然代受菩薩戒陞座之頃五色祥雲結蓋盤空內臣還奏賜號慧雲律師并頒資金頂毗盧帽千佛珠衣鉢盂錫杖功德圓滿仍返古林

萬緣立度……闡教禪師

闡教禪師諱通理字達天直隸冀州新河趙氏子生於康熙辛巳身相具足七處平滿垂手過膝口四十齒圓具後徧歷講席於諸經論若宿習然一日貫通悉解元旨年二十四行化京師開講華嚴於西山遺光寺遠近道俗無不景仰因閱清涼大疏知五臺山爲菩薩住處遂發心往禮止萬緣菴講報恩經爲臺山供養一日至北臺霽日光風倏忽白雲飄飄銀色光芒天色晡晚罔識歸路師默祝曰菩薩示其歸路遂拜卽起已及萬緣門矣歡喜而入謂衆曰菩薩送我來師有禮讚謁曰菩薩慈悲不可思議六十餘里頃刻而至壬寅六月十三日謂弟子曰予

八十餘年。未離佛法。且道卽今有佛法。是無佛法。衆無以應。師視之。微笑而逝。春秋八十有二。註法華楞嚴圓覺金剛孟蘭盆五教儀等疏。行於世。清乾隆帝勅封爲闡教禪師。

燈明獅現……映川和尚

和尚諱照遠。山西太原棗園村王氏子。投本村永甯寺聯公薙染。後受碧雲和尚心法。遂卓錫本郡大崇善寺。乾隆初年。瞻禮臺山。至大螺頂拜燈。一禮及地。五頂燈飛。數百金。英林泉輝映。禮畢。燈盡入塔院寺。大塔頂中。師之爲人。卓犖英奇。於世淡然。視名山勝地。如渴思飲。故於四大名山。皆親禮焉。尤繾綣於臺山。故朝禮十三次。休夏九安居。庚寅朝山。至臺懷。遇弟二十餘人。謂師曰。我等朝山拜燈三宿。一盞未現。師曰。我朝十三次。無一次而不現。汝等求燈。皆隨我來。衆聞之。有倦色。唯程宗周一人願隨。師曰。善。遂引之大螺頂。初夜拜求。未及三禮。五頂各現。金燈無數。宗周甚喜。仍返臺懷。師指梵仙嶺。謂衆曰。此地是菩薩現像處。衆咸企仰。見雲中現一金獅。鈴聲隱隱。晃耀天光。衆皆俯拜。舉首視之。雲消不及。

徧參聖境……道義禪師

唐道義禪師。江東人。受業衢州龍興寺。神清骨秀。風彩動人。開元二十四年。與杭州僧普守同

遊五臺。掛囊於清涼寺。二人同訪聖跡。東北行數里。道義自恨生逢季運。衆聲隱伏。唯此臺山。靈跡不泯。故洪纖隱顯。咸露真機。金相玉毫。每出常境。塵勞既重。永隔聖真。如是思惟。忽增悲愴。遙空叩首。日夜忘疲。一心正念。物我兼忘。探尋數月。志行彌堅。二人同至南臺西北嶺畔。見一老僧。神彩嚴峻。鬚髮皓然。乘白象循嶺而來。二人避路稽首。象行如風。倏然而過。舉首杳然。莫知所向。適欲追尋。寒風驟起。歸宿清涼寺。明日復尋嶺上。見乘象老僧拄杖而來。謂義汝可急行。及中齋也。義叩首曰。師欲何往。老僧曰。太原韋尹家齋。汝勿遠去。待回相邀。義禮起不及。瞻遂遠沒焉。義與伴至齋所。果領僧食。義竊驚怪。謂伴曰。此事切勿輕泄。伴僧並不介意。未幾二人齊出僧堂。經行林中。伴僧前行。義念老人所誨。徐行待之。忽見童子黃衫麻鞋。自東林出。至道義前合掌曰。我名覺一。奉和尚命。請衢州義闍黎喫茶。闍黎僧徒之師。有堪爲規範之義。義欲呼伴。望之不見。遂隨童子東北宛轉百餘步。忽見金橋。義卽隨登。舉首望之。大寺一區。三門堂殿。僧舍垣牆。普皆金色。中有飛閣三層。金燄騰輝。眩神奪目。地乃碧琉璃成。義瞻仰不暇。六情眩亂。神志若失。卽起至誠。稱南無文殊師利菩薩。住心正念。神思乃定。卽隨童子入東廂第一院。見乘象老僧坐金繩床。云闍黎來耶。義具威儀禮畢。長跪不起。老僧命童子扶起。

設小座令坐。義問訊曰：和尚赴齋，道路無難否？檀越至誠否？去路尚遙，還何速耶？老僧答曰：善哉！闍黎道路無難，檀越誠信，道本非遠，返亦無速。又問和尚常說何法教人？答曰：春樹彌陀佛，秋花觀世音。又問此中有娑婆耶？是淨土乎？老僧以白拂擊牀一下，云：闍黎會麼？義云：不會。老僧云：你不會的，爲娑婆耶？是淨土乎？義云：某甲適來遊山，唯見丘陵草樹，今見此處金玉樓臺，是以淨穢不決。聖凡莫辨。老僧曰：闍黎豈不見道？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汝但分別見盡，聖凡安寄。言畢，童子即將藥茶與義啜，香美清奇，非世間味。食已，但覺諸根輕明快樂，無喻茶畢，命童子引領參堂。歷十二院，及大食堂，徧觀聖像，或論法義，或寂默然，威儀穆穆，望之儼然。曾不知幾百千像。參畢，道義私念同伴前去，不得參預聖會，出門欲招之，數步回首，倏焉失地，悲號擗地，五內欲裂。十僧尋至，詢之俱言所見，歎恨而歸。後人於此地建金閣寺焉。

遇聖弘經……棗柏大士

唐長者李通玄，嘗遊五臺，於善住院，逢異僧，授以華嚴大旨。將晚，僧取別。長者曰：天色旣暮，師欲何適？僧指北峯頂，其行飄然，宛若御風。長者追之不及。至夜望峯頂，火光亘天。詢寺主，以爲野燒。長者念異僧適彼，此必神光，非火也。卽曳杖而登，無敢隨者。至頂見火，更熾。周方里許，視

其中樹紫金幢。見先異僧坐其下。帝冠者數百圍。遶梵音雄朗。其語難解。長者默念。設我投中。得覲聖者。燒身無憾。卽湧身投入。頓覺清涼。法喜無量。方趨前作禮。斃然忽空。長者卽於是處。一坐三日。而後下山。至西谷口。見數童子。眼光外射。天衣飄飄。乘風而過。長者稽首。童子曰。疇昔之夜。投身於吾師光中者。非子耶。長者曰。然。卽問曰。仁者師爲誰耶。童子曰。吾師妙德耳。長者欲挽衣隨之。童子曰。汝宿願弘。經何得忘却。言已杳然飛去。長者自念大士授旨。欲造論釋大經。見此地太寒。遂南徙孟陽之方山。鑿岩爲龕。居止造論。栢葉和棗作餅。如錢日食七枚。時稱棗栢大士。口出光。以代燭。嘗感猛虎。駝經。仙童汲水。論成四十卷。及決疑論。並行於世。開元二十八年春。於方山石室禪寂而化。

洗心得慧……法雲

唐法雲者。雁門趙氏子。受質淳善。毀譽淡然。及就學。癡鈍無記。年十二。父母送禮五臺華嚴寺。淨覺爲師。拾薪汲水。初不憚勞。年三十六。誦習未能。衆以其愚。呼之爲牛。雲一日自恨愚質。久生何爲。時方大雪。跣足禮臺。一心持念文殊師利。願求大聖開決心眼。如是而行。寒不知。衣食不知。味內不知。身外不知。物唯聖是求。逢人卽問文殊住處。旣徧五峯。了無所見。至寺求食。其

志增銳如迷如醉。復至東臺。見老人曝火。卽叩問曰。大德文殊住何處。老人云。汝問他何爲。雲曰。我生愚鈍。乞爲開明。老人云。那羸頹百拙漢。汝不須見他好。雲以爲狂。遂趨北臺。旣至。見先老人擁雪而坐。心生希有。以爲眞文殊也。趨前叩首。以凍餒馳困。倒地不起。口吐血團。見先老人語曰。汝於往生曾作法師。貪他利養。祕吝佛法。以是因緣。墮牛類中。愚無所知。償他宿債。持法力。故今得人身。復預僧數。慳法餘業。故無誦習。老人卽以鐵如意鈎。斫出心。藏令其視之。宛若牛心。於天井洗蕩。復與安之。叱云。起起。於是忽醒。無所痛恙。徧體汗流。更覓老人。竟不復見。但見祥雲驟起。軟風拂衣。仰視天際。圓光若鏡。見先老人坐蓮花上。晃焉而沒。法雲從此往世。所持經論。宛然記憶。如獲舊物。終身行道。如救頭然。一夕遶育王塔。至三更。見白光如水。自北臺連接。鷲峯中現天閣。寶色燦爛。額曰善住。時開元二十三年春。辭衆而終焉。

弱女神通……三昧姑

唐天女三昧姑。未詳所出。大歷間。居華嚴嶺一坐靜室。七日乃起。故有三昧稱焉。能驅使鬼神。呼遣禽獸。穿林開道。以通四達。力洞無畏。其行如風。入雲代行。乞朝去暮歸。大開社火。廣濟饑寒。遊禮之人。由是浸廣。唯一粥釜。自把杓柄。人無多寡。悉令飽足而去。一日禪寂。不及把杓粥。

食將盡。弟子白之。粥盡柰何。姑往攪之。曰。孰道盡耶。粥復盈釜。常告禮遊者曰。諸人諸人。三界沉淪。可來此地。作菩提因。厥後代牧。以爲妖異。訪之。姑預誠。徒衆立化於石上。神火自焚。了無遺物。州牧嘆息而歸。時貞元三年二月也。

大士現形……衣蒲童子

宋紹興間。太尉呂惠卿。學通內外。嘗注華嚴法界觀。及出新意解莊子。因巡視。乘輿遊五臺山。至中臺。忽雲霧四合。暴風雷雨。聲畢林壑。從者驚悚。潛伏。須臾有物。狀若蒼虬。半出雲霧間。太尉駭甚。移時稍霽。外望見一童子。體黑而被髮。以蒲自足。纏至肩。袒右膊。手執梵夾。問太尉曰。官人何見而震駭如此。惠卿曰。夙有障緣。遇茲惡境。童子曰。今皆滅矣。官人何求而來。惠卿曰。願見大士文殊。童子曰。欲見菩薩何爲。曰。嘗覽華嚴大教。旨深意廣。欲望大士。發起解心。庶幾箋釋。流行世間。使幽夜頓獲光明。大心者卽得開悟。童子曰。諸佛妙意。善順事理。簡易明白。先德注意可解。如十地一品釋文。不過數紙。今時枝蔓。注近百卷。而聖意愈遠。眞所謂破碎大道也。惠卿曰。童子容貌若此。而敢呵譏前輩乎。童子笑曰。官人謬矣。此間一草一木。無非文殊境界。在汝日用觸事。不迷此眞文殊耳。曷以凡情。亂于思慮。惠卿忽醒。卽叩首。童子現大士形。跨

金獅隱隱沒於雲際。惠卿因模其所見衣蒲童子之像傳於世。

南海放光……陶士衡

東晉陶侃號士衡。嘗夢五臺僧向之募化。及建纛南海。漁人每夕見海濱光流數丈。因以白侃。侃遣人擁之。俄而金像凌波而起。舉之上船。座下銘阿育王所造文殊菩薩像。梵書云。昔育王既統閻浮。令鬼王制獄。恐酷毒不堪。文殊現處鑊中。火滅湯冷。生青蓮華。獄卒白王。王心感悟。即日毀獄。造八萬四千塔。並聖像。散布天下。此其一也。初侃未能深信佛法。覩此瑞應。乃傾心焉。安置武昌寒溪寺。後欲遷荊州。百夫不移。乃休。沙門惠遠迎入廬山。舉之飄然。了無艱險。斯卽聖靈感應。唯其人乎。

本來清涼……裴相國

唐相國裴休。字公美。河東人。出入百氏之學。參黃蘗傳。飽圭山教。隱淪金馬。默契無生。幼時嘗遇異僧。云清涼來。貽舍利三顆。並一簡。乃竺書。人無識者。置之笥中。出仕後。見黃蘗圭峯。栖心佛道。不樂世位。志脫塵網。一日。揀故紙。忽得昔簡。呈於圭峯。圭峯令梵僧譯出。成一偈。曰。大士涉俗。小士居真。欲求佛道。豈離紅塵。公閱偈竊喜。遂不棄祿。爲道日切。嘗序圓覺云。血氣之屬。必

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其見諦雄論類如此。廣德間。上命河東節度使李詵詣五臺。請觀國師入京。詵既至京。裴公問曰。清涼之遊樂乎。詵曰。風沙紫塞。何樂之有。且吾遭禪家虛誕之累矣。吾聞清涼山文殊聖者所居。其地風火不墮。至其處者。熱惱蠲除。某五月至彼。猛風摧浮屠。僕兒患熱死。而山僧每毆打諍訟。其過不可勝舉。安在其清涼無惱耶。公曰。甚矣。子之謬也。子持熱惱之心。欲入清涼之界者。猶披麻而度火。欲其不燒。豈可得乎。夫清涼界者。初非有外也。不離當處物。莫能間。無寒。無暑。匪形。匪礙。風吹不入。雨灑不溼。覷之者。眼瞎聽之者。耳塞。故劫火不能燒。毘嵐莫能壞。無熱。無災。是之謂清涼界。實非分別思量可能入也。子持有心而入。大似蚊子舐鐵牛。蒼蠅投火聚。不亦悲夫。曰。還許文殊入否。曰。文殊者大智也。智之大者。到彼岸。離心念之妙。智唯離念之智。斯可以入矣。夫大智光明。即清涼不變。清涼不變。即大智光明。非二物也。子今欲入者。當離心意識。絕修證路。勿以眼入。乃至勿以意入。以無生入。無相入。無我入。無人入。無一入。無多入。無間入。無入入。如是入者。拶透。銀山衝開。鐵壁偷心。死盡。求個入的人。了不可得。到此方知舊來清涼。非今始入也。詵曰。今聞子言。頓覺清涼矣。謝而退。

聖境屢現……唐法照

唐法照不知何許人也。大歷二年居衡州今湖南衡陽縣雲峯寺。勤修不懈。一日於僧堂粥鉢中覩五色祥雲。雲內現山寺。寺東北有山。山下有澗。澗北有石門。門內復有一寺。額曰大聖竹林寺。他日復於鉢中見雲中數寺。池臺樓觀。萬菩薩衆雜處其中。以所見者問於善知識。有一僧曰。神聖變化不可情測。若論山川形勢。乃五臺也。四年照於郡之湖東寺開五會念佛道場。感祥雲彌覆雲中。現樓閣阿彌陀佛及二菩薩。身滿虛空。衡州舉郭咸焚香瞻禮。良久方滅。照復遇一老人。謂曰。汝曾發願往金色世界禮覲大聖。今何輒止。言訖不見。照遂與同志數人遠詣五臺。五年四月六日。至山西五臺縣佛光寺。其夕四更遙見異光照身。卽之行五十里。得一山。山下有澗。澗北有一石門。見二童子。自稱善財。難陀引至一寺。額曰大聖竹林寺。如鉢中所見金地寶樹。以爲莊嚴。入寺登講堂。見文殊在西。普賢在東。各據師子座。萬衆圍繞而爲說法。照作禮問曰。末代凡夫去聖時遠。知識狹劣。障垢尤深。佛性無由顯現。佛法浩瀚未審。修何法門最爲其要。文殊告曰。汝今念佛。今正是時。諸修行門無過念佛。供養三寶。福慧雙修。此法妙門最爲善要。我於過去劫中。因觀佛故。因念佛故。因供養故。得一切種智。是故一切諸法般若波羅密。

甚深禪定。乃至諸佛皆從念佛而生。故知念佛諸法之王。照問當云何念。文殊言此世界西有阿彌陀佛。彼佛願力不可思議。汝當繼念。令無間斷。命終決定往生。永不退轉。語已。二大聖同舒金臂摩照頂。曰。汝以念佛故。不久證無上正等菩提。照歡喜作禮而退。二童子送出寺門。舉頭忽失所在。乃立石標記其處。至四月十三日。照與五十餘僧同往金剛窟。虔心禮三十五佛名。照禮纔十遍。忽見其處廣大嚴淨。琉璃宮殿。文殊普賢俱在一處。復獨詣金剛窟。所願見大聖。以身撲地。見梵僧佛陀波利。闍賓國沙門譯言覺護會譯尊引入一院。額曰金剛般若寺。異寶莊嚴。光明閃爍。照雖歷觀。靈異而未語人。也是年十二月。於華嚴寺入念佛道場。忽剋期誓生淨土。至七月初夜。上半正念佛時。見一梵僧入謂曰。汝所見臺山境界。胡不傳示世人。言畢不見。照心異之。翌日又見梵僧語如前。照曰。非敢秘密聖道。恐生疑謗耳。僧曰。大聖文殊現在此山。尙招人謗。汝何惜焉。但以所見境界普告衆生。使見聞者發菩提心。作毒鼓緣耳。照遂憶所見錄以傳世。

明年江東釋慧從。與華嚴寺諸僧隨照至金剛窟。及立石標記處。瞻仰舊跡。大眾悲喜未已。忽聞鐘聲。其音雅亮。節解分明。衆愈覺驚異。知照所見不虛。因書於壁。願見者共發勝心。後於竹

林寺題額處。建寺一區。仍號竹林焉。照於是篤志念佛。日夜無曠。忽見佛陀波利。謂曰。汝蓮華已就。後三年華開矣。至期謂衆曰。吾行矣。端坐而逝。或言照嘗於并州五會念佛。德宗時詔入京師。教宮人念佛。亦及五會。遂號五會法師。

文殊化現……五髻仙人

漢明以前。聖教未至。臺山聖境。聞者尙希。何況有人。深入其境。彼時五百里內。林木茂密。虎豹縱橫。五峯無路。人跡罕通。其川原之處。皆黃冠所居。每望五峯之間。祥光煥發。神燈夜流。皆以爲神人之都。自古相傳。有仙人者。髮結五髻。衣挂三銖。或獨一無侶。或羣兒相逐。遊行五頂間。望之儼然。近之則失。或出。或入。人莫追尋。或云。周時卽在此山。或云。莫窮其始。後來人跡漸繁。其出漸少。當時黃冠。目爲素衣仙。及滕蘭開山後。遂不復現。三晉異記云。無恤登常山。西瞻紫雲之瑞。疑鴈代間有王氣。因獵於五臺之阿。倏爾雲淡若水。見神人焉。衣素容若金。儼若熙若。占之蔬祭吉。遂罷獵而返。後寶藏經至。乃知五髻童子。文殊化身也。

舍利八合……蘇陀室利

蘇陀室利。西域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內閑三藏。外徹五明。能誦華嚴經。久慕清涼山文殊道場。

年八十五。與弟子七人。航海來此土。七人中三還三殞。唯佛陀室利一人隨之。於艱苦卓絕中。求貫澈此志。越六載始達清涼。每一臺頂誦華嚴十部禪寂七日不息。不食。每入定見紫磨金城。玻璃紺殿。寶蓮香水珠網交輝。功德莊嚴不可稱述。諸天童子遊戲其中。後於鷲峯化去。弟子室利收舍利八合。璀璨如珠。持歸西土。

梵仙山……五百餌菊仙

中臺東南三十里。有一案山。昔有五百仙衆。在此棲止。滿山多產菊餌。菊爲糧。攝心成道。後人遂以梵仙名此山……秋崖詩。愛玩吾家紫府山。溪雲老樹共僧閒。乾坤謾說蓬萊異。聞者雖多達者難……覺玄詩。山頭紫氣日長浮。上有仙人汗漫遊。餌菊換教風骨異。白雲影裏去悠悠。

佛足東來……大士放光

佛足碑在中台大塔之左側。西域記云。摩竭陀國波吒釐精舍大石。釋迦佛所遺雙足迹。其長一尺六寸。廣六寸。千輻輪相。十指皆現華文卍字。寶餅魚劍之狀。光明炳煥。昔佛北趨拘尸那城。將示寂滅。回顧摩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言。吾今最後留此足迹。以示衆生。有能見者。生

大信心瞻禮供養滅無量罪常生佛前云云後外道輩心懷嫉妬作惡意除之聖迹愈顯如是八番文彩如故唐貞觀中玄奘法師自西域圖寫持歸太宗勅令刻石祖廟以福邦家至明萬曆壬午秋少林寺一派沙門威縣明成德州如意一夕一夢蓮花一夢月輪現於塔際既覺各言所夢異之及曉少室僧正道持佛足圖貽之及展見是雙輪印相喜曰此夢真也遂傾囊兼募衆立石時孟秋既望也是夕衆聞空中珠珮雜樂之聲出戶視之神燈點點示大聖文殊嘉贊意咸生慶喜歡讚無已……鎮澄讚巍巍大雄浩劫忘功神超化外迹示寰中刹塵混入念劫融通開茲覺道扇以真風竭諸有海燦彼空濛巖中留影石上遺蹤碎身作寶永益羣盲稽首佛陀悲願何窮

萬聖浴池……古湧泉

中北二臺之間古有湧泉澄潔可愛遊人臨之於天光雲影之間或見天仙沙門蓮華錫杖之狀人或以為菩薩盥掌之所四方之民每於盛暑時多持香花拭巾等洗濯用品投入水中後人鑿石爲砌構亭而掩藏之靈相遂隱……覺玄詩六月中臺既望期聖凡交會在斯時想應千佛同來此一夜雲生澡浴池

往來自在……三沙彌（祥雲大節亦得菓一莖）

元魏大孚間臺山靈鷲寺有三沙彌聞山中多聖靈相與裹糧一路訪求深林大壑靡幽不至糧盡不歸採葉而食誓以遇聖爲期遊行歷三月偶息樹下有大人沿嶺而來身黑如漆而有光明沙彌跪遮其前曰聖者願遺道術其人大罵排突而去沙彌追之數里見石窟彼大人者卽投入石窟中沙彌相與坐守道旁忽見雲間飄然而下乃一異人清淨莊嚴招三沙彌同入穴中入數十步視之如琉璃世界廣大妙好懸明月珠光逾皎日中有數十寶窟沙彌向異人乞道術異人饗之以藥酒曰飲之得度沙彌不受云師有戒規不得飲酒異人曰汝旣不飲仙不可得沙彌欲辭歸時天色已晚異人曰天將黑不易行請留此一宿三人各宿一窟遣女子事之各念所求未遂反遭魔妖遂不約而同乘機外出出外行數十里有天童飛行追來曰大師見汝等奉戒堅貞是真法器故以神藥奉贈人各一枝色如白玉食已能離地行飄然高舉一切勝境往來自在歸至鷲寺辭師訪道不知所終

棗林……刺史延慶

東臺之東北隅相傳有化境曰棗林者當元魏永安二年恒州刺史延慶因獵至此僕從四人

追一白鹿。偶見大宅高門。鹿至彼竄入。有一長者鬚髮皓然。拄杖而立。曰：鹿乃我家所有。卿等如何妄逐有主之物？從人等曰：我等不用鹿。惟饑困甚。翁指東首無數茂林。曰：此時棗方熟。可以採食。療饑。四人就林飽食。并囊之歸。進棗延慶。食之甘美。人間希有。深爲奇異。令返身向原處尋之。遂失其所在。

塔髮重還……淨因僧杲（年十而靈坐就身四共迹乞瘡負女）

元魏時文殊菩薩現爲貧女。所施之髮。修塔貯之。在佛舍利大塔之右。住持圓廣見塔損壞。拆而新之。命行者督工。行者分取其髮。囊之而去。越十餘年北返。至淨因菴。主僧惠杲方假寐。金甲神曰：有盜髮賊。將鬻師。可留之。明年歸之本地矣。旣寤。疑慮間。行者負經篋入。欲賣却之。以備還俗。杲與錢一千。留篋。啟之。經數部。有一囊盛髮。若金縷。詢之。乃知聖髮也。明年卽萬歷十年。杲因禮五頂奉菩薩。示現之。金縷狀聖髮。重還大塔。

心通註經……劉謙之

高齊中相「太監」劉謙之。深信佛法。厭離塵勞。持文殊菩薩聖號。日念七萬遍。以爲定課。不爲事務所間。斷天保間。隨王子入清涼山。見其焚身。爲所難爲。生大悲心。自慨刑餘。非佛法器。

奏乞在山修道。上許之。謙遂不歸朝。持名閱經。精誠所致。忽爾心通。造華嚴論六十卷。

心空及第……令休大師

隋釋令休河南人。平日樂尋聖迹。徧歷名山。又素聞清涼山文殊菩薩靈應異常。心向往之。積念既久。緣熟時來。遂至臺山。求見大士。志堅心切。往來林間。遇一異僧。向之叩首曰。聖者居此。當知其詳。休在河南。久聞大聖文殊。種種靈應。今我到此。各處徧求。了無所見。僧曰。汝安能無所見乎。汝蓄有見。是以不見。汝之無見。是亦見耳。若果無見。斯見文殊。且汝舉足時。踢破文殊面門。抬手處。觸著文殊鼻孔。有甚迴避處。休曰。然則山河草木。是文殊乎。僧曰。若道山河是者。則二文殊。若云非者。則爲妄語。於中實無是非二相。且汝無始至今。在文殊眼裏。虛生浪死。玩水遊山。文殊祇在汝眉睫間。轉大法輪。汝竟未曾領會。休聞言有省。稽首再告曰。某柰有痼疾。道業無成。大德可能療之乎。僧曰。空心之草。名曰薺。薺汝當取服。服之既久。薺薺卽汝。汝卽薺。薺是疾。可除。休徧探林谷。求草不得。卽自悟曰。非服草也。使我空心滅煩惱也。我身一薺。薺也。萬物無一而非薺。薺也。幻相似有。其體元空。由是了悟。心法脫然。無繫矣。唐開皇二十年。端坐而逝。春秋七十有三。

應真屢現……羅漢顯應

五百羅漢住持清涼。自古及今顯應者三。一隋開皇初。五百梵僧棲禪中臺。麓龍神修供。過夏而隱。二唐貞觀中。慈恩法師開菩薩戒於嚴華寺。時有五百比丘。忽然來至。聞戒而去。三明永樂辛巳。頒御製佛名曲經。偶有千僧。至齋畢。散入林谷。

生陷獄……繁峙民張愛

北臺後半麓於隋時有繁峙人民張愛者。盜龍池錢若干。將歸暴風卒起。吹墮於此。上聳巉崖。下臨絕澗。黑雲四蔽。冰雪擁身。求出莫由。志心悔罪。稱文殊菩薩名。經宿雲開。見白兔前導。隨之出險……鎮澄有詩云。迷裏清涼生地獄。悟時地獄卽清涼。須知二法元無相。不離當人一念彰。

松說苦空……釋法念

唐釋法念。棲禪青峯。菴南有大松若舍。可蔽風雨。法念常坐其間。若昧不昧。見僧作老比丘形。說苦空法。旣寤。乃聞秋聲瑟瑟。不勝其悲。因呼爲苦空。藁古碑猶存。

毒龍歸化……降龍大師

唐誠懋。山西靈丘李氏子。其親無嗣。三禱臺山。後感而有娠。既生。奇特不凡。及長。不願婚娶。辭親至五臺山真容院。從法順和尙披剃。心澄秋月。行潔冰霜。向道之心。食息靡間。東臺以東。相距百里。有毒龍池。龍常害物。四十里內。人畜不入。師攜淨瓶錫杖。廬其側。一夕暴風怒雷。自池而出。師呪之。龍卽入瓶。風雷皆息。師繞瓶誦大乘經呪。居七日。龍革毒心。白光洞室。師乃釋之。乘風雲而去。師嘗誦華嚴於李牛谷。木葉草根爲常食。每誦經時。或五七。儒服者坐聽。每持異花鮮果進獻。師異而問之。曰。某等山神也。蒙師法力。無以爲報。願充執侍焉。師心不樂。遂捨其處。所至不月卽成叢林。莊宗同光元年。帝聞師高行。製書并紫衣賜之。書云。師鷲嶺名流。雞園上哲。精持護鵝之戒。弘宣住雁之談。潛括三乘。深明四諦。忍草長新於性苑。覺花不染於情塵。高蹈靈峯。栖心勝境。泛慈舟而拯溺。持慧炬以照迷。五百龍王。皆降懿德。十千聖衆。盡繼玄蹤。爲萬姓之甘霖。作空門之標格。朕方興景運。大闡真風。直旌精行之名。以奉無爲之教。崇號廣法大師。兼賜紫衣。師固辭不受。續降勅勸。其略曰。爰遣內臣。遠班成命。師號旣旌於道行。紫衣無爽於受持。久屬當人。匪宜多讓。同光元年。囑門人已吉祥。而逝世。壽八十。謚曰法雨大師。塔

號慈雲。

時五代後唐莊宗同光元年

慾火害人……釋普明

唐釋普明濟川趙氏子始剃依泰山靈巖寺欣聞清涼荷錫來遊於南臺之北鑿龕修業有異僧時來相與言論每言煩惱末伏生死莫度言辭激切周旋久之但云努力偶羣賊至明意坦若無懼無惜僧至明向言之僧稱善焉後有猛虎哮吼而入明亦自若虎去僧至明復白之僧大嘉歎復言努力無何風雪駛飄俄深數尺寒凜倍常暮有女子儀容婉妍凍色苦甚求寄室中憫而許之女衣疏薄更深寒逼呻吟轉劇求寄禪牀明初不許夜半聲絕明起撫之身冷氣微恐致隕命引使登牀解衣覆之有頃更觸煖滑無喻慾情瞥起如火之熾方欲就之女已下牀以手援之倏焉而失明於是身肉綻爛眉鬚墮落痛不可言『普爲一切有志求出生死苦海者現身說法大心凡夫煅煉到情乾識枯纔算出穢入淨』明至是悔責無地日夜哀泣懺謝往愆如是辛勤俄經三月聞空聲曰汝無禪行不可度脫當服長松除患得仙明雖慶躍自恨不知長松所在彌加懇惻復經七日空聲報曰長松在汝菴前狀色若何明依言取服身瘡卽愈神氣清明時永昌元年八月辭其友具陳往事『有此一言用廣勸戒以作警鐘度人無量功非小可』羽化而去。

國清三聖……豐干禪師 寒山 拾得

唐豐干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翦髮齊眉。布衣裘。人或向之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嘗口唱道歌。騎虎入松門。衆僧中修持不力者。多驚怖之。本寺廚中有苦行者。曰寒山拾得。二人執炊。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解。人多稱之爲風狂子。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一日師謂寒山拾得曰。若與我遊五台。卽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卻問。汝去五台作甚麼。師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未幾獨入五台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耶。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了老翁。遂遊五頂。徧歷巖阿。將三載還南。適閻丘徹出牧台州。將行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往訪之。曰。貧僧特來謁使君。閻丘以病患告。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其病立愈。閻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曰。到任切記往謁文殊普賢。曰。此二大士何在。師曰。天台國清寺寒山拾得是也。閻丘自後尋至山寺。問寺主豐干住處。主僧道翹曰。豐干舊居在經藏後。今闕無人矣。復問寒山拾得。今在何處。翹曰。廚中執役。閻丘入豐干房。唯見虎跡。復問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春穀供。

僧。閒則諷詠。閻丘遂入廚。見寒山拾得。圍爐語笑。閻丘卽禮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耶。寒山復執閻丘手。笑而言曰。彌陀不識。拜我何爲。豐干饒舌。豐干饒舌。自是寒山拾得。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豐干師時亦示寂於天台山。『豐干乃彌陀化身』寒山子時人呼之爲貧子。裝瘋作癡。出語驚人。隱跡天台縣西境靈江上游之始豐縣西七十里之寒巖中。與國清寺食堂知事拾得相契。拾得常收拾僧衆食殘棄物。截巨竹爲筒。投藏於內。寒山子來。卽負之去。有時經行廊下。有時叫喚凌人。有時望空漫罵。寺僧不耐。以杖逼逐。則翻身撫掌。呵呵徐退。樺皮爲冠。布襦遮體。足穿木屐。面貌枯瘁。神致超脫。出語奇特。每含至理。閻丘徹遷任台州。入寺訪問。此後又往始豐縣西之寒巖參叩。並送衣裳藥物。寒山子高聲倡言曰。賊我賊退。卽見其身。縮入寒巖石縫中。又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穴縫。泯然而合。杳無蹤跡。乃令沙門道翹尋其遺物。唯於林間得葉書詞頌。並村人家屋壁上所錄。共得二百餘首。編成一集。人多諷誦。俾益身心。『上海佛學書局助武昌佛學院流通之唐僧詩選卷一中。選入豐干二首。寒山二十六首。拾得五首。今錄豐干一首如下。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錄寒山詩三首如下。曠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挂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一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一錄拾得詩三首如下。無去無來本湛然。不居內外及中間。一顆水晶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一出家求出離。哀念苦衆生。助佛爲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一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焰。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途間。始覺前程險。

先是封干禪師山行至天台赤城山側。聞兒啼聲尋之。見一偉男孩。訪諸牧牛者。答此子不知所從出。封干攜至國清寺。付與典座僧。一略如今之當家師。一倘有人來認領。卽還之。久之無人來認領。未幾年事漸長。令管理食堂及香燈。忽於一日見其登座與像對盤而餐。復呼僮陳如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筋大笑。僧乃驅之。主事僧稟諸上座。罷其堂任。令於廚內洗滌器具。洗除畢。澄瀘食滓。以筒盛之。以備寒山來取。每日廚內食物爲烏鳥攫取。狼藉不堪。拾得取杖至伽藍殿。朴土偶二三下。責之曰。汝受寺食。不管寺事。如何當伽藍職司。是夜闔寺僧衆夢伽藍神訴苦云。拾得打我。明日全寺僧衆互述所夢。始知拾得非常人。好事者以拾得希有之。

道行。報知州郡云。賢士隱遯。菩薩應身。宜行旌獎。由是始號拾得爲賢士。拾得有時於寺莊牧牛。歌詠呼天。一日寺僧行布薩時。『於六齋日誦持戒律而增長善法。謂之布薩。』拾得驅牛至。時僧集堂前作法事。拾得倚門撫掌大笑曰。悠悠者聚頭。持律首座聞之。咄曰。瘋人何以喧礙說戒。拾得曰。我不放牛也。此羣牛者。多是此寺知僧事人也。拾得各呼亡僧法號。牛各應聲而過。舉衆錯愕。咸思改往修來。感菩薩垂跡度脫。

寒山拾得問答撮錄『雪山師交來』

昔日寒山問拾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厭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寒山云。還有甚訣。可以躲避得。拾得云。我曾看過彌勒菩薩偈。你且聽我念。偈曰。老拙穿破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這樣波羅密。便是妙中寶。若知這消息。何愁道不了。人弱心不弱。人貧道不貧。一心要修行。常在道中辦。世人愛榮華。我不爭場面。名利總成空。我都不欣羨。金銀積如山。難買無常限。古今多少人。那個活幾千。這個逞英雄。那個做好漢。看看兩鬢白。年年容顏變。日

月像拋梭。光陰如射箭。不久病來侵。低頭暗嗟歎。自想年少時。不把修行辦。得病想回頭。閻王無轉限。馬上放下手。趕緊未爲晚。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罵著也不較。問著如啞漢。打著也不理。推著渾身轉。也不怕人笑。也不爭甚臉。幾多兒女債。撥開不再見。好個爭名利。轉眼荒效件。我看世上人。覺悟甚稀罕。勸君卽回頭。單把修行幹。做個大丈夫。一刀截兩斷。跳出紅火坑。做個清涼漢。悟得真常理。日月爲鄰伴。

聖境難測……道宣律師（與裴文相圖一旨）

唐道宣律師。彭祖之後。吏部尙書錢申之子。母夢日輪貫懷而孕。生而好禮。正視聽。肅容儀。天性嚴正。甚爲希有。少事習誦。長叩玄關。講師宗匠。無遠不參。外通百氏。內洞三學。戒香芬布。逆順咸彰。慧炬高懸。幽明俱徹。存護法城。著述無輟。尤攻律藏。窮極幽微。七聚五篇。煥然冰釋。行高三界。道重百靈。感動諸天。常爲侍衛。律師嘗遊清涼。至中臺。夜方禪寂。有天童子侍於右。師問曰。子何人也。曰。我名玄暢。乃天人也。奉天帝命。巡狩聖境。聞師至此。故來相候。師曰。準華嚴說。此山乃文殊住處。今見丘陵草樹。宛是凡居。聖人境界。果何有耶。天童答曰。大聖境界。固非凡夫二乘可得而知。我凡夫也。師二乘也。若以有思惟心。求不思議境。則殆矣。師豈不聞一法。

無異。三人殊見者乎。蓋隨其各殊業報之眼。有殊而所見亦異。若某所見清涼山。碧琉璃色。諸臺麓間。皆雜寶林。光明煥發。日夜無間。而菩薩住處。非我所及也。言訖而隱。乾封二年冬。律師入滅於長安西明。穆宗製讚曰。代有覺人。爲如來使。龍魔歸依。嶽神奉侍。聲飛五天。辭驚萬古。金烏西沉。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

常住三昧……金光照師

唐金光照河南澠池李氏子。年十三。依寶雲靈粲師披剃。十九。入洪陽山事迦葉和尚。服勤三載。衣不解帶。寢不就席。負春植刈。無不克勤。一日問葉師如何是出家當爲底事。師曰。無爲是當爲底事。曰。無爲何用爲乎。師曰。汝若不爲。何至無爲。又問欲爲無爲。怎麼生爲。師曰。豈不見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斯爲無爲之方也。又問爲與無爲一耶。異乎。師曰。諸有智者。以譬得明。如金作器。就金求之。未嘗有器。就器觀之。器相宛然。金常非器。然離金外。無器可得。金喻無爲。器喻有爲。且金之與器。一耶異乎。是以經云。於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壞滅。有爲之相。於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性。故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佛常無應。而無不應。雖恒沙異名。終會一實。感應權殊。隱顯。

同體照既聞師法。遂有沒齒山林之志。聞清涼勝境。忻然而歸。適西北戎馬生郊。道路艱阻。師復入姑射山。事超禪師。接以微言。豁然啟悟。乃知三界一心。了無別法。大歷二年。方達五臺。宿北臺金剛窟前之菩薩頂。夜方禪寂。見金色光自北臺飛下。金色蓮華於中涌現。諸化佛身坐蓮華上。其金色光流光照頂。當以般若之水洗滌其心。照即問曰。諸佛之身。是有爲耶。無爲乎。爲有生耶。無生乎。化佛曰。善男子。諸佛之身。離諸言說。永絕心路。如大火聚。中不容他。如是分別。盡屬戲論。言已而隱。自此定起。四威儀中。常住三昧。壽七十二。無疾坐化。

法華多寶……神英和尚

唐順英。滄州韓氏子。幼年得度。清操越松筠。堅志如金石。及壯。依南岳神會大師。咨請出世道。久之。一日會謂英曰。汝緣在北清涼聖地。好建法幢。勿滯留於此。英如示北遊。開元四年。至臺山憩華嚴寺。一日齋後。獨遊西林。披雲深入。忽見一寺。額曰法華院。英既入。徧行禮敬。中有多寶佛塔一座。珠玉爲飾。縹緲入雲龕室。鈴幢不可稱數。光明四達。燒諸天香。後有仁王殿。黃金爲瓦。琉璃爲壁。棟梁椽柱。悉是異寶。中設文殊形像。日髮紺青。身紫金色。其諸法堂僧舍。窈窕深邃。莫能徧探。僧儀光偉。各默不語。英默念願依清衆修行。未知可否。即問執事。執事可之。曰。

汝有衣鉢可卽持來。英回取衣鉢。復尋其寺。了無所見。唯林木焉。悲歎發願。誓終於此。遂於其處建法華院。

般若泉……僧慧潛感湧

東臺髮塔前左畔有地一幅。唐僧慧潛結茅於此。日課金剛經。久之感菴側湧泉。因以般若命名。有緣到此者。飲之生慧……覺玄詩云。般若池邊止渴時。山瓢一吸樂何支。塵塵煩惱俱消歇。無限清涼說向誰。

聞警大徹……釋惠湛

唐時北臺有古木。大約白圍中空。釋惠湛得荷澤之道。『唐洛陽荷澤寺神會和尚。年十四爲沙彌。認六祖曹溪。居無幾。得頓悟之旨。』自謂大了。穴木爲居。每一入定三日。乃起。木叉和尚訪之。在定中。又呼曰。湛。閣黎。湛出定。視之。又曰。汝在此。生死穴中。耽著幾時。湛忽然大徹。淚下如雨。自此以後。觸向明妙。後人呼其樹爲生死藥。

口放金光……二梵僧

唐儀鳳年中。西域有二梵僧。至五臺山。捧花執爐。肘膝行步。向山頂禮。文殊以此精誠感遇。大

士化身之尼師在巖石間松下繩床端然獨坐口誦華嚴時方日暮尼謂梵僧曰尼不合與大僧同止大德且去明日更來僧曰山深路遠無所投寄柰何尼曰若不去我不可住當入深山僧徘徊慚懼莫知所之尼曰但下前谷彼處有禪窟可以暫寄僧往尋果得窟相去數里許二僧合掌捧香爐面北遙禮傾心聽經冷冷入耳初啟經題稱如是我聞時遙見彼尼身在禪床面南而坐口中放光赫如金色光達前峯誦兩帙以上其光盛於谷南方圓約達十方里與白晝不異誦至四帙其光漸收六帙誦畢光便收入尼口此事詳載英師感應傳今選自周克復居士華嚴持驗記

文殊化身……戒闍黎

戒闍黎宋孝宗時名震東南之碩德生於台州臨海三江之婁家祖乃世家仕至少卿父原祐仁厚多德未嘗妄爲母張氏圓湛夢月光入懷而受孕生而能言曰善哉父母生我劬勞長度羣生爲世沃焦父母驚異祕而不言遂名頓吉父母相訂曰我子他日應當出家度諸有情一日忽謂母曰可備齋七位母問其故兒曰我同衣來相見因營齋以俟中午日稍西向時果有僧七人至撫掌打拍徐徐行來其父延請入座問大德何來僧曰南印度來聞君有奇子特來

相賀。其父曰。何勞尊顧。遂進齋。食罷。衆僧請兒相見。母抱兒出。僧謂兒曰。仁者有情之軌。切莫被他瞞過。須要惺惺。著兒撫掌而笑。僧稱謝而去。兒謂父母曰。七人皆菩薩示現。五歲自稱六和。大師志慕空寂。不樂在俗。年十五。辭父母出家。至杭。路逢慧光和尙。曰。天醫波利多。居飛來峯。子宜見之。既至。波利多問曰。子何來。師曰。從緣來。曰。何姓。答言。佛性。曰。子身尙俗。安識佛性。師曰。我身雖俗。因俗證真。真俗圓融。洞然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波利多異之。乃爲落髮。受二百五十條具足戒。遂名善戒。由是銳志參方。『認真參叩。一心求道也。』……師到金陵。見清源和尙。問曰。鼻孔撩天時如何。源曰。朝出東。暮落西。問如何。是某甲道眼。曰。佛亦不識。師振威一喝。源休去。……師又訪仁勇和尙。勇知師來。升座。豎起拂子。師問曰。騰身捉日月。開口望潮來。勇擲下拂子。師作舞。打拍而去。……師見薩多波那和尙。彼常騎黃牛行。故以黃牛和尙著名。師來時。彼舞掌於途。師曰。披毛戴角。漢薩多曰。笑煞老瞿曇。打破曹溪祖。師喝一聲。披毛戴角。我向你道。一張大犁。任你拙倒。薩多大笑。……師見四明大璋和尙。問曰。清光處處照。除熱得清涼。璋曰。未來休指望。過去莫思量。師曰。瞎漢道甚麼。璋曰。昨夜分付船。稍去急水灘頭。好進篙。師曰。牢把船頭高挂帆。注意音外之音一時進步。又何難。二人俱喝一聲。時普明在側。忽然頓

悟……師聞支提在寶林。特往訪之。纔見大笑。提曰：仁者何笑？師曰：人人道你是豬蹄。我來見原是支提。險些誤了。提曰：若得仁者悟。超度四生六道。師乃一躍。提拍手云：看這伎倆。師云：囉哩囉哩。時道全侍立次云：總不消得。師乃扭住云：消得個什麼？道全掣去云：囉又哩。囉又哩。師一日問支提曰：佛法河沙數。師兄得幾籙？答曰：文殊化衆生。其數得幾？何支提又問師曰：你何有三頭九眼？答曰：父母未生前。乾坤皆渾沌。支曰：如何名戒？師云：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提云：天下好事佛說盡。師云：未明海底眼。空說妙玄機。

淳熙二年乙未春。師與弟子普明。道全往五台。回至潼川。有渡口名曰化生。彼處有廟。名五郎祠。其神甚靈。鄉人致祭甚熱鬧。知師經行。神化虎立岸上。師知神之所化。以手格虎。乃至祠叱曰：汝是一郎至五郎。妄興禍福。宰殺牛羊。老僧爲說無生法。免至冤家累世償。『讀者諸賢當知今日嗜味貸債。他日填還可怕。』一時祠宇自焚。神像俱燬。鄉人驚異……淳熙三年。師至洛陽。富人李光弼信妖巫。奉邪魔。師愍其愚。至其家端坐。入慈濟三昧。衆魔驚怕。各現本形。告師曰：某等無有智慧。作惡造罪。求爲開導。師曰：衆魔妖精。性本妙明。從今以往。毋害生靈。於是衆邪消滅。李家遂安。光弼拜謝曰：蒙師哀救。當何報德？師曰：我行慈濟。拔諸苦難。何謝爲？光弼

素不信三寶。由是傾心事佛。……四年丁酉。師還杭州天竺。什行人勤修止觀。與師同里。甚相得。什告師曰。我歸兜率。與公同往可乎。師曰善哉。遂同行至紹興。投旅店宿。店主王伯恭哭甚哀。師問故。曰。先父小祥。『死後週年之祭』。師曰。子知父生處否。恭曰。不知。願和尚慈悲。示父生處。師回顧什。曰。如何。什曰。救諸有情。正此時也。卽呼其家犬至前。曰。汝身雖異。本性昭然。犬聞師語。泣然下淚。『泣淚如露珠下墜也。』語恭曰。我是你父。以罪業故。受此苦報。恭曰。既是我父。昔犯何罪。犬曰。我平生不信佛法。誣壞善人。慳不行施。見人布施。用言阻止。以是惡緣。故得此報。願汝念父子之情。哀求二師。爲我說法。得脫此形。恭聞言。頓足哀號。求師救度。師爲說法。云。心隨境轉。業花敷茂。心空境寂。業花自謝。罪無定罪。業非眞業。心邪則業風自生。心正則業風自止。皆由汝心。不由他授。犬伏謝。至晚不食而死。伯恭求師出家。師曰。善哉。佛子。爲薙髮。名道稠。師常隨機施設。拔濟羣迷。什師專修淨土。誓願同生極樂。……五年戊戌秋。師往故居。赴喪事。於門首眺望。忽野田羣牛奔集。咸跪師前。師知業因。故問曰。畜生跪我何爲。羣牛曰。仰求菩薩。慈悲救拔。師曰。汝等作何罪業。牛曰。自作教他。業境昭然。非菩薩慈悲救濟。無能解脫。師曰。汝等能知宿業因緣否。一牛遽然告曰。距今日四十年。當宋高宗建炎中。連年荒歉。李文。

靖。率。無。賴。徒。衆。潰。掠。民。財。文。靖。卽。我。羣。牛。卽。徒。衆。也。以。此。業。債。身。爲。異。類。作。工。酬。償。衰。老。受。刑。皮。骨。筋。肉。一。一。抵。償。展。轉。投。生。未。脫。牛。胎。受。苦。萬。般。永。無。了。期。猶。幸。能。憶。前。事。自。知。罪。狀。今。遇。菩。薩。願。垂。哀。憐。乞。施。救。拔。時。師。入。慈。濟。三。昧。羣。牛。圍。繞。師。謂。牛。曰。爲。善。上。昇。爲。惡。下。墜。心。差。萬。境。縱。橫。心。正。一。道。坦。然。踏。雲。霞。而。飲。甘。露。非。他。能。授。臥。烟。燄。而。啖。膿。血。皆。自。所。爲。汝。等。欲。免。披。毛。戴。角。必。須。聞。法。精。進。了。達。心。空。一。切。境。界。都。無。所。住。卽。得。解。脫。經。云。譬。如。種。子。別。生。果。各。殊。異。業。力。差。別。故。種。種。相。不。同。羣。牛。聞。師。法。音。感。悟。叩。謝。各。歸。已。欄。一。夕。俱。死。至。今。其。地。名。牛。圍。畧。又。名。牛。跪。畧。『畧。音。輿。山。村。山。麓。澗。邊。人。民。集。居。之。輿。區。也。』……六。年。己。亥。五。月。師。行。過。小。街。屠。者。金。炳。縛。一。羊。將。鼓。刀。羊。哀。鳴。不。已。師。愍。之。曰。你。兩。脚。不。修。遭。此。活。剝。炳。叉。手。立。羊。不。復。叫。師。曰。人。死。成。羊。羊。死。成。人。展。轉。相。報。無。有。已。時。『食。者。罪。同。指。使。殺。者。謀。罪。害。命。食。者。之。罪。在。殺。者。上。世。無。肉。食。之。人。自。無。殺。生。之。輩。』身。後。慘。報。轉。眼。便。至。楞。伽。經。云。一。切。衆。生。從。遠。劫。以。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無。不。曾。爲。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轉。世。而。爲。鳥。獸。等。身。不。過。暫。時。改。頭。換。面。云。何。起。心。殺。害。取。之。而。食。佛。眼。徹。照。而。知。究。竟。佛。心。慈。悲。而。勸。止。殺。爲。何。汝。等。從。冥。入。冥。造。此。怨。業。報。此。軀。殼。喫。他。人。兩。還。他。半。斤。若。能。返。妄。歸。真。出。冥。入。明。脫。

此軀殼當取。依三寶。炳悅師言。合掌禮拜。誓願出家。修道師曰。可爲披薙受戒。法名。可化。後化往天台禮石橋。天台中方廣寺石梁橋。橋以一狹條天生石梁架成。長約三丈許。相傳爲羅漢道場。一端通石室。石門已密合。惟留阿羅漢小型聖像。遠近朝山者。必至彼處傾誠禮拜。以締法緣。橋旁澗水潺潺。如懸白練。如瀉銀濤。整日夜演說無生妙法。眞精進家在彼小憩。可以洗心。可助開悟。路值羣盜。問化何往。答禮石橋。搜化所攜銀錢。即便痛打。化呼冤苦。盜曰。正是冤家。縛化樹上。將欲活剝。一盜魁云。他已出家。可以罷休。乃放下。化回寺告師。師曰。汝無老僧救。定還他八兩。化於言下。大悟。七年庚子春正月。汪太守平甫。謂夫人曰。聞兜率寺僧戒。閑黎能食豬頭三個。酒五斗。我欲具饌相邀。以瞻食量。夫人笑諾。延師至。未敘談。先進食。酒物一空。太守笑之。夫人窺見異狀者。騰足而入。神鬼環衛。師但擲箸左右。衆鬼接而啖之。太守聞夫人言。大駭。次日營饌爲敬。太守密窺之。果如夫人言。是年秋。師往永嘉。溫州。禮眞覺塔。有婦王一眞。懷香至師前。禮拜求子。師曰。汝當心存孝敬。廣行布施。汝能供四聖。齋六凡。愍貧乏。事翁姑。應育奇子。歸語夫。喜而齋。師日昃始至。日過中午。已稍向西。酒酣嘔吐。和衣醉臥。既覺。書空而語曰。王氏無兒。願得賢子。索紙大書。緘封付婦。曰。內有題記。應期開視。

如值產難。須來求我。勿忘吾囑。言訖而去。未幾一眞果孕。臨盆甚苦。忽憶師言。使僕告急。遇諸市中。師見僕來。卽微笑曰。我知汝家子母未分。出所攜糖果付僕。囑曰。汝速歸。可用此果。擲產母房中。并告之曰。戒闍黎有糖果給汝。兒必喜而出矣。衆聞之。皆掩口而笑。僕持果急返。一依師教。果得男子。拆封記時。日不爽。……八年辛丑。師與什行人同遊江心寺。聞龍王廟神非常靈異。神每現形。風浪四起。帆檣摧折。舟人多患之。什師謂廟主了公曰。昔文殊南遊。至福城東。攝化阿修羅。時大海中有無量百千億龍。來至其所。聞說大法。深厭龍身。誠求佛道。捨身生人天中。今龍作橫。豈無人降伏之耶。了公曰。今戒公在。汝試商之。師許可。至廟叱曰。昔者我曾爲汝說微妙法。而今汝族。咸捨龍身。生人天中。汝以曠習未除。復墮苦趣。若能不忘宿願。皈依三寶。擁護伽藍。仍能脫此苦報。言訖。像自毀。……九年壬寅三月。師歸台州兜率寺。嘗與一行乞於市之化人作玄妙談。世人莫解其玄旨。因其迴出尋常。異而笑之。一日師買蝦。熟而食之。賣者來索值。師以囊空對。賣者曰。如是應還我蝦。師大笑。張口噴蝦滿案。皆活跳。無一作呆相。市人不知菩薩妙用。以爲此乃風僧幻術。絕少省察。惟一切有善根者。歡喜讚歎。不置。……十年癸卯秋。隣人許孟賢喪母。延師追薦。師笑云。老僧近嗜母鷄。聞宅內有之。賢曰。佛事畢。當奉獻。

師坐道場入慈濟三昧。照見六道。時母鷄忽飛越鄰牆。鄰人捕而烹之。是夜許母於其子孟賢。夢中告之曰。我以宿業。死後爲鷄。今蒙菩薩度脫。得往生矣。汝爲我叩謝戒師。汝其謹記勿忘。賢夢醒。以告師。師曰。汝信得及否。種善因得樂果。爲惡招苦殃。賢聞而有省。一意修淨土。化時異香滿室。家人見旛蓋來迎。賢亦什師會中人也。……是年冬十月。王宅陳夫人來寺求孫。云願師慈悲。爲設方便。師曰。老僧知夫人之媳無抱子分。我有三味妙藥。服之應得子。平等心丸一粒。其味平和。無有驕慢。亦無彼此較量。乃至無有富貴貧賤一切差別。見地利人丹一服。其性通暢。善能益人。解諸患苦。歡聲四布。感動天地。解毒丸一味。其性善解。消除一切貪鄙忿恨。妬忌誹謗。欺侮諂曲。奸邪嗔癡。疑惑等種種惡毒氣味。用和氣湯送下。自然改造人格。薄福之人。由是增福。福德智慧之兒。不求自至矣。老夫人歸去。述師法語。媳求子心切。依而行之。未幾受孕。果產佳兒。或云彼陳老夫人亦什師蓮社會中往生淨土之人也。……十一年甲辰四月。師買舟至昌國。『今名定海』禮補陀。『卽普陀山』。觀音大士至象山界。遇暴風。舟幾覆。同舟百餘人。驚懼無人色。師告衆曰。汝等勿懼。再過須臾。風當自止。衆見師跌坐蒲團。用手作訣。望空一擲。卽風和浪息。穩達彼岸。四衆感謝。……是年八月。師往海游。路逢一婦哀號。師問。

其故。曰妾生子常夭折。未知何因。師曰。汝欲知業冤麼。老僧喚來與你相見。婦曰。願師指示。師即以手指地。一大蟒蛇穴地而出。怒目視彼婦。婦大驚。師曰。汝勿怕。此是汝子。蟒作人言曰。汝嘗殺我。婦問何時殺你。蟒曰。汝忘溺女乎。女即我也。幾次欲報復索命。以汝捨錢修路。有微功。不能急切加害於汝。我今受文殊師利菩薩戒法。不復向汝尋仇矣。言訖不見。婦拭淚作禮而去。……十二年乙巳春。天災流行。傳染瘟疫。里巷苦之。師於門外設大缸五。滿貯神水。方便一切病者取飲。且告之曰。呪水神妙。不但免疫。並治百病。鄉人聞之。遠近雲集。一沾法味。病即若失。……十四年丁未。城南靈江有龍居之。龍恒化老人入城聽講。一日師說法畢。將掩門。老人叩門求入。師許之。老人至師前。叩首不已。泣曰。我以宿業。久墮龍身。幸有宿緣。值師在世。願聞法要。脫此苦趣。師曰。汝求解脫。何人縛汝。老人曰。無人縛我。唯歎罪業之身。未能度脫。久聞正法。心惑未離。師曰。心異千差。競起心平。法界坦然。心邪三毒（貪嗔癡）纏繞。心正六通。自在心空。一道清淨。心有萬境。縱橫心猿意馬。宜自調伏。作佛證聖。墮獄受畜。皆自所爲。非天所授。老人未即解悟。師曰。汝將何聽。曰。以耳聽。師曰。耳聽增惑。何不心聽。楞嚴經云。心聞洞十方。生於大因力。此是普賢法門。蓋以心聞。成大行。願汝性既靈。當知此能聞法之心。是何形相。若執作

相。則。墮。於。有。若。作。非。相。則。墮。於。無。執。著。有。無。乃。生。死。根。本。但。自。返。照。觀。心。則。大。光。明。藏。悉。得。現。
前。諸。惑。自。然。除。矣。老。人。頓。覺。心。地。發。明。伏。地。感。謝。化。作。飛。龍。潛。伏。西。山。蛻。骨。而。去。……十五
年。戊。申。師。語。可。化。及。道。稠。曰。我。憶。兒。時。告。母。營。齋。以。供。七。客。卽。我。所。逢。慧。光。諸。人。是。慧。光。卽。日。光。
菩。薩。天。醫。波。利。多。卽。大。醫。菩。薩。清。源。和。尙。卽。日。連。尊。者。大。璋。和。尙。卽。月。光。菩。薩。仁。勇。和。尙。卽。常。
精。進。菩。薩。支。提。卽。佛。眼。菩。薩。薩。多。波。那。卽。大。力。菩。薩。此。諸。大。菩。薩。具。慈。悲。心。愍。念。衆。生。墮。邪。見。
坑。故。來。示。現。汝。等。當。摧。人。我。山。塌。愛。欲。海。廣。明。心。地。修。諸。妙。法。行。大。精。進。是。無。上。法。度。諸。有。情。
行。菩。薩。行。救。諸。苦。難。是。無。上。道。……十六年己酉五月五日師集衆說偈曰。什師利積。世人不
識。勤。念。彌。陀。均。生。淨。國。什。師。聞。此。偈。已。告。四。衆。曰。淨。國。者。是。汝。諸。人。清。淨。微。妙。之。所。顯。現。在。諸。
佛。不。增。在。衆。生。不。減。非。一。相。非。異。相。非。自。相。非。他。相。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但。陰。界。入。諸。煩。惱。垢。
深。纏。密。覆。不。能。徹。見。以。致。飄。蕩。四。流。循。環。五。趣。無。由。舍。離。若。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脚。尖。未。動。早。
已。徧。歷。恒。沙。世。界。一。一。世。界。一。一。山。河。一。一。樓。閣。一。一。樹。林。一。一。池。沼。一。一。蓮。花。交。光。相。羅。如。
寶。絲。網。有。諸。化。佛。於。中。說。法。卽。時。與。彼。衆。生。同。一。耳。觀。同。一。眼。聽。衆。苦。悉。滅。法。樂。現。前。敢。問。諸。
人。還。信。得。及。否。記。得。佛。告。舍。利。弗。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

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或者聞說彼佛國土。自謂於我無分。如是見解。大似騎牛覓牛。非馬喻馬。殊不知世尊於此經節節自徵自釋。至於信受奉行。莫非表顯唯心淨土。本性彌陀。是以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謔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衆生來生其國。是故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大衆當知。二經所說淨土。卽父母未生以前。清淨微妙真心耳。心佛衆生平等無二。莫向外求。蓋形修而影長。聲和而響順。必然之理也。豈有自他一異毫髮之間哉。山僧不惜口業。說出許多絡索。於第一義了無交涉。何故言多。去道轉遠。山僧世緣已滿。今夜亥時別矣。諸仁者勉之。夜半危坐。泊然而逝。時則天樂鳴空。異香滿院。經旬而散。同會善信。往生爲多。……紹熙元年庚戌初夏。北山百花橋東廟神。姓谷名穆。靈而妖。恆化老人。入寺聽講。師問以何來。曰聽法來。師曰。汝將何聽。曰將心耳聽。師曰。汝心多欲。汝耳多惑。欲多作妖。惑多成魔。斷欲作聖。除惑曰。賢心正。則慧日發暉。心異則業霧頓起。了得身心俱空。乃與吾同一體也。神頓悟心源。誓願護法。稽首再拜而去。……二年辛亥四月。師至大街頭。逢一屠者。手牽一猪。狂叫伊伊。師曰。你

身不自醫。叫呿云何。你要人醫。何不自醫。自病淨名經云。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諸煩惱。生若知自病起處。則能醫他人之病。只今世人不自正心。要正人者。亦復如是。屠者拱聽師言。誓願改業。猪感悟。宿因俯伏。自斃。……三年王子秋八月。有黃衣童子二人告師曰。請師同歸。師曰。世緣未滿。童子辭去。翌日復有二青衣童子告師曰。方廣方丈延我師齋。師與童子俱去。一旬乃回。四衆驚疑。普明等喜師復回。告師曰。大衆悲喜交集。請師開示。師令鳴鼓集衆。乃問曰。諸仁者。胡爲而來耶。衆曰。聞鼓聲而來。師曰。此是觀音入理玄門。楞嚴經云。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音聲性動靜。聞中爲有無。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聲無既無滅。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釋迦如來見後世衆生。不悟無生寂滅真心。妄認緣塵虛幻之相。真幻不分。生死輪轉。故令文殊菩薩揀辨衆門。於何門中而易修證。文殊說此偈。惟以觀音大士所證。聞熏聞修。金剛三昧圓通。無礙真實。妙明如百千日月合成。一照是爲第一。又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音。信知諸佛菩薩衆。生同證一法。無二無別。諸仁者。汝等通謂聞。

鼓聲而來者。爲將何聞耶。耳聞耶。心聞耶。於此知得落處。分明則知。觀音所證。知觀音所證。則知三世聖賢所證。知三世聖賢所證。則知文殊所證。知文殊所證。則知普賢所證。如是則十二處十八界根塵。互換惟一真心。不爲見聞覺知之所隔。無邊刹土。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無非妙用。忽然見色。非色聞聲。非聲嗅香。非香嘗味。非味覺觸。非觸知法。非法畢竟是個什麼。良久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下座。是年九月。南山有神。化作老人。求師說戒。師曰。夫戒者。去惡從善之謂也。乃詰之曰。『轉以質問之曰。詰有窮究竟。』汝能不殺否。曰能。汝能不盜否。曰能。汝能不婬否。曰能。汝能不安語不惡口否。曰能。汝能不綺語不兩舌否。曰能。汝能不貪否。曰能。汝能不瞋否。曰能。汝能不癡否。曰能。師曰。汝今已能除此十惡。則能攝諸妄心。是名爲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定慧圓明。入三摩地。仍爲說梵網經妙旨。神頓悟心源。禮拜而去。是年冬臘月。師往城南。遇陳天與騎一驢。師歎曰。子騎父背。父受子鞭。驢聞師語。盡力一躍。翻子於地。驢跪伏。師喚之曰。陳茂榮。陳茂榮家富害人。尅衆成佛。法僧號都不信。報此軀形。幾時停驢。跪聽忽作人語曰。我生前不信因果。誹謗佛經。惟喜詞曲小說。又與鄉民看對門戶。凡費錢百貫。則

詐言千貫。剋衆歛財。以贍吾家。一剋剝削也。歛吸收也。贍富足也。』又曾背子將錢百貫。聘聚少年妓女。淫逸自樂。我歿後作牛兩回。償鄉民債。展轉凡七易主。死脫牛身。復入驢胎。以償我子。受子騎打。口不能言。甘心受苦。今蒙師與我甘露。故能言也。願師慈悲。洗除我罪業。令我得解脫。不生畜類。天與聞而大哭。泣告師曰。願開救苦法門。脫此驢形。師爲說諸法。假名無有。真實安心。纔生。異相現前。驢聞師語。大吼。跑擲而死。天與用棺盛殮。安葬如初。天與夜夢父曰。我以宿罪受畜生形。今遇文殊菩薩說法。得度脫矣。天與仍禮梁皇寶懺。看誦法華妙典。請師說法。師升座曰。佛法僧者三寶也。三寶之名雖殊。其實一相。離相清淨妙心也。非妙心不能成。眞僧非眞僧不能宏正法。非正法不能證佛地。但惟自心非假外求。汝父不信三寶。故犯罪業。而墮異類。法華經云。若生駝。或生驢中。『駝音磔。牡驢。牝馬。生此雜種。非驢非馬。名曰駝。』身常負重。加諸杖捶。但念水草。餘無所知。謗斯經故。獲罪如是。汝今既能皈依三寶。誦經懺悔。汝父得脫異類。迷明復明。信無疑矣。說是語時。空中有聲云。文殊師利菩薩善說法要。是夕天與又夢父曰。吾二報已解脫矣。寄語世人。恭敬三寶。持誦經典。生希有想。毋得懈怠。嗟彼世人。誰識其妙。故墮落者甚衆。救脫者罕遇也。四年台郡亢旱。五月不雨。焚尪曝巫。尪音汪。跛漢。焚

燒殘疾。激天行慈。如此惡俗。永宜革除。』禱於神祇。不獲感應。而驕陽益烈。太守趙邦彥。曝城隍神像於庭。責以雨澤失時。誰職其咎。不恤民命。是爲溺職。是夕神示夢曰。汝知龍屬。職司行雨。非天帝勅命。敢自專乎。城東兜率寺戒闍黎。乃文殊菩薩示現。力能致雨。試往求之。太守於是齋戒沐浴。率僚屬至寺謁侍者道稠。爲通誠悃。時師醉嘔。吏以穢報。太守不聽。徑至師室。惟聞異香芬馥。緇白犇入。遞相駭異。師問曰。明府何爲。太守焚香稽首而言曰。彥宿植少善。報有微祿。恭奉勅命。牧守此州。亢旱爲災。民不堪命。邦君薄德。施政乖戾。上天降殃。以彰臣心。用是省愆。思過。期格天心。乞師慈悲。俯垂明證。彥聞慈願無涯。回天有力。師實能之。願施一滴天漿。解萬衆倒懸之苦。不勝瞻望之至。言畢再拜。師曰。明府勿憂。當有報命。太守辭退。師索紙墨。作鎖鑰書。焚之。大雨立致。四境沾足。孟秋月始播種。成大熟。年農民歌以紀之。歌曰。仲春喜新晴。六月遭酷熱。太守揚仁風。闍黎妙神訣。除熱得清涼。歡聲幾時歇。七月始種田。登場大有年。謳歌徧村巷。快活地行仙。……一日師知時至。整衣陞座。令侍者擊鼓。寺衆雲集。師告大衆曰。諸佛世尊。從無始來。修諸妙行。證無上道。非爲一大事耶。大衆衆生陷溺愛欲苦海。墮無明塹。投愚癡網。循環生死。了無出期。是故諸佛菩薩。現大神力。應身生彼。作種種形。與其同事而度脫。

之。老僧見衆生心性差別。報諸異相。特來示現。化彼六凡。到無畏處。然衆生化無盡期。我願亦無有盡。與汝諸人同居同衣。以法付囑。汝等當知修諸妙道果位。須明般若禪定。兼修淨土。救諸苦難。濟諸物命。廣施醫藥。不取其值。如法回向。求無上道。漸次證果。得涅槃樂。汝等不可以強凌弱。自贊己德。說人好惡。遮他勝事。不行隨喜。此是業芽漸長。毋使滋蔓。難除也。言訖下座。湧身空中。現諸神變。還入座。雙手舉示。連叫大衆看看。左手現日。右手現月。放百寶光明。大衆喜躍注視。師曰。老僧以此神力。轉大法輪。又見師口現蓮華。放百寶光。灌諸人頂。大衆驚歎。師曰。老僧以此粲花妙舌。教化衆生。令歸正道。無有虛妄。又見師頂放毫光。萬丈中現七佛八稜。中空照徧世界。四衆瞻仰。歎未曾有。師曰。老僧以此神光燭破愚暗。有諸妙用以彰釋迦如來正法眼藏。汝等諸人信根已熟。努力精進。發明心地。以求妙果。老僧世緣已畢。與汝等作別。衆皆悲泣。道稠從衆中出。合掌問曰。若大道場當來何如。師曰。我此道場水火不漂。焚世世不泯。絕當來遭不祥。誓不成正覺。凡所有相。如夢如幻。奉勸吾後嗣。至心修淨土。廣度諸有情。速登無上品。端坐合掌。言訖示寂。太守聞之。入寺瞻拜。揮涕言曰。我以薄德。不獲入室。親聞法要。負疚滋深。翌日施資。新其寺宇。四衆以正法難聞。皆生悔心。入寺瞻仰。時聞掩泣。師之德化。感人

深矣。師遷化後。屹然不動。顏貌如生。茶毘。『火化也』。之日。昇之不起。道稠告衆曰。我師七佛之師。權來示現。宜非凡火可焚。衆然其言。乃開胸襟以俟。忽胸中迸裂。出三昧性火。自焚五色祥雲。繚繞不散。異香鼓馥。舍利雨下。造塔於寺。永鎮山門。太守奏聞。睿旨賜號廣慧慈濟寧化仁德大師。并僧伽黎。『割截重合之條衣。上品僧伽黎二十一條。或二十三條。二十五條。合成比丘三衣中之最大者。入王宮或聚落說法時用之』。

『入塔後七日。有異僧至。鬚眉皓白。跣足衣衲。攜錫行歌。曰。戒師文殊。周婆普賢。隨機攝化。萬世流傳。言訖隱身。不知所向。』

附誌續錄各篇。由華智法師檢示三大士實錄及法華持念記中事實。擇要加入。以廣勸發菩提心耳。

神僧入洞……宣和間事

宋宣和八年夏。代州牧趙康弼。偕巡檢董梁。隨同真容院慈化和尙等數十人。至那羅洞。趙公同慈化入窟。行數步。隘不可入。低旋而迴。既出。見異僧立於洞口。趙公戲曰。我從深裏來。師何不入。僧曰。我能入一塵遊沙界。况此恢恢者乎。卽躡身而入。殊無阻礙。衆待數日不出。檢遺物。

唯有笠子一頂。遂建塔東臺。

設浴聖現……僧道海

宋至道間。真容院僧道海者。結百僧會。夏三月。諷華嚴。四月八日。方爲衆設浴。羣藥煮湯。好香薰室。巾單鮮潔。茶果清奇。先請座首耆年數人入浴。衆方解衣。忽聞揮洗聲。首座入視之。見多童子。色若金玉。耆年座首既怪且疑。問曰。爾何來耶。童子相顧而笑。諸座首出外。謂浴主曰。衆僧未浴。何處兒郎先入浴耶。浴主大驚。急入視之。但見光明滿室。並聞異香凝結。不見有人。乃知聖現。相與著衣禮誦。而後次第入浴。浴者皆得身心輕明。妙樂無喻。七日乃已。

放無量光……無盡居士

宋無盡居士張商英。元祐丁卯春。夢遊五臺金剛窟。覺而異之。時爲開封府推官。是年五月。調任山西黃河以東提點刑獄公事。八月至任。十一月至五臺山金剛窟。天寒恐冰雪阻途。一宿即返。明年戊辰夏。五臺縣有羣盜未獲。以職事督捕。盡室齋戒。六月廿七日。壬寅。日至清涼山。清涼寺主僧曰。此去金閣寺三里。往歲崔提舉嘗於此見南臺金橋圓光。抵金閣。日將夕。山林漠然無寸霧。僧正省奇來謁。忽見南臺之側。有白雲如敷。白氈省奇曰。此祥雲也。不易得。集衆僧

禮誦商英易公服焚香再拜卽見金橋及金色相輪輪內深紺青色疑落日射雲而成日旣墜有霞光三道直起前疑自釋明日癸卯至眞容院止清輝閣北臺在左東臺在前直對龍山下枕金界溪北浴室之後爲文殊化宅金界之上爲羅睺足迹堂知客師辯曰此處亦有聖燈昔浙僧請之飛現闌干之上商英遂拜禱酉後龍山現黃金寶階戌初北山有大火炬辯曰聖燈也未幾又現一燈良久東臺龍山羅睺殿左右各現一燈浴室後現大光二如掣電金界南溪上現二燈亥後商英俯視溪上持燈者其形若人時辯已寢遣人往問辯曰山有狼虎彼處無人亦無人居又見燈光忽大忽小忽赤忽白忽黃忽碧忽分忽合照耀林木商英默省曰此三昧火也俗謂之燈耳跪啟曰若非人間燈者願至我前如是十請溪上之燈忽如紅日浴海騰空而上放大光明漸至閣前其光收斂如火珠商英徧體若沃冰雪卽啟曰疑心已斷言已復歸本處光滿溪上從者見之如金色身屈曲而上妻孥所見又異於是白領紫袍者螺髻跏趺者仗劍者戴角者老僧曰此金毛獅子及天龍八部也良久北山雲起於白雲中現大寶燈白雲旣收復現大白圓相如明月輪後日甲辰至東臺五色祥雲現白圓光從地湧起如車輪百旋商英讚曰雲帖西山日出東一輪明相現雲中修行莫道無撈摸只恐修行落斷空說

偈已。大風起。雲奔霧蒸。如欲傾崖裂壑。主臺僧曰。巡檢下岳。持肉燒煮。願來日屏去。來日乙巳。使兵甲退處北臺。晚休於中臺。大風不止。四山昏晦。辯等失色。臺側有古佛殿。商英令灑掃。攜家屬祈禮。辯及臺主與蒼頭四人隨行。忽焉中臺之頂起祥雲。五色紛郁。俄而西北隅開朗。布碧琉璃。世界現萬菩薩。仗寶樓寶殿寶山寶林寶幢寶蓋寶臺寶座。天王羅漢獅子香象。森羅彌布。不可名狀。又於真容殿上。現紫芝寶蓋。曲柄悠揚。文殊師利菩薩騎獅子。復有七八尊者。升降遊戲。左右俯仰。臺主戲曰。本臺行者。十九年未嘗見一光一相。願假公福力。呼而見之。既呼行者。則從兵有潛隨竊見者矣。暮薄北臺畔。現紅色火光。忽空際又現二金燈一銀燈。適安撫郭宗顏遣人持柬來。居士指燈示之。問見否。曰見。曰爲我謝安撫。方瞻禮聖燈。大風不可秉燭。未及答柬。使者去。再拜請現祥光。先西後東。一一如請。末後西下一燈於紺碧輪中。放大光明而來。東西二燈一時俱至。自北臺至中臺十里。指顧間已在百步內。遠則光芒近則收攝。猶如白玉琢大寶盃。內貯火珠。明潤一色。拜起時復歸本處。臺上諸人生希有想。殷勤再請。連珠復至。夜漏將盡。寒凍徹骨。拜辭下山。東燈卽沒。二燈漸暗。居士曰。雖已奉辭。瞻仰之心。何時暫釋。發是語已。於一紺輪中。三燈齊現。如東方心宿紺輪之外。紅焰滿山。是夕大風。達丙午昏。

霧亦然。商英自謂曰。昨夜中臺所見殊勝如此。今日當住西臺。菩薩豈違我哉。行至香山慶雲。暫罩臺頂。惟未現琉璃世界。遂遊玉華壽寧寺。還真容院。郭宗顏及代州通判吳君偁。五臺知縣張之才。都巡檢使劉進。保甲司勾當公事陳聿。各以職事來集。商英以所見告之。雖皆稱歎。未及親見爲憾。是夕。清輝閣前再現金燈如初。遣人白郭吳等五人同觀浴室。後松上忽現羣燈如連珠。諸人各叩額再拜。頃之光隱衆散。羅喉殿側現大白光如流星。唯浴室後之松林白氣朦朧。過夜分乃息。翌日丁未。郭吳按東寨。張之才還北。天色亦大昏霾。商英與陳聿及興善監鎮曹諤。晚登梵仙山。諤曰。作夕聞金燈現。竊於公宇後見之。聿問曰。君所見處所安在。諤曰。在空中。聿曰。聖哉聖哉。聿自高而視。若在谿上。君自下而視。若在空中。商英自以累日所求。無不響應。因大言曰。爲二君請五色祥雲。卽起更衣再拜默禱。俄而西南隅天色虛朗。慶雲網縷。紫氣盤繞。商英曰。紫氣之下。必有聖賢。請二君虔肅。當現靈跡。良久。宮殿樓閣。諸菩薩衆化現。出沒商英啟曰。願現隊仗。使二人見。言訖。欻然布列。二君嗟歎不已。旣暮欲去。胸視之際。失其所在。二君曰。聖哉聖哉。若假雲氣而現者。當隱隱沈滅。豈能遽然無蹤也哉。其夕復止清輝閣。念言。翌日出山。寶燈其爲我復現乎。抽扃啓扉。則金界南谿上已現大炬浴室。後三燈東西相。

貫起於松梢。合爲一燈。光明照耀。冉冉由東麓而南行。及於林盡溪磧之上。放大白光。非雲非霧。良久。光中現兩寶燈。一燈南飛。與金界溪上四燈會集。而羅睺足迹殿。及龍山之側。南燈一時同現。商英卽發願言。我若於過去世。是文殊師利眷屬者。願益現希奇之相。言訖。兩燈揮躍交舞。數四。商英覩是事已。發大誓願。期盡此形。衛護佛法。所有邪淫殺生。妄語倒見。及諸惡念。永滅不生。一念若差。願在在處處。菩薩監護。於是南北兩燈。黃光白燄。前昂後垂。騰空至前。爾時中夜。各復本處。是日也。英商先至羅睺足迹殿。見其屋宇摧弊。欲他日重振之。其夜足迹佛殿。所見燈光異。卽以錢三萬。付僧正省。奇修建。又翌日戊申。至佛光寺。主僧紹同曰。此解脫禪師道場也。碑與龕存。因閱碑中所載。解脫自解脫文殊自文殊之語。喟然歎曰。真丈夫也。讚曰。聖凡路上。絕纖痕。解脫文殊各自輪。東土西方無著處。佛光山下一龕存。日已夕。見寺前慶雲紫潤成蕊。問同曰。此寺頗有靈迹否。以何因緣。見此瑞氣。同曰。聞皇祐中。嘗有聖燈。商英曰。審有之。必如我請。問其方。曰。南嶺。昏夜敬請。嶺中果現銀燈一金。燈二。但比之眞容院所現。少差來。日已酉。至祕魔巖。未至之十里。有白氣一道。直貫巖頭。巖前恍若文殊乘金獅子。現旣至巖前。則天色晦昧。殊失所望。有代州圓果院僧繼哲。結廬於山之陽。閱大藏經不下山三年矣。卽

詣其廬。問以居山之久。頗有見否。哲曰。三年前。巖上門開。有褐衣黃衣紫衣三僧倚門而立。久之復閉。又巖間有聖燈。哲聞而未之見也。又曰。天色若此。貧僧住菴無狀。致公空來空去。雖然。願得一篇以耀巖穴。遂拂壁寫一偈云。閱盡龍宮五百函。三年不下祕魔巖。須知別有安身處。脫却娘生鷓突衫。『鷓突糊塗也。』寫偈已出菴。望見巖口有金色祥雲光彩奪目。菩薩乘青毛獅子恍焉入於雲間。若激電然。商英曰。今夕大有勝事。決不空來也。巖崖百仞。嵯峨壁立。率妻孥東向。望崖再拜。敬請逡巡。『逡巡欲前不前也。』兩金燈現於赤壁間。呼主僧周同視之。夜漏初下。從兵未寢。舉家歡呼。人人仰見。凡七現而隱。周曰。聖境獨爲公現。豈與吏卒共耶。幸少待之人定。周來白曰。左右睡矣。可再請也。商英更衣叩請。忽於崖左見等身白光菩薩現於光中。如是三現。商英得未曾有。發大誓願。如前唱曰。我若於往昔。真是菩薩眷屬者。更乞現殊異之相。言訖。兩大金燈照耀崖石。商英又曰。若菩薩以像季之法。付囑商英護持者。願愈更示現。言已。放兩道光如閃電。一大金燈耀於崖前。流至松梢。於是十寺主僧及其徒衆。確請曰。謹按華嚴經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衆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衆一萬人俱。常爲說法。卽我山中衆聖遊止。不知過去幾千劫矣。自漢明帝。

元魏。隋。唐。至五代。歷朝興建有侈無陋。我太宗皇帝。既平劉氏。卽下有司蠲免臺山寺院租稅。厥後四世亦莫不克承先志。比因邊倖。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爲土兵所有。開畚斬伐。發露龍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殘八九。僧衆乞丐。散之四方。則我文殊之教。不久磨滅。今公於我師。有大因緣。見是希有之相。公當爲文若記。以傳信天下。俾後世之人。以承菩薩所以付囑之意。商英曰。懇哉言乎。人之所以爲人者。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香。舌之於味。身之於觸。意之於法。不出是六者。今乃師之書曰。色而非色。聲而非聲。香而非香。味而非味。觸而非觸。法而非法。則迴脫乎見覺聞知之表。其膠聲固色。區宇世相之徒。不以爲妖則怪矣。且吾止欲自信而已。安能信之天下後世耶。已而郭宗顏。吳君偁。以書來言曰。假公之力。獲覩盛事。自昔傳聞而未之見。今皆驗矣。宜有記述。以信後人。商英三思曰。以聖語凡。以寂語喧。以妙語粗。以智語愚。以真語妄。以悟語迷。畛域不相知。分齊不相及。譬之阿修羅王。手撼須彌山。而螻蟻不能舉一芥。迦樓羅王。七日徧四天下。而螭螟不能飛尋丈。商英非不願書。懼言之無益也。宗顏曰。公如言之。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之所寓。歸仰企慕。漸以覺乎長夜之迷。其益大矣。公必懼謗而不言。是自私者所好。非大士所以冥託之意也。且公今欲避謗而自私乎。欲作利益於天下後世乎。

苟能傳百而信一。則傳千而信十。傳萬而信百矣。百人行之。猶足以破邪宗。扶正法。况百人能行之乎。商英曰。善哉。喻乎。吾一語涉妄。百千億劫。淪於惡趣。謹書之以附清涼傳後云耳。是年八月。傳既成。以錦囊盛一本。文疏一通。遣人齎送至真容院。文殊前表白。其文曰。昨者親詣臺山。獲瞻聖像。慈悲赴感。殊勝現前。慶雲紛郁於虛空。寶燄熒煌於巖谷。阿僧祇之隊。仗不可說之聖賢。大風昏霾。愈彰瑞相。赤壁峭崖。更示金身。商英直以見聞。述成記傳。庶流通於沙界。或誘掖於信心。使知我清涼寶山。眷屬萬人。常在金色世界。天龍八部之同居。叩梵宇以贊明。冀導師之證察。僧正省奇。集僧衆八十有餘。讀疏訖。菩薩殿內。忽現金燈四十餘。蓋商英聞之。思仰愈切。卽自塑聖像。十一月八日出。按民兵八十。費像於真容院。供奉發願。其文曰。一切處金色世界。真智無方。東北方清涼寶山。幻緣有在。無方則一塵不立。有在則三界同瞻。是以五體歸依。兩淚悲仰。伏念商英。昔在普光殿內。或於大福城東。一念差殊。四生流浪。出沒於三千刹土。纏綿於十二根塵。以往善因。值今勝事。荷刹那之方便。開無始之光明。揣俗垢之已深。恐慢幢之猶在。託之土偶。明此願輪。三界空而我性亦空。孰真孰妄。十方幻而我形亦幻。何異何同。伏願菩薩。攝入悲宮。接歸智殿。起信足於妙峯山頂。資辯河於阿耨池中。誓終分段。

之身更顯希奇之作。讀文訖。殿內現金燈三。是日大雪。雪止後。五色祥雲徧空。其夕清輝閣前。羅睺殿左右。現銀燈十四。黃崑嶺上現大白光三。翌日五色雲自辰及申。盤繞不散。至夜雪作。商英祝曰。昨日銀燈光燄微細。與六七月所見不睥。豈商英黑業所招。抑聖賢變化。亦有春夏秋冬之異。嘗聞諸佛諸大菩薩身光蔽映魔宮。猶如聚墨。若隨時小大。則一大藏教。乃是虛言。於是閣前雪中見向所現大金光三。商英卽踊躍拜辭曰。大雪現燈。非所求也。命開菩薩殿。取前傳續書所見於後。旣開殿。愛暮不能自己。又祝曰。待罪本路。倘未罷去。明年五六月乃可再來。一瞻光相。滿願而去。良久於閣前。再現大金光四。明年夏六月以亢旱。至山祈雨。因安奉羅睺寺菩薩聖像。乙巳平日。至中天閣。東南林麓。忽變金色。有青赤光直起。鮮明奪目。移時乃隱。日晚。金山有五色異氣。爲菩薩騎獅子之像。丙午。至眞容院。具威儀迎所安羅睺寺聖像。比至寺門。報者曰。殿中燈現矣。旣謁菩薩。瞻仰之次。頂上寶蓋忽爾明朗。主殿僧曰。此殿僧蓋無數。掩蔽稠密。而頂蓋最高。隱莫能辨。今爛若此。未之有也。是夕。東臺暨羅睺殿左右。現十餘大金燈。往來上下。或移時。或移刻。或良久。丁未。詣菩薩前。白言。華嚴經中。世尊八處放光表法。此光若是法性本有。無相之光。視之不見。則商英不疑。若是諸佛果德圓滿之光。使人可見。則願爲

示現。於是頂上寶蓋忽然通明。孔隙流光迸射。四出已而襟領間如意。間各放寶光。燁燁閃動。又於殿前金蓮華葉燈燄交輝。開合無數。是時遠近僧俗千數雲集。呼而視之。歡呼震動。繼以悲淚。各各歎言。無始已來。罪戾深重。請從今日改往修來。戊申詣中臺。日將暝。四山青黯。忽有異氣橫跨北臺山。如爛銀刻畫。長十丈。衆呼銀橋現。商英曰。非也。此殆白銀階道。聖賢所遊躡者。俄而現寶燈。一分而爲二。時有遊僧十數人已歸臺屋止宿。呼而視之。衆僧禮讚不已。商英曰。此處當有三燈。各各諦視。良久三燈齊現。商英取續傳示之曰。吾去年所書如東方心宿。豈妄語耶。己酉太原僉判錢景山及經略司管勾機宜文。字郡壩。來會於東臺。而商英已還眞容院。卽遣人招二君還。二君曰。適已於東見圓光及攝身光。但未見聖燈也。是夕遂與二君祈燈而觀焉。庚戌宿佛光寺。祥雲異氣繽紛無數。辛亥往祕魔巖。未至巖之三里。直光現。旣至巖。而盧舍那佛面門光。放照耀滿殿。初夜於層崖間現大金燈。五王子出巖於空中。現金橋。一此橋不依山谷。不依雲氣。不假日光。互空黃潤如眞金色。嗚呼。當處出生。當處入滅。非大幻善巧。方便其孰能預於此哉。是行也。旣以亢旱祈雨。在山三禱。三應俱須臾。卽霽。登丑還至代州。大雨彌日。將稿之苗變爲豐歲。商英卽以其事奏聞。其略曰。臣近以本路亢旱躬詣五臺山文殊像。

前。及五龍池。祈求雨澤。晝夜所接。靈光燄燄。殊形異相。赫奕顯耀。莫可名狀。是時四方僧俗千餘人。同共瞻仰。歡呼之聲。震動山谷。已而時雨大降。彌覆數州。臣之始往。草木萎悴。農夫愁歎。及其歸也。木麻菁菽青綠。生動村落。謳歌指候大熟。此蓋朝廷有道。衆聖垂祐。有司推行詔條。布之於名山異境。其應如響。勘會五臺山十寺舊管四十二莊。我太宗平晉之後。悉蠲租賦。以示崇奉。比因邊臣謾昧朝廷。以其地爲山荒。遂標奪其良田三百頃。以養鄉兵。因此僧徒分散。寺宇摧敗。臣竊以六合之外。蓋有不可致詰之事。彼化人者。豈以土田得失爲成與虧。但昔人施之爲福田。後人取之養鄉兵。於理疑若未安。欲乞下本路勘會。如臣所見所陳。別無不實。卽乞檢會累奏。早賜施行。是歲承旨。還田僧寺。雖然如是。彼大士以十方三界爲一毘盧遮那座體。而商英以區區數百頃田。挽之。其志趣狹劣。不亦悲乎。

朽菴曰。夢中說夢。夢中喚醒寐人。光外尋光。光外識得本性。此天覺張公。欲以文殊大覺之道。而覺後世未信未覺之徒。期至等覺妙覺者也。吁。繼天覺而遊清涼者。可不篤信而覺踵先覺之芳躅歟。

或謂大士固聖。且靈豈獨天覺一人從心所禱而輒應之耶。是必其好事而自爲之也。愚曰。

天覺參兜率悅。曾觸翻蹋床。眼空佛祖。見出常流。豈區區以幻相縈惑於世哉。將與大聖有夙緣。而會契之耶。抑德重垢薄。故易致斯應耶。是必有以真知灼見。固不得已而形於言。誠不可以凡情迷識而窺測之也。

不淨得罪……智超法師

宋元祐中。蜀僧智超法師。常誦華嚴經。積三十五年。忽見一童子。丰彩爽異。舉手高揖。超問何來。曰自五臺來。超曰因何遠道來。此曰有一事。欲指導。故吾師誦經。固可嘉矣。但失在登廁洗淨時。觸水淋其手背。而未嘗用去穢之物洗淨。緣此觸。尚存禮佛誦經。悉皆得罪。言訖不見。超慚而改過。識者曰此文殊大士化現。示警於超。並因以示警於一切行人也。當知洗手必須依法。至在家二衆誦讀者。亦須如法行持。若格於境地。勢有所不能。必持偈呪。方免褻慢之罪。登廁偈云。大小便時。當願衆生。棄貪嗔癡。蠲除罪法。『入時先鳴指三下。』呪云。唵。狼嚙陀耶。娑訶。遍三。洗淨偈云。事訖就水。當願衆生。出世法中。速疾而往。呪云。唵。賀囊蜜栗帝。娑訶。遍三。去穢偈云。洗滌形穢。當願衆生。清淨調柔。畢竟無垢。呪云。唵。室利曳婆醯。娑訶。遍三。淨手偈云。以水盥手。當願衆生。得清淨手。受持佛法。呪云。唵。主迦囉耶。娑訶。遍三。『此事亦選自周克復居士華嚴

持驗記』

母妻同化……王僧吉

元亳州王僧吉。母年八十七。謂吉曰。我爲爾曹累。不能遂五臺遊。今老矣。菩薩聖地。豈能一至乎。言訖。潸然淚下。吉謂妻曰。我與若共輿。母赴五臺。汝能之乎。妻曰。妾所願也。夫婦架輜輿。行十步一拜。長途無怠。三月抵清涼。徧禮五頂靈瑞。頻現。四月八日。至陽白谷。僧吉偶病。昏昧若死。其母與妻守之七日而蘇。白母曰。兒至一國。見大陂池無數。蓮華其外。小陂池環市。岸多芳樹。軟風吹香。令人神怡。童子引我至一陂池邊。荷苞盈池。兩莖特秀。告曰。汝當棲此。吉言訖。曰。願母歸家。我當於此修行。母曰。我家卽在目前。言已。坐脫。旣葬。妻亦化去。吉遂於此藏修。未幾亦坐化。

獅子窩……十方釋獅子來集

中臺西南嶺。昔人見萬億獅子遊戲。其中萬歷丙戌。僧智光淨立等。約五十三人。構屋結社。唯十方學道者共居。不許子孫承業。……紫柏真可詩。狐兔成羣白日暝。天開此地育金毛。剪除荆棘憑君相培植。梅檀在我曹。靜藹剝心成大義。法琳張膽建清操。祖宗風格陵夷盡。哮吼扶

顛○敢○憚○勞○

獅子歌……鎮海大師

明僧界白眉鎮澄大師撰有獅子歌一首可云空前傑作錄如次

君不見五臺山上獅子踞。獅子窟在雲深處。獅子說法獅子聽。百獸聞之皆遠去。大獅子小獅子。猛烈威獰誰敢擬。爪牙纔露便生擒。顧佇思惟言下死。不說空不說有。四句百非不著口。金剛寶劍倚天寒。外道天魔皆斬首。不是心不是佛。父母未生前底物。無量劫來絕點痕。癡人欲解夢中縛。不屬迷不屬悟。白雲斷處青山露。丈夫拶透兩頭關。天上人間信獨步。也無玄也無妙。一切平常合至道。等閒拈得火柴頭。擊碎人間無價寶。達摩宗般若旨。六代相傳祇這子。馬師翻作塗毒聲。衆生聞者偷心死。獅子吼逼乾坤。直前跳躍忽翻身。小獅子兒猶迷影。野干狐兔那窺真。德山棒臨濟喝。亦能殺亦能活。臨崖一拶命根休。三藏玄機無不奪。獅子王忽嘯呻。虛空走須彌。曠無邊刹海。現微塵文殊普賢忙。不徹擁出如來大法輪。法輪轉無休歇。五十三人得一椽。樓閣門開須善財。頭頭拶出光明月。闕俱圓圓俱闕。一毛端上同發越。衆生空界有窮時。此法滔滔無盡竭。

五佛示夢……范李二中相

萬曆九年。中相范李二人。奉命建塔院寺。方成之夕。李夢五梵僧。自西北飛來。止空中。不下。設座。延之。乃下。就座。明日。以所夢白范。遂相與撥草披荆。尋靈迹。至壽寧寺。見五佛。頽然荒草間。兩中相。至誠陳香帛。請就塔院華藏閣。舉之。飄然不藉多力。

妙峯通感……釋福登

明萬曆初。釋福登。字妙峯。居龍門妙德菴。日刺舌尖。血爲二分。一分研朱書華嚴經。一分呪食。施鬼神。一夕。在窓下閱經。患燈光不亮。忽然窓戶洞明如晝。經盡乃已。某日夜遊東臺北臺。至北臺之東。見神燈浮空。上下雙手搏之。得二樹葉。

孝婦坐化……李氏婦

明嘉靖四十一年春。贊皇縣李氏妻。侍親以孝。聞一日。同四十餘人來遊臺。至日光寺盥沐。禮佛。別衆而坐。說偈曰。拖泥帶水去還來。何似今番坐五臺。說與諸人各努力。這回終不入胞胎。言訖而化。

解衣遇聖……一江和尚

明嘉靖四十三年春。北直一江和尚來遊山。至中臺麓。見一白髮老母。片衲遮醜。饑凍甚危。師憐之。解衣。衣之分餅食之。更與作禮。母退後幾步。接受施物。傍僧不堪。曰。佛戒比丘不禮白衣。師乃人天模範。禮貧賤女可乎。師曰。此中難測。汝遊清涼。不存分別心。可也。行數步。回顧貧母。已忽失所在。唯見衣挂松枝。金光煥發。異香縹緲。日盡乃已。

道感刺客……釋明山

明釋明山。字翠峯。結茅中臺之南谷。檀施日多。有忌其盛者。一夕。刺客投宿中夜。窺山屹然。端坐。目如秋水。鼻息殆絕。客長跪發露悔過。山曰。汝受人所託。必忠其事。當速殺我。以快彼意。客曰。吾寧自殺。終不殺道人也。客行。且曰。望師速離此地。倘遇他人。師命危矣。明日移九龍岡。

屋戍月輪……釋真寶

明釋真寶。住棲賢谷。一日跌坐。痛念生死大事。不徹。鑽仰不入。轉覺淒惶。稱文殊名數聲。歛念久之。忽見居屋爲月輪。五峯林木洞曠。無礙清涼。適悅。難以爲言。移時乃隱。自爾昏散不入者數日。

神燈徧野……僧無用

明萬歷元年正月上元日。北臺大雪怒風。神燈徧野。在刹端者。其大如斗。僧無用者。指以示衆。指端卽現一燈。旣而霑衣拂面。皆神燈也。

十指放光……僧洪電

萬歷六年。少林寺僧洪電。一夜上中臺。值雷雨昏黑。欲行不得。至心合掌。稱菩薩名。十指現燈。離之。燈十斂之。成一電。合掌至寄足地。偶失跌。光乃隱。

瘡親育子……王國華

明正統初。永平王國華。父母俱久病。求醫莫療。國華發願禮五臺。明日病稍輕。華卽裹糧行入臺境。一步一禮拜。至中臺。見白光襲來。其父母俱夢白衣菩薩入其家。屋宇皆白。明日病苦全除。華初未有子。是年生一福德智慧之兒。

感龍應現……文震亨

明文震亨中翰。江蘇吳縣人。崇禎辛巳。奉差齋大同兵餉。謁見代藩。卽入臺山。頂禮文殊聖像。與山中耆宿蘊真律師有舊。偕遊祕魔巖。虔禱於大士。矢願求龍神現身。巖下有二小潭。如孟。滴泉注之。住持代爲宣疏。訖俄頃。於上潭現二龍。一蒼一白。下潭龍現不計其數。大若巨鉞。而

鱗角畢具。天矯騰躍。水爲汎溢。良久。兩潭俱空。無所覩矣。驚歎希有。作五臺遊記。以敘其神異。傾囊營建道場於真容院。七日圓滿。復覩金燈七盞。懸於松杪。如斗杓。然蘊真律師亦吳縣人。爲歷敘累朝使命。及內臣至者。龍現大小身者非一。身大至尺許。卽有風雨隨之。

一燈化萬……明楊準

明萬曆丙午四月。神宮監太監楊準。奉使至山西五臺山進香。給散茶米。至龍泉關。卻騎徒步。誦消災呪一遍。卽以頭叩地作禮一拜。『如是精誠可稱。希有宜受大士慈憫。隨念應現。』如是一呪一拜。行至金燈寺。雨雪交作。路上泥濘。誦呪叩頭。初無少怠。至南臺。日暮。旋繞臺頂數十匝。率同行僧俗數人。於頂塔前禮三十五佛。於時夜景寥寥。羣峯黯黑。澗下一燈飛來。懸空對面。久之。準長跪叩首。默禱曰。願今上聖主御體康和。萬安萬壽。聖母御體康和。萬安萬壽。天下太平。生民樂業。果如我願。燈必變多。纔舉此念。所對一燈。分成十燈。俄頃之間。分十爲百。有頃分百爲千。衆禮佛念至一切世間樂見。上大精進佛。忽見千山草樹萬燈交照。成光明網。準叩首。血流悲喜無量。忽生慚愧。曰。弟子殘形閹宦。少年愚戇。造罪尤多。近雖齋戒。禪慧未聞。罪垢凡庸耳。曷能感斯嘉應耶。此乃上賴聖母聖主至誠不息。廣大無疆之德。乃有斯應也。況今

明時盛化。三教九流。士官百姓。率多奉佛持齋。凡一毫之善。皆歸聖主。蓋其風化有本故也。是以菩薩所示。自一燈分爲萬燈。故知萬燈咸歸一燈也。若如此者。願燈光還收爲一。須臾漸收。爲百爲十乃至爲一。化爲一大圓光。光中隱然。現金色童子跨青獅子。移時乃隱。

清涼靈石……頭陀宣說無生妙法之獅子座

清涼石古來顯應頗多。不能悉錄。今僅錄近代所聞者如下。嘉靖間太史岳國濟。謫汾陽過此。率僕夫百餘人登之。剛容不隘。作歌以志其靈。又嘉靖三十七年。山西副使張君與僧綱有隙。懷怒來山。至是石所在地。登石覩異。怒心乃釋。乃曰。此石乃臺山和尚赦書也。萬歷初。僉事楊彩登石感異。有詩志之。詩云。禪林此石自何來。勝迹長留說法臺。獨伴白雲迷歲月。寒風暑雨任摧墮……又鎮澄題詩云。一方靈石倚山巒。劫火曾經體正完。造化刻彫文藻麗。風雲磨拭玉光寒。瞻依盡滅多生障。摩觸能令萬世安。更有一般難信事。包容法界未爲寬。

清涼石在清涼谷嶺西畔。厚六尺五寸。圍四丈七尺。面方平正。自然文藻。或能容多人不隘。古時有苦行頭陀。跌坐其上。爲衆說法。梵音琅琅。異狀圍繞。望之悚怖。近之卽失。後人稱此所坐之石曰曼殊牀。

燈隨心現……釋照遠

清釋照遠。山西太原人。俗姓王。投近村永寧寺。薙染。後受碧雲和尚心法。遂卓錫本郡大崇善寺。乾隆初。禮臺山。至大螺頂。拜燈一禮。及地。五頂燈飛。數百林泉輝映。旋盡入塔院。寺大塔頂。中照遠卓犖奇特。於世淡然。視名山勝地。如渴思飲。故於四大名山。皆覲禮焉。尤繾綣於臺山。先後朝禮十四次。夏在臺山安居。九次。乾隆三十五年。朝山。至台懷。遇弟子廿餘人。謂曰。我等朝山。拜燈三宿。一盞未現。遠曰。我前此朝山十三次。無一次不現。汝等求見聖燈。請隨我來。衆有倦色。唯程宗周願隨。遂至大螺頂。初夜拜求。未及三禮。五頂各現。無數金燈。宗周甚喜。仍返台懷。遠指梵仙嶺。謂衆曰。此地是菩薩現像處。衆咸企仰。見雲中現一金獅。鈴聲隱隱。晃耀天光。衆皆俯拜。舉首視之。雲消不見。

結緣感聖……釋崇章

清釋崇章。住京都翊教寺。乾隆間。備茶果於臺山。萬緣菴。結緣躬自汲水煎茶。至第三年。有白衣母攜一童子。白如雪。至菩薩前。問訊。轉向崇章。問訊曰。大師是從都中來結緣者。章曰。然。卽奉茶果。母與童子用茶果盡。母更索之。章再奉茶果。復用少許。卽起座。問訊。轉瞬不見。出門求

之了不可得。

神燈屢現……釋成洪

清釋成洪。鹽城人。乾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至五臺山南寺。見奎和尚。其晚天晴氣爽。見神燈。浮空峯巒露彩。奎曰。朝山人。若與菩薩有緣。神燈不求而自現。若是無緣。雖神燈徧山。亦不能見。次日至清涼橋。朝西臺。又從西臺至祕魔巖。未至巖洞之間。忽現丈六金容。方入洞時。三聖皆現。又光中現無數化佛。諸頂朝畢。至大螺頂拜燈。神燈映星而上。又於夜半之後。古南台神光照頂。如同旭日。幽冥黑暗之中。無不照燭。因歎曰。我與一切衆生。紛忙於火宅之內。昏昧無知。今日得悟菩薩大圓鏡智。何其幸歟。是時天色未曉。降微細霖雨。其光遂隱。稽首讚曰。稽首文殊大智師。慈心照我。清淨光燦。開多劫昏矇眼。盡未來際。觀法王。

夜現日輪……釋了彙

清釋了彙。號度博。住京都西山戒臺寺。於乾隆二十七年夏。謁五臺文殊大士。至大螺頂求見神燈。深夜焚香虔禱。不數十拜。西峯上忽現紅日一輪。高昇旋轉。光輝朗耀。覺心空映。如入定中。因呼同伴問云。見否。忽然隱滅。至明日過祕魔巖。經大深澗中。崎嶇之處。數十步前。有四五

人修路及至前。倏忽不見。遂直上龍洞。焚香拜訖。求見聖像。親見文殊菩薩像。歷歷分明。

往生資福……禹尙智

清禹尙智。大同府渾源州城西水磨村人。好善樂施。凡渾郡修建寺院。常盡力樂助。又於村南東西大路。修建茶亭。置地頃餘。使施茶。用費永遠不缺。合城各寺廟。年年依時散施香燭。一日尙智偶有微疾。夢中見菩薩放光。光中現菩薩像。爲滴水所淋。病愈發心。朝臺至東臺頂。後那羅窟見菩薩聖像。與夢中無異。惻然動念。回家出已資。鑄鐵廟一座。送至窟中。擁護金身。俾永遠不沾滴水。後臨終呼子範孫璽。與琦囑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大事已畢。吾往蓮城。說而逝。

老人示路……釋碧雲

清釋碧雲。於乾隆初。住清涼橋吉祥寺。常遊諸臺。一日晚歸。至中臺迷路。忽遇老人。示其歸路。旅行復回顧老人。老人卽說偈曰。來時有路去時便。誤撐起眉頭。放開脚步。月挂中峯。雲消野渡。努力向前。切莫回顧。

滕蘭二聖壬化震日舍利經像齊肩五吉臺
漢孝明帝幸白馬眞經勝火不等閒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唐尉賓國沙門佛陀波利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佛十號之一}在室羅筏^{即舍衛國}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又與諸大菩薩僧萬二千人俱。爾時三十三天，於善法堂會，有一天子，名曰善住。與諸大天遊於園觀。又與大天受勝尊貴。與諸天女前後圍遶，歡喜遊戲。種種音樂，共相娛樂。受諸快樂。爾時善住天子，即於夜分，聞有聲言。善住天子，卻後七日，命將欲盡。命終之後，生贍部洲。受七返畜生身。即受地獄苦。從地獄出。希得人身，生於貧賤。處於母胎，即無兩目。爾時善住天子，聞此聲已，即大驚怖，身毛皆豎，愁憂不樂。速疾往詣天帝釋所，悲啼號哭，惶怖無計。頂禮帝釋二足尊^{福足慧足感於高位}已，白帝釋言，聽我所說。我與諸天女，共相圍遶，受諸快樂。聞有聲言，善住天子，卻後七日，命將欲盡。命終之後，生贍部洲，七返受畜生身。受七身已，即墮諸地獄。從地獄出，希得人

身，生貧賤家，而無兩目。天帝云：何令我得免斯苦。爾時帝釋聞善住天子語已，甚大驚愕，卽自思惟：此善住天子受何七返惡道之身。地獄、餓鬼、畜生、名三惡道爾時帝釋須臾靜住，入定諦觀。卽見善住當受七返惡道之身。所謂豬、狗、野干，孤也獼猴、蟒蛇、烏鷲等身。食諸穢惡不淨之物。爾時帝釋觀見善住天子當墮七返惡道之身，極受苦惱，痛割於心。諦思無計，何所歸依。唯有如來應正等覺，令其善住，得免斯苦。爾時帝釋卽於此日初夜分時，夜上半以種種華鬘、塗香、末香，以妙天衣、莊嚴執持，往詣誓多太子林園，於世尊所到已，頂禮佛足，右遶七匝。卽於佛前廣大供養，佛前胡跪，而白佛言：世尊，善住天子，云何當受七返畜生惡道之身，具如上說。爾時如來頂上放種種光，徧滿十方一切世界已，其光還來，遶佛三匝，從佛口入。佛便微笑，告帝釋言：天帝，有陀羅尼，名爲如來佛頂尊勝。能淨一切惡道，能淨除一切生死苦惱。又能淨除諸地獄、閻羅王界、畜生之苦，又破一切地獄，能迴向善道。天帝，此佛頂尊勝陀羅尼，若有人聞，一經於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獄惡業，皆悉消滅。當得清淨之身。隨所生處，憶持不忘。從一佛刹，

Toh Yea Sir Toh Yea Chee Chee No Pee Chek Tee Oh Sir Nea Sah Pje See Yea Chek Tee Soh Ho Sir
 馱耶輸馱耶。伽伽那毗秣提。烏瑟尼沙毗逝耶秣提。娑訶娑
 La Hek La Sek Mee San Chee Tee Tea Sak Than Tha Chiat Toh Tee Sek Oho No Ak Tee Sek
 囉，喝囉濕弭，珊珠地帝。薩怛他揭多，地瑟咤那，頽地瑟
 Ohe Tee Moh Chee Lee Pak Chek Iahn Chia Yea Sung Ho Toh No Chek Tee Sek Po Fat To No Pje
 恥帝，慕唵隸。跋折囉迦耶，僧訶多那秣提。薩婆伐羅拏毗
 Chek Tee, Pok Lo Tee Nee Fat Than Yea Oh Chee Chek Tee Sek Mek No Oh Tee Sak Chee Tee Mek Noe
 秣提。鉢羅底你伐怛耶阿瑜秣提。薩末那阿地瑟恥帝。末禰
 Mek Nee Than Thak Toh Po Toh Chu Chee Pak Lee Chek Tee Mee Sit Poh Cho Pek Tee Chek Tee Sai Yea
 末禰。怛闍多部多俱胝鉢唎秣提。毗薩普吒勃地秣提。社耶
 Sai Yea Pee Sai Yea Pee Sai Yea Sut Mek La Sut Mek La Pek Toh Eh Tee Sak Chee Toh Chek Tee
 社耶。毗社耶毗社耶。薩末囉薩末囉，勃陀頽地瑟恥多秣提
 Pak Chik Lee Pak Chik La Chik Pee Peh Chik Lan Po Fat Toh Moh Moh Sut Po Sut Toh
 。跋折梨跋折囉揭鞞。跋折濫婆伐都。麼麼受持此呪者稱已名薩婆薩埵，
 Seah Chia Yea Pee Chek Tee Aut Po Chik Tee Pak Lee Chirik Tee Snr Po Than Tha Chirik To San Mia Sik
 鳴迦耶毗秣提。薩婆揭底鉢唎秣提。薩婆怛他揭多，三摩濕
 Po Sir Ek Tee Sirk Chee Tee Pak Tiak Pak Tiak Po Toh Yea Po Toh Yea San Mian To Pek Lee Chik
 婆婆遏地瑟恥帝。勃陀勃陀，蒲陀耶蒲陀耶，三漫多鉢唎秣
 Tee Sut Po Than Tha Chirik To Tee Sirk Oho No Ek Tee Sirk Chee Tee Soh Po Ho
 提，薩婆怛他揭多，地瑟咤那，頽地瑟恥帝。娑婆訶

佛告天帝釋言此呪名淨除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能除一切罪業等障，能拔一切穢惡道苦，天帝。此陀羅尼八十八苑伽沙即恆河沙俱胝萬千百千諸佛同共宣說。隨喜受持，大如來智印印之。爲破一切衆生穢惡道苦故，爲一切地獄畜生閻羅王界衆生得解脫故。臨急苦難墮生死海中衆生得解脫故。短命薄福無救護衆生，樂造雜染惡業衆生故說。又此陀羅尼，於瞻部洲住持力故。能令地獄惡道衆生，種種流轉生死薄福衆生，不信善惡業失正道衆生等得解脫義故。佛告天帝，我說此陀羅尼，付囑於汝。汝當授與善住天子，復當受持讀誦，思惟愛樂，憶念供養。於瞻部洲一切衆生，廣爲宣說此陀羅尼。亦爲一切諸天子故。說此陀羅尼印，付囑於汝。天帝，汝當善持守護。勿令忘失。天帝，若人須臾得聞此陀羅尼，千劫已來，積造惡業重障，應受種種流轉生死，地獄餓鬼畜生，閻羅王界，阿修羅身，夜叉，羅刹，鬼神，布單那，鬼羯吒布單那，破奇狀鬼，阿波娑摩羅，破鬼作長寒畏熱狀，蚊蟲龜狗蟒蛇，一切諸鳥及諸猛獸，一切蠢動含靈，乃至蟻子之身，更不重受。卽得轉生諸佛如來一生補處菩薩同會處生。或得大姓婆

羅門家生。或得大利利種家生。婆羅門天竺四姓之一奉事大梵天而修淨行之族利帝利印度四姓之第二簡稱利利王種或得豪貴最勝家生，天帝。

此人身得如上貴處生者，皆由聞此陀羅尼故。轉所生處，皆得清淨。天帝，乃至得到

菩提道場最勝之處，皆由讚美此陀羅尼。功德如是。天帝，此陀羅尼，名吉祥能淨一

切惡道。此佛頂尊勝陀羅尼，猶如日藏摩尼之寶。日藏光明藏摩尼寶珠名如意寶珠能產諸寶淨無瑕穢，淨等虛空。

光燄照徹，無不周徧。若諸衆生，持此陀羅尼，亦復如是。亦如闍浮檀金，貴金黃赤色產於闍浮提中部闍浮樹下闍浮河邊

河以樹得名明淨柔軟，令人喜見，不為穢惡之所染著。天帝，若有衆生，持此陀羅尼，亦復如

是。乘斯善淨，得生善道。天帝，此陀羅尼所在之處，若能書寫流通，印刷廣布化度安普功德尤大受持讀誦，

聽聞供養。皆得度勝因能如是者，一切惡道，皆得清淨。一切地獄苦悉皆消滅。佛告天帝，若

人能書寫此陀羅尼，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樓上，乃至安置窰堵波中。窰堵波塔也。記念先佛。凡造塔禮塔施上

妙寶品於塔中乃至播塔能發大願皆成佛勝因天帝，若有苾芻，比丘苾芻尼，比丘尼優婆塞，在家淨行男子優婆夷，在家淨行婦女族姓男，族姓女，

之指印度大族四姓中男女於幢等上，或見，或與相近，其影映身，或風吹陀羅尼山幢等上塵，落在身上。

天帝，彼諸衆生所有罪業，應墮惡道地獄畜生，閻羅王界餓鬼，阿修羅身，惡道之苦，

皆悉不受。亦不爲罪垢染汚。天帝，此等衆生，皆爲一切諸佛之所授記。皆得不退轉

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帝，何況更以多諸供具華鬘，簪印以鮮花製成塗香末香，幢旛

寶蓋等，衣服瓔珞，胸前作諸莊嚴，於四衢道，通行四方之四叉口造窣堵波，七寶安置陀羅尼，合掌恭敬，

旋遶，石右邊自左向右行道，歸依禮拜。佛法乃心法其利益完天帝，彼人能如是供養者，名摩訶薩埵。

名大菩薩具化度一切衆生資格真是佛子，持法棟梁。又是如來全身舍利窣堵波塔。舍利乃無上菩提心之結晶體多寶佛之舍利爲全身舍利釋迦如來之舍利爲碎

身舍利共有八斛四斗佛寂滅後二百歲時阿育王於一日中造八萬四千塔安置舍利爾時閻摩羅法王於時夜分，來

詣佛所，到已，以種種天衣妙華塗香莊嚴，供養佛已，遶佛七匝，頂禮佛足，而作是言，

我聞如來演說讚持大力陀羅尼者，我常隨逐守護。不令持者墜於地獄。以彼隨順

如來言教，而護念之。爾時護世四天王，遶佛三匝，白佛言，世尊，唯願如來爲我廣

說持陀羅尼法。爾時佛告四天王，汝今諦聽，我當爲汝宣說受持此陀羅尼法，亦爲

短命諸衆生說，當先洗浴，著新淨衣，白月圓滿十五日時，持齋誦此陀羅尼，滿其千

遍，令短命衆生，還得增壽，永離病苦。一切業障，悉皆消滅。一切地獄諸苦，亦得解脫，

諸飛鳥畜生，含靈之類，聞此陀羅尼，一經於耳，盡此一身，更不復受。佛言，若人遇大惡病，聞此陀羅尼，即得永離。一切諸病，亦得消滅。應墮惡道，亦得除斷。即得往生寂靜世界。從此已後，更不受胞胎之身，所生之處，蓮華化生。一切生處，憶持不忘，常識宿命。佛言，若人先世造一切極重罪業，遂即命終，乘斯惡業，應墮地獄，或墮畜生，閻羅王界，或墮餓鬼，乃至墮大阿鼻地獄。

時無間自一劫至多劫四者命無間受極刑時碎身粉骨後仍無了期業風吹過又成罪業之身重新來受慘報五者形無間阿鼻縱廣八萬由旬四十里為一由旬多人在彼受刑覺無空隙一人在彼則分身無數受刑覺無間隙

八大地獄之一最極苦惱極惡之人墮此一名無間地獄受種種苦無間斷喘息之一時一者趣果無間捨身受身更迭受其罪報二者受苦無間無有刹那樂趣可得三者

或生水中，或生禽獸異

類之身，取其亡者隨身分骨，以土一把，誦此陀羅尼二十一遍，散亡者骨上，即得生天。佛言，若人能日誦此陀羅尼二十一遍，應消一切世間廣大供養，捨身往生極樂世界。若常誦念，得大涅槃。出離生死苦海安住寂光聖域中復增壽命，受勝快樂。捨此身已，即得往生種種微妙諸佛刹土，常與諸佛俱會一處。一切如來恆為演說微妙之義。一切世尊，即授其記。身光照曜一切佛刹。佛言，若誦此陀羅尼法，於其佛前，先取淨土作壇，隨其大小，方四角作。以種種草華，散於壇上，燒衆名香，右膝著地胡跪，心常念佛，作慕陀

羅尼印。屈其指頭，以大拇指壓，合掌當其心上，誦此陀羅尼一百八遍。訖於其壇中，如雲王雨華，至誠通感爲肉眼所不及見能徧供養八十八俱胝殑伽沙那庾多最大百千諸佛。以普賢大士十大願王手法供養之彼佛世尊，咸共讚言，善哉希有，真是佛子。卽得無障礙智三昧，得大菩提心莊嚴三昧。持此陀羅尼，法應如是。佛言，天帝，我以此方便一切衆生，應墮地獄道，令得解脫，一切惡道亦得清淨。復令持者，增益壽命。天帝，汝去，將我陀羅尼，授與善住天子，滿其七日，汝與善住俱來見我。爾時天帝於世尊所，受此陀羅尼法，奉持還於本天，授與善住天子。爾時善住天子，受此陀羅尼已，滿六日六夜，依法受持，一切願滿。應受一切惡道等苦，卽得解脫。住菩提道，增壽無量。甚大歡喜，高聲歎言，希有如來，希有妙法，希有明驗，甚爲難得，令我解脫。爾時帝釋，至第七日，與善住天子，將諸天衆，嚴持華鬘，塗香末香，寶幢旛蓋，天衣瓔珞，微妙莊嚴。往詣佛所，設天供養，以妙天衣，及諸瓔珞，供養世尊，遶百千匝，於佛前立，踊躍歡喜，坐而聽法。爾時世尊，舒金色臂，摩善住天子頂，而爲說法，受菩提記。佛言，此經名淨一切惡道，佛頂尊勝陀羅尼。汝當

受持。爾時大眾，聞法歡喜，信受奉行。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終

梵文佛頂尊勝陀羅尼

錄 持松阿闍梨譯本
永虔阿闍梨密授

Namo

Bagavateh,

Treokya,

Prati,

Vishishtaya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त्रेक्ये

प्रति विशिष्टाय

Budaya

Bagavateh

Tadyata

Oor

Vishudaya

विसुद्धयै

विसुद्धयै

विसुद्धयै

ॐ

विसुद्धयै

Vishudaya

Asamsama

Samaanta

Vabasa

विसुद्धयै

विसुद्धयै

विसुद्धयै

विसुद्धयै

va Varana

Bayadorgati

Parivishndeh

ककभभभुं ककभभभुं न भुभभभुं

Pratini

Varfaya

Ayushndeh

Sarnayadish-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titeh

Manimani

Mahamani

Tatata

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Botakoti

Parishndeh

Vispata

Bodishndeh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Jaya

Jaya

Vijaya

Vijaya

Smara- Smara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नभभुं

tagata

Samashabha

Adishtiteh

Budya

Budya.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Vibudya-

Vibudya.

Bodaya-Bodaya

Vibodaya-Vibodaya.

सर्वत्र भगवतोऽर्चयन्तः सर्वत्र भगवतोऽर्चयन्तः

Sananta-Parishudoh.

Sarva-

Tatagala.

Hra-

सर्वत्र भगवतोऽर्चयन्तः सर्वत्र भगवतोऽर्चयन्तः

daya

Adishtana

Adishtita-

Mahamudreh

ॐ नमो भगवते वासुदेवाय

Svaha.

ॐ नमो

虛合二頭甲端相合

佛頂尊勝陀羅尼心真言

Om A Mr Ta Te Je Va Ti Svaha.

唵 阿 彌 囉 訶 囉 耶 吽 舍 囉 訶

內相叉右頭
指曲如鈎

附錄

真宗法要

按真言宗義章云。此最勝佛頂尊勝陀羅尼。以及一切印咒。欲受持讀誦者。須身口意三業清淨。恭敬禮拜。讀誦思惟。復依大德阿闍梨。入壇灌頂。皈依佛法僧三寶。然後由阿闍梨傳授印咒具足後。持誦方有不可思議之靈驗。灌頂後所學之印咒。不得向他人說。乃至父母妻子。均不得令知。若妄說者。犯三昧耶戒。其念咒之聲。不能令他人聞。止令自己耳中得聞。不得出大聲念。若未受灌頂者。能供養此陀羅尼。至誠禮拜。功不唐捐。

加句靈驗佛頂尊勝陀羅尼記

唐御史武徹述

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切如來祕密之藏，總持法門，大日如來智印，吉祥善淨，破一切惡道，大神力陀羅尼也。昔唐高宗儀鳳年中，佛陀波利所傳之本，全國各寺，多所持誦，流傳甚廣。徹幼時亦常持誦。永泰初年喪妻之後，倍益虔誦，動求出離。時殿中侍御史蔣那，常持誦此陀羅尼，一日來予私室，曰：珍本加句神呪，非常難遇，今幸得之。徹敬問之，卽尊勝陀羅尼也。求其試誦文句增多，讀音亦異，拜而學之。問來歷，曰：受之於王開士，開士受之於金剛智三藏大師，世所希有。此係梵本，匆未攜來，僅密授焉。未幾蔣歿，未得梵本，追悔不及。多方訪問，期遂萬一。後遇僧際公，果得此梵本。開元中五臺山下有一王居士，因事遠出，去後父亡，歸來至心誦尊勝陀羅尼數十萬遍，願知彼父善惡業報如何。精誠懇願，初無所知。遂欲離山他求，出行未幾，遇一老人，謂王居士曰：仁者念持，可云辛勤，惜多脫略，我今授汝全本文句，云：可誦千遍，自

有端的。數日後，夜中忽聞環佩簫管之聲，降自庭宇。居士驚起視之，見天人數十輩，圍遶一天仙，前謂之曰：汝識吾否？答言不知。天仙曰：我是汝父，比年誦持尊勝陀羅尼，吾得爾之福力，但數月以來，福倍於前。不知汝更得何法，以致於斯。吾今以汝之力，獲爲天仙中王，知汝所持念，功效不可量也。言訖上升，居士歡躍拜送。此後愈加精進。後日至東都，有一專修學人王少府者，亦持誦波利尊勝之本，積已數萬。某夜夢一梵僧告之曰：賢者念誦，可云精誠，惜本誤文少，得功微薄。少府稽首，求請真本，梵僧乃授之以廣本文句。口授訖，送僧出門，宛如白晝。迴至室中，見僮僕猶臥，呼而責之。僮僕云：今纔夜半。審視果然，知係夢遇，閉目背誦，歷歷清暢，轉益精勤。天寶初，五臺山人王居士及王少府，俱在東都，兩不相識。忽王少府暴亡，經七日而蘇，城中好事者，咸往問故。居士卽王開士，亦前往問其得再生之由。王少府云：某夕方臥，忽見二使來相招，隨行數十里，至一大樹下，二使者少憩，吾亦在樹下稍作休息。忽憶尊勝。遂閉目誦二十一遍，舉目四顧，二使者已不知所至。須臾四人至，跪而言曰：仁

者究修何行，有此利益。頃來追取仁者之二使，並得生天。王少府曰：吾但誦尊聖陀羅尼。四人曰：不可思議之妙用，卽從此希有法寶中來也。請與弟子等誦之，藉以救拔苦難。王少府又冥目誦二十一遍，開目又不見四人矣。頃刻之際，聞空中戈甲聲，有一神人，紫服披戈甲，儀衛侍從甚盛，前跪而言曰：吾是五道冥司，頗稱貴位，然終爲神道所攝，今願得生天。彼六人者，賴師法力，各得生天。今請移步至弟子所居誦之，求沾福蔭。遂隨行至一特別區域，面積數十里，內中皆是罪人，枷鎖扭械，囚縛決罰，訊問拷掠之所。神令王少府上高座，自於床下跪而聽之。王少府閉目持誦四十九遍，舉目四顧，不見一人，唯有斷鎖破扭，弊械空枷而已。王少府驚悚不已，罔知所適。忽然有四五人至，云王命速發遣，免擾我冥司。遂迫王少府入一空谷中。遂蘇息得再生，實尊勝陀羅尼不思議之功力也。時五臺山王山人亦在座，王山人及王開士與王少府，旣同此行持，各陳其所持本，核對文句，多少並同，如一本焉。彼此相慶。王山人云：吾本受之於臺山聖公。王少府曰：吾本受之於神僧。王開士曰：吾本受之

於金剛智三藏。梵夾現存「梵夾言佛經也」三人歡然，共較讀法，字音字數，一律無異。緣熟時至，法寶流傳，會逢其適。如此勝事，曠劫難逢。此卽由金剛智三藏梵本譯出者，與佛陀波利所傳本，文句大同，多於舊本九句六十九字。餘同波利。前朝蔣大夫行通事舍人張通福，及百濟僧，各受持尊勝陀羅尼有功，曾爲冥司所追，以真言威力不可思議，遂不受諸苦。兼濟拔受苦衆生，有傳記刊行。開元間有長史張繹，自幼卽知孝養父母，以孝著稱。父母既歿，憂其沉淪惡道，欲報親恩，遂退職入山，虔持尊勝陀羅尼，求見亡父母，並祈得安樂處。日夜勤誦，歷六年如一日，但未見何種消息，疑呪無驗，欲生退心。忽見一老翁，儀容奇異，告彼云，非是呪無靈驗，亦非君不盡心，斯乃去聖時遙，翻譯多誤，呪詞脫略，遂失其徵。老人卽口授，令抄錄一本，依此文句持誦，期滿七日，必常見汝父母。卽依老人口授，至心禮拜，舉頭失老人，不知所在，驚愕感銘，益加誠敬，具依所教梵本，專心持誦，至第六日，亡父母皆來，恩愛未絕，抱持悲喜，幽明相會，情各愴然。云，死後墮大地獄中，備遭諸苦，年月已深。賴兒精誠及佛威神力，已

得昇天，今從上界來此，與兒相見，慰兒憶念。威光稍別，神情如舊。具述因緣流傳久遠。孝子思親，每苦回天無術。今覩此異蹟，能不留心聖教耶。日連救母，往事都知，長史至誠，大堪效法。長慶三年四月十日，奉天縣尉馬敷秋任滿歸蒲坂，住東城石子坊舊第，持誦波利尊勝之本，一十五年，未嘗怠慢。及到蒲坂，經歷數月，夢見一披甲神人，狀貌甚異，云汝既精心持此真言，何不詣景福寺東廊坊，求教於持念僧。彼有尊聖靈驗本，持之功效勝常。言訖驚覺，汗流透衣。明日專誠至彼寺尋僧，越數日方遇。見僧卽訪問此陀羅尼，果精誠持誦此希有難遇之真言。功效絕大，遠近崇仰。僧則淡然超然，脫却名利恭敬積習，惟一以方便利濟爲懷。僧問來客，云有何事相商。客述夢中之事。僧曰，貧僧持此陀羅尼，世無知者。公旣得神人指引，何敢吝惜。乃出篋中珍藏梵本，教授誦讀方法，卽便照錄一分，禮謝以歸。校視波利舊本，方知脫略文句，便依法持誦新錄梵本，甚多神應。至此方知聖教行持，具有法度，不可任其凡智，遽來不思議功效也。

以上所錄持驗記，略述梵文加句佛頂尊聖陀羅尼不思議功用之一斑。雪山師從永虔阿闍梨學習密宗修持方法，聞新嘉坡諸居士發普利心，宏揚佛頂尊勝陀羅尼希有法寶。特錄贈梵文真言以便附刊。雪山師並手錄英文讀法，以便修習。廣結勝緣。並將武徹所述加句佛頂尊勝陀羅尼靈驗記，將年久差誤之文句，略加修正，以便一切有緣方便閱覽而增興味。附誌數言，以明來由。

布施居六度之首，名曰檀那。凡分三種，一爲財施，二爲法施，三爲無畏施。取之以義，用之有道，見義勇爲，慷慨解囊，成人之美，濟人之急，名曰財施。善說法要，令人開悟，名曰法施。衆生畏死，持戒不害，盡心救護，名無畏施。檀施有多種利益。檀爲寶藏，常隨福人。檀能破苦，善與人樂。檀爲善府，攝諸善人。檀爲大將，能破慳敵。檀爲妙果，人天所愛。檀爲淨道，聖賢所由。富貴安樂之林藪，究竟成佛之津梁。

文殊菩薩頌

弟子

張智鷹管窺拙綴候正稿

1. 文殊師利大聖尊。三世諸佛以爲母。十方如來初發心。皆是文殊教化力。

(以上錄原文)

2. 天上天下至聖尊。大機大用大智者。游化世間大覺王。三世十方垂風範。
3. 瞭衆生心冷面孔。悲有情苦熱心腸。言行三世天下法。智德生佛中陰師。
4. 十法界中砥柱石。五部四教大導師。三世覺母妙吉祥。慈濟三昧拔諸苦。
5. 戴米覺巴拯惡趣。吹肉往生唯尊咒。法性布施智度生。度生智慧斯真救。
6. 蓮花寶鏡現色塵。非色非空接有情。寓教觸食圓眼根。驪珠慧劍破無明。
7. 寒山法順善戒師。異時異地現異形。無相無住尊化身。世出世間景勝行。
8. 既無相念無住著。無形無常無死生。莊周聞風而悅之。相從相應固天理。
9. 性相互融救龍女。證智化他佛後會。入俗無礙輔諸佛。諸佛所師尊三昧。
10. 大智大德化三世。超諸光大濟四生。有施無相如來行。無求有施尊中勝。
11. 正者即之沐春暉。邪魔聞名咸戰慄。與貝嘛拉麥扎尊。垂跡五臺度含靈。

12. 由般若化離諸相。度生心性絕纖塵。轉彼貪諂成廉正。解三毒苦歸一真。
13. 正知正見獨領先。一相一行德無邊。俾十法界堅信念。捨身誓保諸佛前。
14. 變怪癡闇諸救星。生佛中陰總怙主。見聞觸感或思之。有情無情咸得度。
15. 大威德金剛。輔娑婆教主。權化法王子。大智文殊尊。
16. 自住首楞嚴。他師其三昧。侍衛無勝智。文殊所獨具。
17. 青蓮淨諸法。無住現實相。一髻騎獅雀。退敵鎮陣營。
18. 無相不染法。司一切佛智。五百菩薩偈。異口同音說。

(以下錄原文)

19. 文殊大智人。深入法源底。自手握利劍。馳迫如來身。
 20. 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
- (前二十八字。末四十字。皆錄原文。餘敬祈十法界大德。先進。先聖。後賢。惠匡正焉。)



歡 迎 翻 印 廣 勝 緣 結 印 迎

慙愚魯鈍滋陰德。方正仁厚尊中尊。衆生未諳其三昧。百展花招啓禍門。
昨既糊塗今未覺。一生辛苦替人忙。怕借寇兵齎盜資。遇結善緣輒傾囊。
橫禍戰亂都要命。揮霍布施皆破財。與其損於災劫禍。盍早隨喜植勝緣。

校 雙 言

邱 張 林

慧 慧 靜

卿 詔 穗

原 版

菩 提 佛 堂
華 嚴 蓮 社

馬來西亞柔佛趙妹磨

承印者：平陽製版印刷所

地 址：台北市南京西路一〇七巷四八號

電 話：五四一六三八六號

郵政劃撥：一五

七

41

籍